



香港中樂團

HONGKONG CHINESE ORCHESTRA

藝術總監：閻惠昌
ARTISTIC DIRECTOR: YAN HUICHANG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音樂研究中心
Centre for Chinese Music Studies, CUHK

疫情下的
中國音樂
活動

主編：陳子晉

| 疫情下的中國音樂活動



2020年，新型冠狀病毒全球大流行，除了帶走不少人的生命，亦大大改變人類的生活模式及習慣，文化表演藝術亦然。在香港，中國音樂的活動幾近停頓！有見及此，香港中樂團與香港中文大學中國音樂研究中心合辦「疫情下的中國音樂活動」網上直播圓桌會議，邀請一眾講者從不同視角探討及交流中國音樂活動在疫情期間面對的衝擊、挑戰與機遇。



目錄

序	閻惠昌教授、劉長江教授	02
編輯說明	陳子晉先生	04
「疫情下的中國音樂活動」一 網上直播圓桌會議記錄	陳子晉先生	05
疫情、中樂、科技：記疫情下中樂合奏活動	潘家希先生	31
「疫」流而上：獨立音樂人在疫情所面對的挑戰	馮啟思女士	46
附錄：		
疫情下的中樂藝團活動		
· 香港中樂團		50
· 竹韻小集		55
· 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中國音樂研究中心		58
媒體報導		62
觀眾留言		68
講者簡介		69
白得雲教授		
吳朝勝先生		
胡栢端先生		
徐英輝先生		
陳照延先生		
劉長江教授		
黎家棟先生		
錢敏華博士		
論文作者簡介		73
潘家希先生		
馮啟思女士		
主編、圓桌會議策劃及主持簡介		74
陳子晉先生		



| 序

新冠狀病毒 2020 年初侵襲香港，香港中樂團二月完成歐洲巡迴演出返港後，隨即遇上香港局部封關，演出場地關閉，藝文活動須取消或延期。相信不只是香港中樂團，為數不少的演出團體都大受打擊；在疫情威脅下，香港人的生活都大受影響。

急速擴散的疫情彷彿難以遏止，社交距離措施越發收緊，演出場地重開無期，中樂業界在疫情初期顯得束手無策，猶如被「殺了一個措手不及」。隨著疫情持續的時間愈來愈長，業界在同心抗疫的同時，亦開始尋索並嘗試使用不同的方法，重啟停擺了的藝術齒輪，為香港社會重新注入動力，提振人心。


一年過去，當抗疫成為現今的「新常態」，業界亦逐步掌握新發展方向，應付這前所未有的挑戰。因此，香港中樂團與香港中文大學中國音樂研究中心合辦「疫情下的中國音樂活動」網上直播圓桌會議，邀請中樂界不同持份者擔任講者，互相交流於過去一年面對的危與機，以及討論未來業界的方向。會議全程網上直播，亦提供免費重溫。如今結集成書，不單是作書面紀錄，亦是寄望把會議中分享的經驗與心得，以不同形式流傳開去。

會議上，來自不同樂團、院校及機構的講者先後分享於過去一年的點滴，在大部分演出須取消或延期，甚至排練都顯得奢侈的環境下，發展網上資源，展開線上活動成為業界一大方向，不過當中不乏「嘗試與錯誤」，包括如網路延遲等難以解決的問題。一眾講者闡述不同的應對方法，有講者更稱會前往學生的家中為樂器調音，實在令人十分感動。會議亦討論了疫後情況，包括有甚麼疫下措施及應對方法，值得在疫後保留，相關討論甚具啟發性，亦為業界帶來新希望。

在此，本人再一次感謝參與今次會議的一眾講者，為我們分享寶貴的經驗，亦感謝你們一直以來對中樂界作出的貢獻。病毒縱然無情，但人始終有情，願繼續互相支持鼓勵，攜手共渡難關，宏揚中樂發展。

閻惠昌教授

香港中樂團藝術總監兼終身指揮



2020年年底正值本港新冠肺炎第四波疫情持續蔓延，勢頭不減，我在敝校中文大學的教學亦大受影響。學校宣布停止所有面授課程；作為音樂教育者，我和同事都在竭力適應如何改變教學方法和利用不同網上平台教學，以免耽誤學生的進度。適逢我的博士學生陳子晉提出與香港中樂團合作舉辦圓桌會議，探討疫情對本港中國音樂界等議題，我固然是力贊成！

幸得香港中樂團鼎力支持和配合，我們迅速邀來幾位中樂界的不同持份者擔任講者，並由香港中樂團提供一切直播的設備，整個「疫情下的中國音樂活動」網上圓桌會議便一蹴而就。會議有幸得到各方支持，最終圓滿舉行，我欣逢各嘉賓闡述疫情下中國音樂教學、排練和演出的概況，令大眾得以了解疫情為中樂界帶來的衝擊、挑戰與機遇之餘，更喜見各位中樂界翹楚藉此聚首一堂探討行業現況及未來發展，有助連結業界，這恰恰千載一合的機會。

此外，圓桌會議亦吸引到一眾市民及海外觀眾一同踴躍收看及留言討論，可見是次會議本身就能體現直播等高科技技術有助擴大觀眾群視野。研討會總結了我們在中樂教學及推廣的心得，即使中樂界在「新常態」的環境下再次遇上挑戰，我們亦能摸索出適當的途徑和解決的方法。當然我們冀盼疫症會盡快消退，好讓我們為發揚中樂工作繼續努力。

是次出版「疫情下的中國音樂活動」網上圓桌會議的實體書，是希望為疫情下的中國音樂業界作紙本紀錄，亦供政府、相關組織及同業參考有關概況。

劉長江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系主任、中國音樂研究中心總監



| 編輯說明

2020年，新型冠狀病毒全球大流行，除了帶走不少人的生命，亦大大改變人類的生活模式及習慣，文化表演藝術亦然。在香港，中國音樂的活動幾近停頓！過往演出的教學皆以實體為主。疫情開始時，大家以為還能受控，怎料一停便是一直停下來！中、小學不斷的停課，一眾中國音樂的導師豈能獨處？表演藝術亦同樣受到衝擊。在香港，表演場地關閉，同業們百上加斤，未知如何是好！

有見及此，香港中樂團與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中國音樂研究中心合辦「疫情下的中國音樂活動」網上直播圓桌會議¹，邀來一眾講者從不同視角探討及交流中國音樂活動在疫情期間之衝擊、挑戰與機遇。

是次出版以2020年1月至2021年6月為界，會議記錄以逐字記錄的形式呈現，若有個別口語用法上的問題會稍作修改，但會以不改講者原意為主。另外，本文集同時收錄兩篇文章，包括年青學者潘家希以疫情、中樂、科技的角度撰寫中樂合奏活動研究報告；笛子演奏者馮啟思以第一身的角度探討獨立音樂人／畢業生在疫情所面對的挑戰。兩篇文章以不同切入點探討疫情帶來的挑戰和機遇，誠為佳文，值得放於本文中集中。此外，文集記錄香港中樂團、竹韻小集及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中國音樂研究中心於疫情下的活動，謹望讀者能感受於新型冠狀病毒全球大流行期間，中樂藝團如何逆境求存！

本人在此衷心感激羅羨儀教授為圓桌會議提供文字初稿、潘家希先生為文稿作出校對。此外，更要多謝香港中樂團一眾勞苦功高的幕後製作人員，讓圓桌會議能夠順利舉行！他們的付出使會議生色不少，真正把疫情期間之衝擊變成一個機遇。

陳子晉先生

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中國音樂研究中心執行總監

¹ 會議重溫：香港中樂團 YouTube 頻道：<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HKASkoF65I>
中國音樂研究中心 YouTube 頻道：<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YFhlgWVrro>



疫情下的中國音樂活動

—— 網上直播圓桌會議

主辦單位：香港中樂團、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中國音樂研究中心

日期：2021年2月3日

時間：下午7—9時

地點：香港中樂團演奏廳

主持：陳子晉先生（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中國音樂研究中心執行總監）

講者（排名按筆劃序）

白 — 白得雲教授（香港演藝學院音樂學科系主任）

吳 — 吳朝勝先生（香港青少年國樂團總監、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音樂委員會委員）

胡 — 胡栢端先生（香港中樂團助理指揮（教育推廣）、多間中小學中樂團指揮）

徐 — 徐英輝先生（音樂事務處高級音樂主任（中樂））

陳 — 陳照延先生（竹韻小集行政總監）

劉 — 劉長江教授（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系主任、中國音樂研究中心總監）

黎 — 黎家棟先生（香港演藝學院中阮主修導師、多間中小學中樂團指揮）

錢 — 錢敏華博士（香港中樂團行政總監）

主持：歡迎各位觀眾收看由香港中樂團與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中國音樂研究中心合辦「疫情下的中國音樂活動」網上直播圓桌會議，我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音樂研究中心的陳子晉。

香港的疫情至今已超過一年，相信每位香港人的生活和工作習慣都有不同程度的改變，中國音樂的活動亦然！安排好的演出、講座不斷改期或取消。公開場合可以聽到現場演奏的中國音樂，可能只有各大殯儀館。因為政府實施的限聚令豁免白事儀式，我知道醮師們每天也有工作（醮師即於佛道儀式中負責演奏樂器的樂手）。另外，樂器班、樂團排練亦取消了不少，學生的學習和老師的生計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但在如此艱難的一年中，似乎又令到業界有另一

個發展，例如網上教學、演出「大流行」。剛剛於開始直播前的演出片段由香港中樂團聯同一眾香港樂手聯合演奏的樂曲《風》，由香港作曲家伍卓賢創作並聯同製作團隊製作網上演奏版，音樂上固然是激發人心，而當中的拍攝手法、不同樂手演出片段的連接及音效均為高質素，如此高水平的網上演奏及製作在疫情期間陸續湧現，對觀眾來說誠為美事，因為不少網上演出都是免費。今天，當業界舉行演出及講座時，除了考慮當中的內容及藝術性外，更多是安排活動的拍攝、直播細節，整個香港的中國音樂活動也出現了很大的改變。

一年過去了，大家也面對不同的挑戰，亦有各自的應對方法。疫情至今，似乎未曾出現一個平台讓業界交流。我們特意安排了這個名為「疫情下的中國音樂活動」圓桌會議，一眾講者將從不同視角探討中國音樂活動在疫情期間之挑戰與機遇。我首先介紹今天的講者，由我左手邊開始介紹：**黎家棟老師**（香港演藝學院中阮主修導師、多間中小學中樂團指揮）；**吳朝勝老師**（香港青少年國樂團總監、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音樂委員會委員）；**劉長江教授**（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系主任、中國音樂研究中心總監）；**錢敏華博士**（香港中樂團行政總監）；**徐英輝老師**（音樂事務處高級音樂主任（中樂））；**白得雲教授**（香港演藝學院音樂學科系主任）；**陳照延老師**（竹韻小集行政總監）；**胡栢端老師**（香港中樂團助理指揮（教育推廣）、多間中小學中樂團指揮）。感謝各位抽空出席是次圓桌會議！

事實上，討論疫情下的中國音樂活動當然應該有更多不同持份者參加，例如中小學校長、老師；開設中樂課程、出售中國樂器的琴行；學習中國樂器的學生；剛於各大院校音樂系主修中國音樂的畢業生等。無奈疫情之下，人數必然有一定的限制，或者我們可以遲一些再辦多一個圓桌會議。但這不要緊。現在觀看直播的朋友，我們非常歡迎你們在直播期間留言。我知道閻惠昌總監都正在觀看直播，十分歡迎你留言。我們這次圓桌會議會出版成文字版，把各位觀眾的留言收錄於文字版內，所以希望大家踴躍留言，與我們一起討論和分享整個疫情下的中國音樂活動。

今天的圓桌會議將分為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由每一位講者簡述他的機構或個人在疫情下的種種情況；第二部分是討論環節，講者會就著特定議題進行討論；第三部分是答問環節。

今天的講者來自中樂界的不同領域，我們先由中樂演出活動開始。我們請香港中樂團行政總監錢敏華博士先講講專業樂團的情況。錢博士，你好。

錢： Hello，你好。

主持： 在疫情期間，香港中樂團應該有不少節目延期甚至取消。作為香港的職業中樂團，推動中樂在香港發展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任務，樂團如何在沒有現場演出的情況下，讓市民大眾繼續欣賞和參與中國音樂，又有甚麼措施令觀眾不會流失？

錢： 疫情剛開始時，香港來說，1月底（2020年）開始很嚴重。那時樂團剛好在歐洲有一個巡迴演出，我們在那邊已聽到香港沒有口罩，又有買不到米的情況，都十分擔心。那時歐洲（疫情）未開始嚴重，但我們都十分關注當時的情況，因為團員的家人都在香港。在演出的過程中，我們都開始做許多防疫措施。我們帶去的口罩已經用完，每到一個地方我們便周圍去找哪裡有口罩賣；又或者讓團員可以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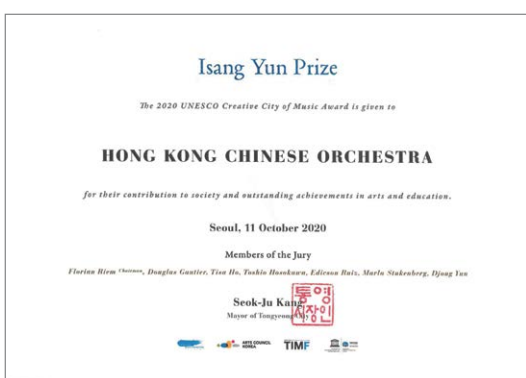
散來坐；又或者在路途期間增設多些休息站和休息時間。我們希望做這些防疫措施，可以讓大家維持健康，完成演出。2月7日我們抵港那晚起，航空公司陸續宣布暫停或調整航空服務，而香港政府亦宣布所有經內地入境香港人士（包括香港居民）須接受14天強制檢疫。2月初我們在歐洲已聽到康文署關閉場地，我們已預想2月無法演出了。一如子晉剛才所說，我們要繼續推廣中國音樂的使命。在巡演期間我們不斷想，沒有場地演出，我們可以做甚麼呢？在那段期間，我們開始想到線上活動。

香港中國音樂界都知道古星輝是中國音樂的愛好者，也是推行5G網絡技術的（古星輝先生現為「和記電訊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閻總監本身是一個科技發燒友，而古先生是一個中樂發燒友，一次交談中，大家一拍即合。談到沒有實體的演出時，大家可以一齊做些甚麼，於是便討論出一個5G的計劃。5月（2020年）時我們做了應該是第一個5G線上活動，我們舉行了一個發佈會去推行這個5G網上直播活動，參加的有許多是行內朋友，亦有英皇的新晉歌手，「阿姐」汪明荃女士等。活動除了舉辦一個戶外音樂會之外（後因颱風影響，活動移師室內舉行），我們亦有一個#DrumChallenge，透過鼓樂的演奏片段，大家用四個拍子打一些節奏出來，不一定用中國樂器或專業樂器，普通市民就算用筷子也好，打枱面也好，都已經可以參與。我們的想法是希望透過一些容易切入中國音樂的活動，令多些朋友參與。就如趙增熹是專業的（趙增熹先生為香港流行音樂創作人），另外也有一些非專業的朋友都一齊參與。那時我們覺得很開心，因為在這個時候都有很多朋友關注這個音樂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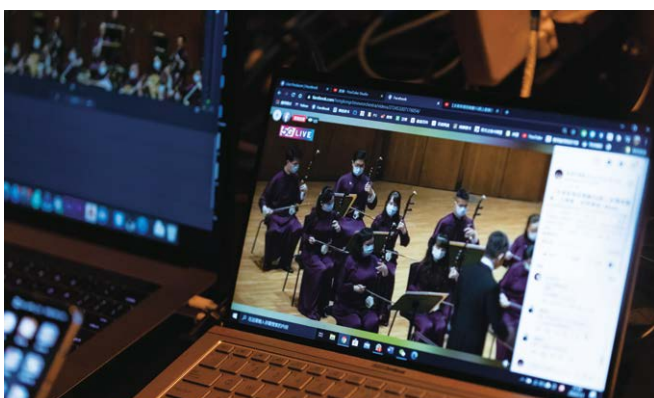
3 香港 X 香港中樂團「5G同Sync 鼓·樂澎湃」音樂會（2020年6月13日）

我們再想，除了音樂會的朋友以外，還有許多其他中樂工作者，包括教師、其他團體或者樂團的朋友，甚至作曲家。這段時間大家因為未試過這樣的情況，都感到十分迷茫。我們可以怎樣透過音樂一齊去做一些事情？當大家都很迷茫的時候，透過音樂去抒發心中的情緒。我們得到政府的一些資助，希望可以運用這些資助來幫助業界的朋友，於是我們舉行了一個「香港網上中樂節」。我們把中樂節分為三個環節：「鼓舞人心」是一些鼓隊；「八音和鳴」是一些中樂的不同組合；亦包括一個「新韻傳音」，希望作曲家把他們在疫情期間的故事或感受用音符寫下來。活動收到 133 份作品，參加的人次超過 1,000。我們都很鼓舞，因為大家一聽到有這件事，就很團結地交影片給我們。我們亦覺得既然大家對這個網上中樂節這麼支持，亦體現了香港中樂界的團結，便為這個項目申請了一個國際獎項。很榮幸，評審團認為香港中樂團在疫情期間舉辦這個網上中樂節非常值得鼓勵，於是頒發「尹伊桑獎—2020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音樂創作城市獎」給樂團，大家從（直播）畫面能夠看到這個獎項。



「尹伊桑獎—2020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音樂創作城市獎」獎狀 「回聲抗疫—香港網上中樂節」結幕—《風》（網上演奏版）（首播：2020年7月25日）

到了 5 月，我們正在籌劃還有甚麼節目可以做的時候，就聽到康文署（康樂及文化事務署）6 月可以重開演出場地的消息，不過沒有現場觀眾，只可以錄音。這段時間，我們就在那裡錄製一些樂團的小組演出。應該說，當時有甚麼資源可以做的就去做，能演出就演出，沒有演出就錄音。場地方面當然有它的限制，我們都要遵守。到 7 月的時候，好似又可以重開，我們立即將《心樂集》音樂會改為網上直播，希望透過這個直播的音樂會可以吸引多些線上觀眾，包括除了香港以外的地區，也能認識香港作曲家的作品，因此我們特意挑選《心樂集》音樂會放於線上。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這個《心樂集》是甚麼，《心樂集》是香港中樂團從 1999 年開始，特別為培養香港作曲家創作的園地，希望他們發表新作品的音樂會，所以我們特別選這個音樂會放在線上直播。



《心樂集》5G 網上直播音樂會

在疫情期間，就好似玩「搖搖」一樣。「場地開返喇，好開心呀，可以做演出。」「唔得嗶，又要 close 喇嗶。」「好，鬥！」「唔係嗶，你哋可以做拍攝嘅，不過就有現場觀眾。」在那個情況下，許多人問我們，你們沒有演出是否很清閒。我可以告訴大家，沒有演出是更忙的！因為我們不停地在關注周圍的環境，有些甚麼應對的方法可以去做。好似我們的樂手，他們留在家裡，我們就請他們拍片回來。我覺得很開心的是樂團上下都很齊心，包括行政或藝術部都一樣。例如拍片，大家都知道年輕的（團員）可能很容易適應，但年紀大些的可能不知如何拍，如何收音。大家一齊重新學習，去問我們怎樣做好一段片交回樂團。行政部的同事經常開玩笑說現在好像電視台一樣，因為不同以前搞實體演出，很多時要重新學習，怎樣去做線上的演出，那個平台是怎樣運作等等。

剛剛在 11 月（2020 年）那時，和張敬軒的演出，本來場地關了，10 月又重開，大家討論在紅館的演出能不能舉行呢？我們與英皇（英皇娛樂集團，主要從事香港及海外唱片製作及發行及演唱會製作等）商談時，大家都考慮開或不開。開可能只得五成觀眾，最後也可能有七成，收入和支出可能不平衡。不過，大家都覺得無論怎樣，能夠開辦就一定開。因為能開 show，業界就有工開，我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大家都不希望整個藝文界因為疫情便完全停頓。我們那時談了很久，能夠做的盡量堅持做，剛好在 11 月那個夾縫之間我們就做了這個活動。（「盛樂」演唱會為 2020 年紅館唯一成功舉行之演唱會）



張敬軒 X 香港中樂團「盛樂」演唱會（首演：2020 年 11 月 22-29 日）

當然很可惜的是現在場館又關閉了，我們未來 2 月底（2021）香港藝術節的節目將會是怎樣，大家還不知道。但我們都不停地想：沒有實體演出，我們有甚麼方法可以在有限的空間裡去突破那些無限的空間，去推廣中國音樂呢？

主持：樂團在沒有現場觀眾入場的情況下如何擴展收入，或者取得進一步的資助？

錢：像剛才你說，在新的環境下，大家都用一些創意思維去想有甚麼可以做。我們在這個情況下，與商台有個合作，做了 13 輯《情有獨鍾》，專門推廣中國音樂，請一些嘉賓傾談樂曲故事的節目。如果平時

音樂會很忙的時候，大家都未必有空去做電台節目。做了這個之後，我們又想出一個配合中國節慶的 MV 系列，端午節、中秋節、冬至，以及在農曆新年將會有一個 MV，我們特別找了一個導演幫我們拍攝。一推出這系列 MV 的時候，就得到很好的回應，我們都好開心。中國音樂以前給人一般的感覺是，年紀比較大或者較成熟的觀眾才會去接觸的。但在疫情期間我們改為在網上推廣中樂，許多年青朋友以前可能覺得中國音樂是古老的，沒有去接觸，但在線上看完之後覺得原來是很有趣，討人喜歡。這對我們也是一個經驗，我們反而有機會把中樂推廣給年青的觀眾。在這段期間，我們是不停地觀察身邊環境發展而盡量去開拓新的合作方式。



中國節慶中樂 MV 系列 - 《大龍鳳》（首播：2021 年 2 月 9 日）

主持： 謝謝錢總監！跟著，我們請陳照延老師分享。我知道中國音樂研究中心同竹韻小集有一個合作，那個音樂會籌辦了兩年，但來來去去都未能完成。（講座音樂會：「絃歌不絕—戰火浮生」，原訂於 2020 年 5 月 1 日於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茶館劇場舉行，後改為同年 7 月 26 日和 12 月 6 日，並再延至 2021 年 1 月 17 日，仍受疫情影響而未能舉行）

陳： 延期了四次。

主持： 疫情對竹韻小集的演出有多大影響？取消了多少場音樂會？有甚麼應對的措施？

陳： 我首先簡單講一講我們的背景。我們是一個專業的中樂室內樂團，受香港藝術發展局年度資助。藝發局給我們一些基本的營運經費，因應不同的活動，我們要再申請不同的資助和贊助，甚至靠票房的收入去營運。所以如果沒有活動，我們的收入就一定減少。我們藝團和在座的一些官方機構，又或者香港中樂團或其他公營機構不同，我們是有營運壓力的。在這疫情之下，其實一點也不容易，但都過了一年的時間。

回應你問到影響活動的場數，根據 2019 年的紀錄，我們一共有 154 個活動，入面主要都是演出。我們是一個演出團體，當然要搞演出，佔了超過一半，57% 都是演出活動，大約有 88 場。這些演出大部分都是以外展為主，因為我們有許多社區的演出活動。大約 20 場是本地和外地的專場，其他的是講座、

工作坊、課程、展覽等等的教育活動。到 2020 年，演出活動只佔 39 場，總數有 100 場左右，其他的都是教育活動。演出活動百分比是四成左右，而四成裡面佔了兩成都是我們做的網上音樂會，其實已經轉了第二個市場。因為受場地關閉的影響，實體活動很少，包括剛才子晉講到的那個活動，延期了四次都未能舉行，所以這個都是疫情之下的情況。這亦影響了我們的團員，演出活動減少令到我們的演奏家收入亦都減少，因為他們的薪金不是以月薪去支付的，而是以活動的節數去支付的。

講到我們的應對，大約 2、3 月（2020 年）開始，因為活動減少，我們就開始用以往的演出以單曲形式放上 YouTube、Facebook 等等，使我們繼續維持曝光率。之後疫情一直都不甚樂觀，所以我們將一些過往的音樂會重新整理，把大部分的節目放上 YouTube，用整場音樂會去介紹我們以往的活動。跟著仍然不行，我們便開始用不同渠道的資源做了一些網上音樂會。6 月到 8 月左右，推出了一個叫做「香江粵韻百載情」的四集節目來介紹廣東音樂，這個比較好的地方是它做了一個粵語版和一個普通話版，在香港和內地平台播放。



「香江粵韻百載情」（2020 年 6 月）

另外，在這個疫情下，雖然演出減少了，但我們也用一些其他的方法來增值。因為人數限制，雖然我們樂團只有十多人，但為了防疫需要，我們都盡量以小組排練，只要情況容許的話，我們使用小組，例如我們有些胡琴、笛子聲部的重奏訓練。另外還令我們得益的是請了一些精神音樂專家與我們做一些特色樂器的訓練，例如粵樂的木琴、爵士鼓、夏威夷結他等。這些都令我們可以在疫情下排演到一些我們以往沒有的節目，這都算是一個收穫。



「絃歌不絕——春華秋實」現場實況（2020 年 10 月）

去到網上節目，我們就想出「竹韻私伙局」，以一些小組演出作推廣，令到市場上面仍然有我們的節目出現。不過，實體節目就真的沒有辦法了，因為很大程度受到場館關閉的影響。我們這一個星期都不知道下一個星期會怎樣，雖然有活動，但場地隨時會關閉。但我們利用網絡反而可以開拓到一些海外的市場，因為面向的觀眾可以是任何的地方，沒有地域限制，亦都沒有時間限制，觀眾可以隨時觀看我們的節目，這是另外一種形式的推廣。



竹韻私伙局：國樂新聲《康定城的月光》（2020年9月）



「未來的傳統——數碼時代的粵樂薪傳」粵樂創作發表會（2021年1月）

而資源上，我們在網上節目製作時也考慮到技術上的需要，因為這與我們實體演出的要求完全不一樣，可以說是第二個專業。一如剛才錢博士講，變了一個電視台那樣。一個網上節目的製作，不是放一部手機直播就可以的，特別是音樂的節目需要面對音響、影像等等要求，因為我們不是專門拍攝，也不是專門錄音的，甚至舞台上的設計也是完全不一樣的。這都激勵我們要向其他方面繼續學習，在這方面繼續增長多些專業知識，因為我們未必有資源再請一些人去負責那部分的工作。這些都是我們在這疫情下的一些安排。

另外，在樂師方面，我們有一些政府的防疫抗疫基金，我們便把一部分撥給樂師，因為他們的工作實在減少了，我們都有些特別津貼發給他們，在能力範圍內可以給他們幫補一下。

主持：問一個好實際的情況。首先，團員當然好習慣對著觀眾去演奏。在一個沒有觀眾的情況下演奏對團員有沒有影響？另外，在收入不穩定的情況下，團員會不會另謀高就？有沒有這種情況出現？

陳：其實一定會有一部分，各人的心態是不一樣的。不過，他們如果選擇音樂這個專業，應該本身是對音樂有團火的，所以很多都會繼續，我們有演出都盡量安排。例如，我們有團員試過在疫情期間學習錄影、錄音的工作，跟著做一些個人推廣，連續 100 日將自己的作品放上網，將他練習的過程，用不同的胡琴作品放上網，這都是他們在疫情期間的一個增值的形式。

主持：多謝你，陳老師！

我們大概了解專業樂團的情況，我們現在轉去大專院校，看看大專院校的中國音樂活動。我們先請白得雲教授。香港演藝學院中樂系的主修課程在疫情下有甚麼安排？每年大樂隊的演出和學科考試的安排又是怎樣？中樂系的課程在疫情下有甚麼特別的改動？

白：實際上過去一年全世界的音樂學院或者藝術院校都在討論，因為疫情的影響，怎樣進行教學活動。其實過去幾個月我們演藝學院和世界各地舉行了數場網上研討會，包括歐洲和北美洲，不同的藝術教育專家或者音樂學院、舞蹈學院、戲劇學院各方面。主要討論如何應對現時的局限，通過網上平台進行教學活動，或者在實體上如何打破現時的局限，現在全世界不同的院校都正在發掘這些。

演藝學院的傾向，不僅是討論過去一年到今時今日在教學上的影響，我們在講我們過去一年的經驗怎樣可以繼續。因為這個原因，我們在過去一年或者未來的大半年，學到的教學特點或者用平台的途徑，怎樣可以在將來繼續發掘。去年（2020 年）我們主要分兩段時間，第一段時間就是措手不及的。1 月、2 月開始的時候，因為突然而來，基本上香港許多表演場地，甚至我們學校本身的教學場地都要立即關閉。當時來講，基本上是去到上一個學年，到大約 7、8 月為止，所有的教學活動都要進行，只可以用當時我們認識的網上技術，通過學校本身的網上教學平台。許多本來要實體演出的，例如學生自己本身的樂器獨奏，就通過錄像的形式來發放。5、6 月的時候，學生的畢業音樂會都是要求以錄像的形式，因為當時只知道解決方法是把所有東西放上網，我們知道網上可用的技術有幾多就做幾多。本來的合奏課基本上要全部停頓，因為當時學校已經關閉了。基本上 7、8 月之前都完全停頓，只可以通過學生用網上的資源來進行一些思考，如觀看一些合奏的演出。這是平時可能不會做的，平時只是一個演出，當時就要求學生觀看其他不同的演出。如果你是中樂的，就要觀看其他中樂團的演出，然後自己寫一些報告，類似 concert review（音樂會評論）。其他那些西樂（學生），我們都是這樣做。

但 9 月（2020 年）開始的新學年，大家都已經習慣了疫情，知道怎樣應對。基本上，我們演藝學院的音樂學院將所有科目分成幾類，一類全部放上網，例如我的音樂學科系的所有理論科目全部都以網上教學形式進行，其實老師們都學了很多東西。連考試都是用網上形式進行，全部沒有實體授課。我昨天才由早上十點鐘到下午五點鐘連續兩科進行網上形式考試，所有題目是即時發放的。

另外一種類型的科目是一定要面授的，基本上是我們的合奏科目。合奏科目由9月開始全部已經這樣。因為校園重開，我們做好那些現在我們知道的防疫措施，例如吹管或聲樂，同學要有防疫的設備，如用板隔開。場地是教學用途，不是公眾娛樂的場所，我們會繼續練。最大影響是平時有很多音樂會，我們音樂學院平均每年有二百幾場公開音樂會，9月之後基本上全部取消。學生一樣會有正式演出，剛剛上個月中樂團的演出排練完之後照樣有正式演出，只不過沒有觀眾。即學生當日有一個正式演出的次序，穿齊演出服，好像平時演出一模一樣，只是可能有小部分校內的老師觀看音樂會。基本上由9月到現在，我們所有的合奏都用學校裡面的設施，只不過有些平時可能有校外人士參加的便不行，例如我們中樂團，平時有些畢業生，或者正式演出時會請7、8位香港中樂團的老師來演出，這些就不能夠進行。教學上最大的影響是和海外交流，我們平時演藝學院的多個學系加起來會有幾十位到訪藝術家來香港。但這些活動，如實體面授的大師班，基本上在過去一年都全部停頓，間中可以做到一些網上的，例如我們鋼琴系或其他一些系會用網上形式進行教學活動。

過去一年做了一些之前講了很久的事。首先，我們要通過網上技術令到學生學習上面有更多空間練習自己的專業，不要老是用實體堂，控制著學生時間的運用。講了許多年，但實行不到，因為大家覺得一定要面授，例如上音樂歷史一定是兩個小時三個小時的。過去一年我們發覺其實不用的。我們講了很久要多利用網上資源，但怎樣適應呢？以前我們只是講，不太實行，或者不是每一位老師都實行。過去一年所有人，連我們不熟悉網上技術的王國潼教授教的教學法都已經在網上進行；余其偉教授都做過幾次網上討論。這些老師可能比較傳統一些，以前我們叫他們做這些網上平台的教學，他們不會考慮，但過去一年全部都轉了。我們預計到，之後我們要推動這種教學方式其實有很大的改善空間，最大的問題是我們不知道用甚麼技術。你用網上平台的時候，結合我們預計到疫情過後再有的實體授課，其實兩者是可以結合的，只不過我們現在學到一些新的方法，要在課程設計上有些改動。怎樣改動？疫情期間給了我們一個很大的實驗室，試驗哪些做到，哪些做不到，哪些可以做得好一些。例如我昨天考完的網上測驗那個考試，我發覺有些地方不足夠，我下次考試就會改，修改完之後，以後我就真的可以完全用網上考試的形式。樂觀來看，疫情期間有一個很大的實驗室讓我們試驗不同網上的平台。我們講網上的平台不單單是直播或者網上授課，其實還有許多附帶的，教學上的安排、技術、資料怎樣發放，全部都連帶著的。過去一年給我們的老師認識了許多，累積了很多經驗，我相信這對於日後構思教學上的改革方向，會更加有效率。

主持：我問一個實在一點的問題。疫情期間，學生在演奏上有否因為沒有琴房練習，或者受其他影響而影響學習進度？還是都可以有一定的進步呢？

白：剛剛來之前，因為我們這兩天中樂系正在進行主修科考試，我和許菱子教授和余其偉教授討論過，他們覺得過去一年，學生自己本身主修科演奏水準的進步，比他們平時更加大。因為在疫情期間學生更集中精神，而且用了許多錄像、錄音的方式，平時自己不會用這些方式重溫自己的演奏。我們講了很久，這些工具不是用來欣賞的，是學習時你聽自己有甚麼錯誤，有甚麼要改善，是要用這些手法的。以前正常就好少用，過去一年全部學生都要用這種方法，我相信這是其中一個原因。另外，當然他們其他活動少了，而我們的練習室、琴房則如常開放給學生用的。剛剛考完試，余其偉教授覺得學生的進步比以前更大。我覺得除了有多些時間練習外，他們現在用了許多我們之前講過的方法，你要用一些令到自己的演奏有改善空間的方法，不只是靠你自己的主修老師教你。我們常常講學生怎樣自學，即除

了老師教之外，你自己回家練習其實有好多方法。過去一年，我想學生們全部都學會這些方法。所以學生的水平沒有退步，反而可能進步的幅度比以前大。

主持： 多謝白老師的分享！

我們請劉教授講一下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在疫情期間有甚麼挑戰，以及我們中國音樂研究中心有甚麼應對疫情的方法。

劉： 多謝子晉！

正如剛才白老師所說，因為我們在一個音樂系或者一個音樂院所做的工作與錢博士和陳照延方面是很不同性質的。用一個比喻，他們做的是前線的工作，幕前的，我們的工作是幕後的。錢博士很精彩地描述了一大串的活動，真是很興奮，這麼多新的東西一路推出，竹韻那邊也一樣。但我們在音樂教育方面，白老師已經講得很清楚，開始時我們是十分被動的。除了政府的規矩外，我們還要遵從大學入面的規矩。政府說不可以，大學有時不單執行政府那套，還要多加不同的規矩。突然之間，我們很被動地接到通知，全部關閉，不准面授，甚麼也不能面授。

大家都知道，在音樂上不准面授是好慘的。音樂有兩種課，一種是課堂式，第二種是演奏式，獨奏也好，合奏也好。這個命令一出，大學說網上平台，OK，就用網上平台吧。那些做演奏、合奏的老師問，我們怎樣做呀？你們學校有沒有提供一些軟件或者一個 platform（平台）可以做到呢？但我們知道現今的 Zoom、Teams 諸如此類是很有問題的，因為它是遲半拍的。我們在網上做不到這些東西，開始面對時，這種困境我們是站著不動的，這於我們來說是一個考驗。不只是白老師說的實驗室，我們自己都要坐下來研討一下怎樣教書。如果是課堂教書好簡單，網上教書，或者後期我們有混合式，即一半一半，有些學生可以選擇不回校，因為怕疫情，OK！在家上課也可以；有些選擇返學校上課，OK，無問題。

但在演奏方面就是一個很大的考驗。為甚麼？試想，所有大的合奏，甚至是 chamber orchestra（室樂團），chamber ensemble（室樂合奏），完全停了，老師問怎樣做。我與幾位不同的指揮老師商量用甚麼方法去 deliver（傳遞）這種新的形式，在合奏裡可以學到一些東西。我們的指揮有一個新的方法，平時樂團合奏你沒有機會聽到最後一個 desk（組合）或者坐在角落頭的那個彈成怎樣，用了這個平台他便可以在每一個課裡面差不多每個人都一齊上課，單對單上課，就完全聽到所有的。後來他的總結是好好，因為他可以很投入地照顧每一位同學和學生的需要。在這個困境裡，反而覺得可以做到一些平常時間做不到的東西。另外，好像白老師講，我們的老師說，因為那些學生不可以去街，又不可以返學校，反而在家裡練習多了，他們說學生真的有進步。所以我們的感覺是，在音樂系裡面，主修老師覺得學生有進步。

十分不幸，在中國音樂方面的活動。因為我們學校在前年 11 月（2019 年）中開始停課。那時我們剛開了一個音樂小組，胡老師（胡栢端老師）幫我們教，怎料後來關了門，不准演奏，我們都封了，接著那年（2020 年）都封了，所以我們十分不幸。但是在這個不幸的環節裡，我們又覺得真是有些東西可以學到，可以觸摸到。因為現在這個趨勢使我們一定要應付這樣東西，這樣東西不是疫情完了就無

2020年
Dec 十二月
28日
星期一 Mon

**西九戲曲小劇場：
為何創新？實驗甚麼？**

戲曲對話系列II

Xiqu Dialogues II:
West Kowloon Cultural District's "Xiqu Petit Theatre":
The Why and What of Innovation and Experimentation

是次講座從學術文化視角出發，以跨地區及跨文化等脈絡，鍾珍妮、李小良及劉長江來一次半性交談，探索「戲曲小劇場」在本地發展的可能性。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academic, trans-regional and cross-cultural contexts, Naomi CHUNG, LI Siu-Leung and Frederick LAU will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in developing "Xiqu Petit Theatre" in Hong Kong.

講者:
Speakers:

		
鍾珍妮 Naomi CHUNG 西九文化區 表演藝術主管(戲曲)、 小劇場戲曲節總監 Head, Performing Arts (Xiqu) of WKCD, Producer, Experimental Chinese Opera Festival	李小良 LI Siu-Leung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 主任教授 Adjunct Professor, Cultural Studies, Lingnan University	劉長江 Frederick LAU 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 系主任 Head, Department of Music, CUHK

主持 Moderator: 陳子春 CHAN Chi-chun
中大中國音樂研究中心執行總監
Executive Director, Centre for Chinese Music Studies, CUHK

直播連結:
Live stream link:
<https://bit.ly/2lp2vfu>

節目查詢 Programme Enquiries:
電話: 3943 3005
電郵: cems@cuhk.edu.hk
WhatsApp/WeChat: +852 6843-5761

廣東話主講
Language
Cantonese

戲曲中心
Xiqu Centre
聯合主辦



中文大學音樂系的課程皆轉為網上授課，圖為阮兆輝教授於2020年4月網上講授《中國戲曲欣賞》的實況（2020年2月）

中國音樂研究中心與戲曲中心合作舉辦網上戲曲對話系列：「西九戲曲小劇場：為何創新？實驗甚麼？」（2020年12月）

事的，因為這個網上授課和用高科技去進行教育變成了一個常規。你看看，中樂團和竹韻已經轉了型去迎合和去好好地利用，現在我們在教育界裡都要慢慢去觸摸這樣東西。這個觸摸其實是跟著科技的進步，如果科技一路都解決不到這個時空問題，我們 ensemble（小組合奏）用這個平台是做不到的。單對單，OK。去到現時這個位置，我們覺得可以做到。在最近這幾個月因為疫情有少少改變，學校就開始批准我們有半面授的形式，我們第一時間就去申請。大學的規矩是很嚴厲的，所有政府要求的要做足，即每間房要有量體溫，登記姓名。所有的吹管樂器都有易拉架，全部都裝設好。我們每個星期都要匯報，誰來了，做過甚麼，Music Office（音樂系辦公室）有很多工作。

剛才我和錢博士閒聊就談及疫情下其實我們更多工作要做。雖然十分繁複，但是我們需要做的事情，我們覺得效果可以接受。我們不是像中樂團或竹韻那樣去推廣，我們是要照顧我們現有的學生和支持我們的老師去授課。所以在這個疫情底下我們都是要一半被動式，另外一半就要很有創意地去利用它和安撫學生，告訴他們其實不是那麼差，我們可以利用它來幫助他們去學習。這裡所有問題都不是有現成答案的，每個學校、音樂系都有它面對的困難。我們自己的困難是怎樣在這個情況下慢慢去摸索一些可以解決的方法。

主持：多謝劉教授！

接著下來請徐英輝老師。音樂事務處在疫情期間的教學、排練或每年的香港青年音樂匯演等等的安排是怎樣的呢？

徐：不如我先簡單介紹一下音樂事務處的工作，大家就會了解到我們接下來做的事是怎樣。音樂事務處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的一個機構，因為我們是政府機構，我們的主要工作是服務市民。服務分為兩個大範疇：一個是訓練音樂和樂器為主，而另一部分是向廣大的市民推廣音樂，即一些音樂的娛樂或

者一些音樂的推廣，增加市民對音樂的興趣。剛才提到教學訓練的部分是我們一個重要的工作範圍。我們有一個器樂訓練班，即教樂器的班。所謂班，我們不是一對一上堂，而是一班來上的。一個班的人數最多是十個，最少是兩個，當然愈初級班的人數愈多。

正如白老師說，我們的訓練班都經歷了前期和後期的階段。去年 2020 年新春之後，疫情就來臨。新春之後，我們便停了所有的班，因為我們音樂訓練主要的對象是一些中、小學的學生。他們在課餘的時間去到我們的音樂中心上堂學樂器，所以我們不多不少參考教育局對中小學停課或復課的指引或建議，然後跟著去做。所以一般的情況是如果教育局建議中小學停課，我們都會停。因為雖然學習是很重要，但我覺得孩子的健康都十分重要，所以我們把它放先，我們一定要做。整個過程是十分有趣的，剛才我聽到錢總監提到，跟著我去計，其實我們由去年到現在，我們現在叫第四波疫情，每一波疫情中間是有一些間隔的。第一波的出現是去年新春之後，正如白老師講，束手無策，或者是突然間來到的時候，不知怎樣應對。但我們唯一一定要做的是立即停課。所以由去年新春開始停課，直到 6、7 月的時候，才有機會有部分的學生再上堂，所以我們基本上 1 月底 2 月初開始到 6 月，中間是完全停課的。停課包括樂器班，甚至樂團的排練都要停，這是第一個階段。

停了課怎麼辦？第一就是想辦法怎樣可以繼續我們的訓練。在這階段去到大約 5、6 月（2020 年）的時候，我們開始發現這個疫情沒有這麼快可以斷的，於是我們便開始設計，開始長遠地策劃。所以那時我們開始準備器材，在準備器材的過程中，我們同時停了課。但並不是停了課就不理小朋友，我們許多同事在不同的時間繼續聯絡學生。你知現在我們有好多 WhatsApp 等東西，老師叫他們在家練習，叫他們可以的便錄音交回給老師。起碼學生即使不可以每個星期上堂，如果將來能夠上堂的話，他都不會荒廢得太緊要，這是第一個階段。那段時間，我們開始思考。因為平時上堂的時候正所謂 full gear（全開狀態），腦袋沒有空去想，每日都在做。但現在開始想，於是我們做一些錄影，準備一些樂器介紹的錄影，希望將來把這些錄影放在我們的網頁上，可以再提升網頁的質素。

到 6、7 月的時候復課了，但復課我們都收到教育局的一些建議，我們都跟從。所有吹管樂都不復課，只是非吹管樂才復課，而復課的過程都跟從指引，就是入來要量體溫、申報、酒精搓手。我相信現在學校和很多地方都有的，是那些透明的板。我們就用易拉架、一塊大幕，在課室裡每兩個學生隔開隔開，分開來上課。其實我們上了大約一個月多一些的課，跟著第二波疫情來了，又停。但這一波的疫情剛好是我們的暑期，所以這個停就算平時我們都會停。以前暑期我們會做另一些工作，例如暑期我們會有音樂營，但因為疫情，我們沒有音樂營，於是我們仍然繼續往前想將來我們可以怎樣恆常化這個疫情影響的情況下我們的工作。

去到 9 月應該開課開學，9 月學校都未能開學，都停止面授，直到中小學 10 月開課。我們 10 月就重開我們的樂器班，但仍是沒有吹管，但那個時候我們已經做了一個佈陣，我們買了一些 iPad（平板電腦），買了一些 Wifi 蛋（隨身無線路由器）等網絡設備。開始用 Zoom 的形式上課，首先行的是吹管。10、11 月可以上課，跟著 11 月之後是第三波疫情。第三波疫情一停，跟著我們便進入第二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我們想辦法怎樣去應對，而進入 11 月第三波的時候，其實我們已經將一些工作開始恆常化。因為我們已經有足夠的器材，每一班按他們上堂的時間表去做 Zoom 課。而老師直接在音樂中心，在他們上課的房間 Zoom，和小朋友上課，每個星期都這樣上課。很多時人們說政府因為疫情停擺，康文

署好多場地會停開。但在這個階段，即由 10、11 月開始，我們是一路在運作的，沒有停過。但 Zoom 課和平時面授課是有分別的。我們平時上一個小時課，老師就一個小時進去課室，上完堂便出來。但用 Zoom 呢，特別是大家以前都未試過，所以我們的老師為了上一課，其實用多了許多時間去準備，我相信我們很多同行都是這樣。我們樂器訓練班的過程，就是由束手無策到現在全面用 Zoom，現在仍然是這樣運作。

樂團其實和樂器班一樣，樂團是要停的，樂器班停樂團都停，不能排練，我們怎麼辦呢？樂團其實排練過一段短時間，就是 9、10 月的時候，我們排過一段很短的時間，排了幾次，跟著又停了。我們應對的方法是：第一，樂團仍然在面授實體排練時，是不會有吹管樂的。所以我們要找一些歌是要有彈、拉、打，但沒有吹的樂曲。我們後來發覺不易找到，anyway（無論如何），都要找到來排練。停了之後我們便想另外一些辦法，既然我們可以 Zoom 和小朋友上課，而在 Zoom 的過程，我們的老師已經開始要學生除了 Zoom 的那個小時來上堂之外，還要錄音或者錄影給我們。我們發覺我們可以在樂團做的是，我們一個樂隊，我們決定了甚麼歌，我們自己先用電腦或其他器材，把那首歌做一個 MP3 框架的聲音，然後發給團員，叫團員跟著聲音錄音給我們。當然，錄音的時候他戴著耳筒，他只聽到他的樂器，聽不到 MP3。我們給他一段時間，跟著就按段按段錄給我們。到最近我們要他們錄全首歌，我們就有不同團員的錄音。我們為甚麼這樣做呢？我們的想法是如果可以演出，一集合便成。他們錄過音給我們，他們應該已練到很大部分，可以很快就變成一個可以演出的樂曲。如果無辦法演出，我們的做法就是參考去年（2020 年）下半年，好多業餘樂團或者香港中樂團做過的，我們做一些網上合奏的一些組合的東西。我們告訴他們我們會這樣做，於是給他們一個壓力，你們要交，要練好。做完之後，我們讓他們聽，告訴他們練了這麼長的時間，出來的效果就是這樣的。這是我們樂團現時用的排練方法。

至於剛才講的青年音樂匯演就沒有辦法，因為場地關閉，也因為香港中小學沒有面授課，其實學校的樂隊排練可能都有困難，所以許多學校都無法報名。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場地，這麼多學校走在一起的話，人數這麼多，疫情上都有危險，所以最後我們取消所有匯演的節目，這段時間我們所做的就是這些。

主持：很快問多個問題。當然我們很關心學生學習上的進度，反而忘記了老師們的視角。音樂事務處的老師在新的教學安排下有甚麼反應，又或者他們的看法是怎樣的呢？

徐：我相信我們的同事都不會不同意的，沒有面授在樂器的學習有一定的限制、一定的局限性，合奏就更嚴重了。老師在這個有限制的過程中，他們都在開展他們的一些方法，或者一起分享他們的方法。他們發現了一些情況，我們都討論過：第一，學生的進度慢了，學生確實慢了。而在教學上面，最大的困難是初級班，因為尤其是新學的，他們連拿樂器都有困難的時候，我們怎樣可以在 Zoom 教？我們今年都有新的學生來，最初一兩個星期，學生來我們的中心，但他們不玩樂器，老師只交代一些樂器在哪裡買等等。準備好之後，他們回家才開始 Zoom。另外一個大的困難是樂器的弦線鬆了調不到音。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老師唯有定期，或者有需要就叫學生家長拿他的琴來，老師幫他調音，唯有是這樣，你在屋企再走音就無辦法了，到支持不住的時候再來調音。

因為我們在去年新春開始停到 6 月，我們另外有一個政策。經過一番的討論，我們決定，本來我們的學生每年都會跳一級的，即所謂升級，但我們今年不升級，即我們本來平時用一年時間教的東西，現在變了兩年去教。這樣有一個好處，就是老師的進度壓力沒有那麼大。老師發現反而有些好處，有些情況可以仔細一些，而有些情況就因為學生見不到老師在面前，於是就引發出愈來愈多學生被迫要用拍子機，反而有好處，尤其對初中學生。

另外一樣就是老師在處理樂譜的時候，譬如 Zoom 的時候，他給學生看譜時，老師會寫得很仔細，同學都可以看得到。做示範的時候，老師會用一個 close up（特寫）的鏡頭，可以看到很細的東西，這些都是我們平時面授的時候做不到的。

當然，在這個情況下，能力高的學生會接收得多一些，沒有那麼好的學生會收得少一些。所以，不可以說「唔得就畀晒」，不是這樣的。不過，老師都會知道，哪些是在 Zoom 的環境下教得到的，他就用，哪些教不到的，他會先放下，將來有機會面授的時候才補回，通常老師都會這樣做。

主持：多謝徐老師分享音樂事務處的情況。在疫情之下，其實許多時都要有彈性的教學。

跟著請吳朝勝老師。我們學校樂團好多時候要靠演出或者比賽來維繫整個排練和同學的進度，現在音樂事務處每年舉辦的青年音樂匯演對學校中樂團來說是十分重要。在沒有匯演之下，可以怎樣維繫同學學習的興趣和進度呢？

吳：沒有比賽之後，如果對學校的樂團來說，我們都是堅持用 Zoom 來上的。不過，你知道 Zoom 有很多限制的，wifi（無線網絡）流量會影響了它會不會 delay（延誤），但是我發現在照顧個別差異方面會有改善，因為我會逐個觀察，有些弱一點的，我們會拿起樂器示範給他看。好似剛才徐先生講，真的用鏡頭，close up 怎樣彈，怎樣去演奏，這樣對學生不多不少有幫助。另外一方面，就是樂曲分析和怎樣去欣賞那首樂曲，我們會講多些這方面。以前可能要促成那個結果、要為比賽。在這方面可能就做得沒有那麼多。但在疫情之下，的而且確我們很難做合奏，對著 Zoom 中的學生，但在樂曲分析上面或者音樂欣賞上面我們可以做多些，學生是有得益的。

主持：講到每年一度中樂學生都很著重的香港學校音樂節。在沒有實體課的情況之下，同學應該怎樣準備這個比賽呢？

吳：比賽仍然是有的，不過我們經過好多次的緊急會議去商討我們怎樣去處理校際比賽，因為都是學界每年的一件盛事。但現在最主要的問題是因為疫情，又有限聚令。我們都擔心如果學生在比賽當中因為接觸而有所感染或者有問題的時候，其實這個責任很大，我們都很擔心，而且學生的安全至上，所以我們到最後就決定取消了所有團體的比賽，剩下所有 solo（獨奏）和一些二重奏，盡量減少人群的聚集。另外都是用網上的形式，再加上今年我們都改變了給獎項或者分數那方面。因為在疫情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希望鼓勵更多同學繼續學好樂器。所以我們就由以前只有冠亞季，改為金銀銅獎。到達某個分數就金獎，到達某個分數就銀獎、銅獎。而且我們亦都將評分標準拉低了，每一個獎的 range（範圍）拉闊了，希望藉此鼓勵更多學生去參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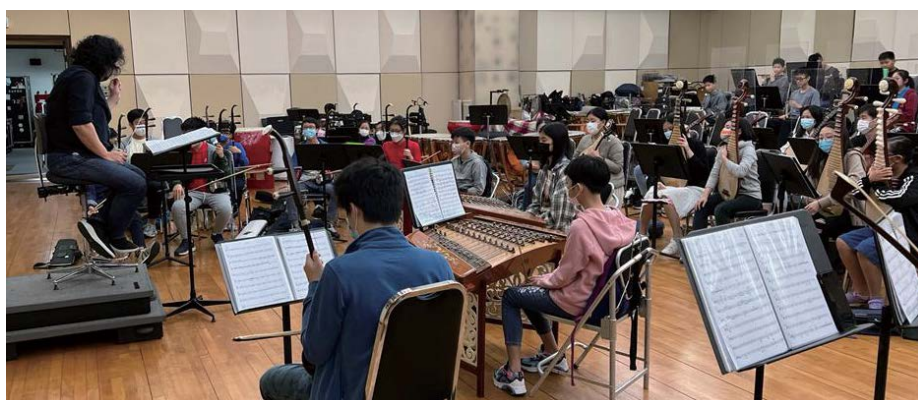
主持： 問多一個問題。青少年國樂團現在的排練是怎樣的？還有進行嗎？

吳： 或者我都要講一點我們的背景。我們樂團主要是一些學生，大部分都是我們教的學校的學生，而且我們排練借用學校。最大的問題是一停課我們就不可以用學校，學校不讓我們用，我們亦都擔心，就算復課那段時間，我們用學校的時候，如果有些人感染或者有接觸者等，就可能連累學校要停課，這也是很大事情，所以我們只能夠停。我們本來有音樂會，和康文署有音樂會，亦和某個演奏家有個伴奏的音樂會，我們只好一直推遲、一直延後，退到最後沒有辦法。我們怎樣解決呢？本來我們將一些錄音、一些譜放上網，等他們自己 download（下載），自己 print（列印），然後自己練，我們就看情況。但到最後，康文署取消所有的（現場演出），我們都很無奈。現時唯有等，看看延期延到幾時。

主持： 多謝吳老師的分享！

我們請胡栢端老師。疫情期間，香港中樂團的教育推廣工作和中小學樂團是怎樣進行的？

胡： 先講香港中樂團，其實我負責的部分，主要是香港青少年中樂團平時的指揮。實體來說，我們是沒有辦法排練的，我們就轉了做一個網上的學習平台，或者叫排練的平台。至於樂團，我們有一個叫做「中樂 360」的活動，由賽馬會資助，它有很多不同的範疇去支援中國音樂的學習、介紹等，其中一個是香港中樂團的樂師，以樂團身份入學校做演出。這些入學校的活動基本上沒有辦法做，我們後來就改變了形式，做一個錄像演出。我們和一個叫做「演戲家族」的團體一齊錄一個正規演出的錄像，然後發給報了名而我們不可以去表演的學校，讓他們可以在網上分享錄影。當然許多時做了好似導播的工作。現在有很多實時音樂會，因為鏡頭得一個，我們可能要安排觀眾看哪一個鏡頭，是最容易感受到哪首音樂的，在這段時間涉獵這方面比較多。到後期，疫情的情況好轉了少少的時候，例如 5、6 月（2020 年）或者是 10 月 11 月，我們都嘗試去做實體的排練。當然有基本的防護措施或者衛生，或者分聲部等等。我們都會嘗試去做這些，令到同學可以在音樂上面填補他們的精神壓力。



香港中樂團附屬香港青少年中樂團排練

主持： 我們在疫情期間，好多時候都會和科技去搏鬥。例如我們時常上不到網，而同學的上網設備又未必可以配合。我知道你第一個學位是讀計算機科學。其實在電腦網絡安排上，你可不可以分享你的經驗呢？

胡： 我先講一講。基本上我現在排練的學校有兩間中學、兩間小學和香港中樂團的青少年團。這五個樂團從3月（2020年）開始，每個星期都有排練，都是兩小時為主。兩間中學，一間有60到70人左右，第二間50人左右；小學少一點，一間25人左右，第二間35人左右，而青少年團常規團員大概有78至80人左右。

基本上我都是用 Zoom 去做排練。最初用這個方法是因為去到2月中的時候，發覺情況都好像好差。第二是期間與某些團員或學生接觸時，感受到很多人都好像失去方向。當然他們讀書要緊，但很多時在家裡無事做。於是我想，如果我們沒有排練，他們就沒有推進學習的誘因，因為他們不知道做甚麼，好像沒有甚麼可以追求，所以2月尾我就開始做網上的 Zoom。最初只是在不同學校 gather（集合）我的團員，一間學校 gather 一個排練時間，進行音樂分享和樂曲分析。那時還想會有比賽，在單獨樂曲上談談怎樣做。



順德聯誼會翁祐中學實驗排練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的網上排練（Zoom）

後期覺得雖然大家都來了，但好像投入度不高，後來我就用另外一個方法，我錄了一段片，是我指揮的片。當然我首先找一首歌，例如我排練《酒歌》，我就選一段，首先剪輯了它，跟著可能要放慢一些，用這個做底，然後我就根據這個音樂的速度剪一段片出來，完成後，就 mix（混合）一起，最後，在排練場播放。當然我們沒有可能好像在排練場上那樣換速度，手一落就可以。我要做幾個 version（版本），一個快一些，一個慢一些；或者一個原速，一個慢速，一個中速。我播這段片的時候，大家就可以看到指揮怎樣落拍子，然後他們知道怎樣入，又聽到音樂，可以跟著，因為那個是一個現場的錄音。跟著他聽到自己那 part（部分）怎樣去。這樣做是盡量模仿在排練上他們得到的東西。最初不知道可不可以，但 run（實行）過幾次之後，學生的反應都不錯，起碼大家都在做。我說播完這個片就 run，跟著大家關了麥克風。我做甚麼呢？跟著我就觀察學生，看哪些同學有問題。Zoom 每一頁可能只有六、七個人，我每一次每一個小節去看。這段兩分鐘的音樂完了之後，可能見到有三、四個同學有問題的，我就抽他出來，請他演一次那個小節，看看是否真的有問題。或者有些連最基本的把位（弦樂）都錯的，便立即告訴他，請他回家練琴。在這樣的情況下，就正如徐老師剛才所講，有上進心或者喜歡音樂的人進步較多，而且他可以在自己的空間上面有所滿足，我就用這個方法。

當然，如果長期去練同一首歌可能會悶，所以中間要插一些其他的。我每個星期要找一些關於音樂的笑話，有趣的演出，或者一些有趣的中國音樂資訊插入去。中間有討論，有彈奏，有給我檢閱的過程，

亦都有享受音樂的過程。你知道，學校團體不像香港中樂團的青少年團那麼舒服，因為大家都想來玩音樂，所以大家準備相對比較充足一些，他們一定會練琴，但學校樂團就難講，尤其是小學。如果真的做不好，可能就需要他們錄錄像給我，我就逐個逐個觀看，然後點評，不收貨的就要再交功課，keep（維持）著這樣的過程。剛才徐老師講到我們有小學，小學的學生最容易鬆線走音，可能要每個星期或定點，或者聽到哪個人走音，就把一班人集合起來，我駕車去某個區去調音，就這樣做。我的意思是希望有能力的話，盡量使學生在這個苦悶的、漫無目的的情況之下，給他們一些東西。

至於你剛才提到我讀那個學位，其實無甚麼特別，沒有很大幫助。不過偶爾學生耍花招，我可以應付。學生話開不到 cam（鏡頭），或者個麥克風講不到，或者網絡有問題。有一招基本上八成都 work（可行）的，我就叫他關掉個 router（路由器），再開，基本上立即就 OK。再不成的話，我可以幫他 check（檢查）下 upload、download。他不能夠騙我，相對來說會好一些。現在我的排練，九成學生都會開 cam、開麥克風，各方面都配合得比較好。

主持： 多謝胡老師分享！

最後我們請黎老師分享。我找你的時候，你時常都在排練，你很忙的。現在中小學樂團的排練怎樣進行呢？

黎： 各位老師好，各位觀眾好。我們回顧疫情，記得上年 1 月尾（2020 年）的時候，疫情開始嚴重，新年之後知道教育局要停課，停到 4 月。最初我的心態是：好！可以休息一下。因為，吳老師就知道，每年校際音樂節都在 3 月比賽。2、3 月永遠是我們最辛苦的，上課到凌晨一時都有。現在可以放假休息下，後來漸漸好像不對勁，4 月都未復課。有些事情是很有趣的。我還記得 2003 年沙士事件的時候，當時都挺嚴重，但去到 5 月就開始恢復正常。我還記得當時吹管的樂器在學校裡，不可以上課，不可以排練的。我記得這都是冠狀病毒，它們的性質好接近，我不太在意地等到 4 月，等來等去，到 3 月時就發覺不對勁。有些學校的老師好好，他們希望我們做一些事情。

首先介紹一下我自己，我現在在一些中小學裡面負責教中樂團，或者樂器班的訓練。我做得比較多的是港島區學校；以校長的說法，我們這些學校是英文學校，你過來這邊搞中樂其實不易。但我覺得都要有人搞的，我們去開拓這邊，令港島區的人都可以去感受一下中樂的真、善、美。我心裡想，不好了，開了不是很長的時間，那些學生會不會報名呢？家長會不會報名呢？好像徐老師的音樂事務處，或者胡老師的香港青少年中樂團。剛才胡老師講得好好，去香港中樂團或者音樂事務處學習的同學，通常家裡的 support（支援）會比較好一些。我們在中學、小學，甚至特殊學校都有做，那些家長會覺得（中樂）可有可無，真的會有這些情況，我們都明白的。可能有些學生只想試一下，學幾堂試試看，這些人基本上會消失的，OK。我亦都很感動，並不是完全好像我自己的想法那樣。我本身想得很悲觀，因為我認為這個時期有疫情，學習音樂相對可能會排得比較後一點。如果你問我，我覺得這樣東西好重要，不只是因為真、善、美這麼簡單，而是因為除了讀書以外，給他們一個成功的過程，教他們如何去學習，如何成功。但一般家長或者一般學校都不會理解這樣東西的，他可能只想不要出事，因為出事可以好麻煩。結果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都相當悲觀。

由3月開始，我們發覺要做了。我請教過胡老師好多，問他怎樣做，或在專業IT（資訊科技）上的，我都請教他。我自己做女校比較多，我亦有問過一些教女校的，看他們怎樣做，可聽一下不同人，好像吳老師的意見，我就開始去搞。胡老師剛才講得非常好，我們要面對校長、有家長，他們是皇帝，我們要去convince（說服）他們。老實講，我們在學校搞中樂團，好多時候都是為了去比賽，希望為學校爭取成績。我們9月開學，最早的比賽就一定是徐老師你們音樂事務處的Interflow（香港青年音樂匯演），好多時我排十次就去。我當時想出一個最好的方案，我和家長講，「半呢半氹」，開玩笑地說，其實每年我們的時間都很趕，好多時候都是為了比賽，比完這個又要比較際音樂節，跟著好多好多比賽，又要考級。我們是否可以趁這個時間放慢腳步去學一些你們應該需要知道的东西？我有一些小學的學生，他們現時都知道甚麼是八音，八音分類法；他知道全部中國樂器，他知道揚琴是怎樣來的，有幾多條線，在哪裡傳過來的；他知道嗩吶是怎樣的；二胡是怎樣的，那些樂器是怎樣來的。另外，我會參考我們以前在演藝學院的concert practice（音樂會練習）的方法，因為我們希望每一個排練裡面都提供一些機會讓我了解那些學生的水平。

好多時我們一開始的時候是未有樂器班的，我們希望以中樂團開始，去帶動樂器班。家長會想，我兒子今天給導師罵，怎好呢，不如找老師去教一教，去推動他們去學。我們一路去做的時候，發現一個現象，就是始終在網上的形式，我們基本上暫時沒有辦法做一個即時合奏的方法。如徐老師或胡老師講，我們可能會有一個在網上one-on-one（一對一）的做法。我呢？小學生特別害羞。舉個例子，你要他即時演奏，他可能本身是坐最後那一個，他好害怕。我當時亦都考慮家長，家長在家裡看著小朋友上堂，等了兩個小時，他可能只拉一兩分鐘，怎辦好呢？所以無論concert practice，無論剛才講的一些文化，或者音樂的知識等，我就做了一個計劃。每一個星期你要將我們樂隊的選段演奏好，這是一個coaching（輔導）的方法，不是teaching（教導），teaching留給學生和老師去做。這樣可以防止學生在這麼多人面前即時演奏的緊張，因為平時坐樂隊我們很清楚知道，最驚就是指揮叫你自己來一次，很緊張的。你對著網絡，你要對著學生和學生的家長，所以是好緊張的。所以由4月開始我都這樣做。亦都是這樣，真的做得非常辛苦。

回應陳子晉老師講那個問題，好像見到我們很辛苦。基本上，我每個星期可能對著超過500個家長和學生。他交影片給我，我甚至再拍片給他。有些家長，他很熱心的，你答了他之後，他又追問你這些怎樣，一路聊下去，我每個夜深都處理這些工作。去到9月時，剛才每一個老師都講，開始大家習慣了這個疫情之下的情況之後，我會好一點。舉個例子，學生都開始適應，他可以即時演奏，他不緊張。我說，不如我們試一下在一些排練裡面，直接逐個聽，去觀看一下，他們會覺得更加緊張，而我有時會覺得在備課上稍為會舒服一點。我好具體地講了在疫情期間我們在網絡上所做的。

主持：多謝黎老師的分享！

因為時間關係，我們馬上進入第二部分討論這個環節。業界在疫情期間都有很多不同的措施和應對方法，整個中國音樂活動的生態都明顯改變了不少。當中有甚麼是值得我們在疫情之後保留的呢？疫情之後，網上教學或者演出會不會是一個新的常態，甚至取代了實體的教學或者音樂會呢？各位不要客氣，錢博士好像等了很久，不如先由你開始。

錢：如剛才所講，疫情期間，雖然樂團可以在一些地方演出，但其實也有許多 plan A、plan B、plan C 的，因為大家都不知道疫情的發展會怎樣，也不知道康文署場地的措施可以有多少觀眾。但從另一方面看，大家的應對能力變強了，因為許多時候都要想多好幾步，如果是這樣又要怎樣做。尤其是初推行 5G 的直播音樂會時，好多人都討論會不會取代了現場實體的演出。我們的看法是，透過直播我們可能有機會接觸到一些平時我們很少接觸的觀眾，令他們對實體演出有一種期盼——現場觀看會是怎樣的呢？我們對這種做法抱一個樂觀的態度，因為始終現場演出和在網上觀看，無論在音質、或演奏家和觀眾的交流而產生出來的化學反應都是不同的。我自己覺得將來可能會並存，有現場演出，亦有一些網上的演出。我們會繼續在網上播放一些音樂，亦會多舉辦許多不同類型的網上活動，例如商業電台的演出，或者我們將會推出的《中樂伍行》網上演出。這些不同類型的活動，不單只是演出，對整個業界的發展都會是好的。



《中樂伍行》網上演出（首播：2021年4月29日）



國際中樂鼓樂評級試

雖然我們在疫情期間好像好迷茫，但亦都透過這次，看到好多新的創意或者活動，例如我們和演藝學院舉辦了十年的指揮大師班。如果不是疫情，我們很難有時間將過去十年那些珍貴的資料重新整理，這是疫情期間的另一個成果。我們亦和香港中文大學合作，推出了一個鼓樂考級。我們利用這段時間做了一些教材，推出這個鼓樂考級。我想將來會有更加多類型的活動，包括實體或線上的。



第十屆國際中樂指揮大師班（2018）

劉：我絕對同意錢博士所講，因為疫情的關係，我們反而創新了許多不同的道路。好像剛才黎老師、胡老師講，我覺得有些事情好感動。我們面對教育中國音樂，而實質教學的用意是真、善、美，黎老師講得很感人呀！我覺得教育真的不單是教幾個音符，而是有很大條的道理。這個疫情可以給我們一個機

會去發掘這些，以及深入一些照顧到每一個不同的學生。剛才音統處（音樂事務處舊稱）徐老師說，駕車去幫學生調音。我覺得疫情以前，哪有人有空幫你做這些事？我覺得在業界和教育界有的動力，而不是負面的，我覺得「咦，好犀利啊！」各位老師、機構都可以做到這些，我覺得很樂觀和很鼓舞。

白： 劉長江教授應該很熟悉這些理論。即我們去到網絡年代，其實全世界所有的聽眾也好，觀眾也好，他們接觸不同的資訊也好，娛樂也好，途徑已經分開，已經是一個很分散的玩法，每一個人有他熟悉的途徑或者習慣。我們以前傳統的音樂表演形式來到網絡年代只是接觸到仍然沿用傳統的那種音樂會形式的那個板塊的觀眾，其他的觀眾可能已經有一些放棄了這些傳統板塊來接觸他們平時的娛樂。我們流失觀眾是因為觀眾已經各自有不同的方式，這個機會令到我們重新去想這件事，那些觀眾其實不是不聽。近這二、三十年，他們已經去了第二個平台，而我們不用那個平台，你便接觸不到那些觀眾，現在給我們一個機會去重新接觸那類觀眾。當然，去年（2020年）的年頭和年尾，我們接觸這類型的觀眾的手法已經非常之不同。前半年用好傳統的方法，網絡上見到兩部機拍攝著音樂會，好像舞台一樣，放上去。這個其實不是網絡年代用來接觸觀眾的途徑，或接觸任何資訊的形式。我們用傳統音樂廳的形式，用那個平台其實沒有甚麼效果。後半年我們見到（香港）中樂團也好，其他音樂團體也好，我們演藝學院的學生也好，他們已經許多時完全用影像的手法。如果那些觀眾是用這個途徑的，他們的手法，怎樣觀看音樂會及接收任何資訊，其實和我們傳統的舞台形式是不一樣的，我們在後半年才漸漸見到這類型的製作。你用這些方法，你才接觸到那類觀眾。如果你仍然擺兩部機在那裡，仍然是一個音樂會的形式放上網，他們要看這些的話，他們一早就去了音樂廳而不用去網絡。他們為何去網絡？任何 KOL（網紅），沒有人會用好像新聞報導那種形式的。如果他們要看新聞，或者看電台新聞，或者電視台，他們便走了去，不用這個途徑去接收，他們沒有興趣用這個途徑。如果我們仍然用平時的音樂會形式，基本上不會有機會接觸到他們的。

不過我覺得香港的問題是用網上這個媒體的方法時，香港的觀眾不習慣付費。相對來講，其他地區如果在網上平台發布影像也好，錄音也好，那些 recording（錄音）好多地方都已經在近十年發展為一個很成熟的市場，那些人會付款買音樂的。我想香港是整個亞洲地區最落後的，仍然有大批觀眾覺得我們是免費得到這些的。如果你去日本、台灣，中國大陸都好，其他的市場都很成熟，那些人會付款買音樂聽。或者我們的音樂會在很多其他地區其實是要付款的，我們現在的「柏林愛樂」那個平台，那些全部都要付款的。據我的了解，我們本地的觀眾是未成熟的。現在這個機會令多些人做這些，希望疫情結束後，大家習慣了，表演團體亦認識到怎樣去接觸這些不同的其他板塊的觀眾。

其實，演出的整個節目怎樣包裝要用一些不同的方法，我知道香港中樂團是其中一個本地的主要藝團，最肯嘗試用不同的方法去接觸這類型的觀眾，突破了以前習慣的手法。

胡： 或者我講一下。在平時沒有疫情的情況下，叫學生去聽音樂會是很痛苦的。為甚麼呢？原因是距離問題，例如如果他住屯門，要去香港大會堂聽，他的家人又不會帶他去，他自己又沒有這麼大的誘因會過去。例如剛才所講，香港中樂團開季音樂會裡面有 5G 的直播，他們發覺付 50 元在電視播，全家人都聽到，有些人真的會去聽，不知為甚麼。意思是這樣的形式，在我們演出轉型上，在教育學生去接觸一個正規音樂會，這種形式的音樂會上，很明顯是更加容易。以前的音樂會是 300 元的，現在 50 元全家人看好開心。他們會有衝動，至少會按進去。對於我們學生去看演出的途徑來講，其實是百花齊放。

但在我接觸的所謂排練或者教學方面，我就始終有保留。縱然我們好多同行都用盡方法，大家都覺得是有成效的，但是慢。唯一是有些學生，你以前想不到他會有這樣的進步，但他真的有進步，唯一是有這些衝擊。對於本身可以更加好的學生，或者可以更加好的團體，可能因為疫情在某程度上見不到面，或者沒有競爭性等等，在教學上有 negative（負面）的影響。不過，我的意思是希望好的方法，例如我們有些 review（檢討），有機會在疫情過後，在排練中間有些有趣的東西分享，可以令到學生有多些興趣去做。

黎： 就我自己在這方面的經驗，我就認為用網上教學，學生的水平是會提升。當然我們都很期盼實體教學盡快可以出現，但本身用一個網上的方式是會有它的好處。舉個例子，開玩笑來說，建築面積和實際面積。以前我們可能上 60 分鐘的堂，你總要點名和做其他的事情。今天你去上堂，real time（實時）準時，還可能有家長望著，你簡直好似在做一場棟篤笑那樣。那 60 分鐘裡面你不單要教到內容，還要那個人覺得有興趣，他覺得好 funny（好笑），好 interesting（有趣），他才會交學費。這個對於我來說，是一個很有壓力的工作。舉個例子，我叫人去看行山節目，主持講得好好，他們走出 comfort zone（舒適區），我們現在真的不是在 comfort zone。我們具體去做的時候，我們很落力去做，因為我們的導師好多都是零收入的，是沒有收入的，他們在等錢開飯。好像剛才胡老師講，我們為甚麼會駕車去幫學生調音，他亦同我分享過他的做法。我們好盡力去做好多好多事，回報可能好少，但我們希望令到大家有收入，有飯開。當然我們亦都有些事是受阻的。舉個例子，從搞樂團的角度來說，學徐老師講，Interflow（香港青年音樂匯演）要 cancel（取消）。因為我們沒有排練學校，但不少學校都有做 Zoom 的排練。將來我們會不會有機會可以在幕前舉行一些比賽？中樂團以前做過交影片那些？當然在效果上它不是像 ensemble 那樣，可以聽著來教，但是我們可否做多一些，去令到中樂這個產業可以再運行得暢順一些，然後逐步逐步好起來呢？這是我的看法。我相信假如有一日疫情消失，希望這個網上的學習更多幫到我們中國音樂在香港的發展和提升。

很洩氣的是，在這一年裡，我們附近的台灣或者中國內地，或者其他地方，它們可能相對受疫情的影響比較少，他們一路在繼續發展，我們好像一路在等，所以我自己就希望這個訓練可以做到成績，當有一日春暖花開，然後可以正式繼續去做的時候，我們可以見到成果。

主持： 我有一點跟進的問題。剛才白老師講得很好，就是香港人可能不習慣去付款聽音樂。作為香港市民，我就好習慣，因為在網上時常都有節目看，對不對？不過，舉個例子，香港中樂團現在藝術節好像是免費登記就可以去看演出的。相對來講，可以看到的觀眾，好像剛才胡老師講，其實是多了的。請問陳照延或者錢博士，怎樣看收支平衡呢？你們怎樣平衡市民可以欣賞中國音樂，和樂團的收益呢？或者陳老師講先。

陳： 我簡單地講一講。實際上，五成的票房收入（政府當時對演出場地的入座人數限制）對我們收支的影響其實不是很大，我們主要是依靠其他的一些補助或資助。如果繼續下去的話，網上演出都是一個主流，第一是因為我們的實際需要，因為我們每年有八、九十場演出，現在有四、五十場取消了；不是取消了，其實我們是沒有取消的，我們全部改期。問題是改期的話，加上我明年八、九十場，我們便要演出百多場。可能香港中樂團會有更多積累下來需要演出的場數，所以肯定要有一部分轉型，轉做網上的。我可能有一半是網上，另外一半是實體。實體都要因應場地開放，包括對吹管樂器檢測的要求。

現正有很多東西在爭論中，實體演出可能在短期內都未必那麼樂觀，所以現在可以做的都盡量把節目轉做網上演出，但也要看我們本身那個節目可不可以轉網上。舉個例子，近期一個成功的例子叫做「未來的傳統」，一個粵樂的薪傳計劃。我們有一個粵樂創作發表會，有八首香港作曲家的一些當代作品，但全部是粵樂，五架頭演奏，如果我做一個實體演出，賣票的話，我估計入座觀眾不超過 100 人。但我在網上做一個直播，一個星期有 4,000—5,000 人看過，這對一個當代作品的推廣反而有好處，有一個正面的效果。亦因為這樣而吸引了更加多的觀眾去欣賞我們的中國音樂和粵樂，甚至好多外地的朋友都很有興趣，之後都有問我一些關於裡面作品的一些資訊，這個都是推廣的一個成效。就因為我們轉了做網上直播，而令到效益更加大，包括一些當代作品。

錢： 同意照延所講。我們做文化事業的，也要看我們的初心。如果是商業，我們當然要看收入，或者收支平衡。我們作為一個非牟利團體或者一個藝文演出或舉辦活動的機構來講，成效評估很多東西是無形的，甚至教育機構也是，未必是立竿見影的工作，不可以事事都用錢去衡量。再講，我們為甚麼要揀《心樂集》那個音樂會來做一個網上直播？即將來臨的藝術節為甚麼會免費呢？好像剛才所講，你的收入無論怎樣也都不一定能夠平衡開支，但透過這個網上的活動，能夠讓更多人，包括香港和世界其他地方都會更加認識香港的文化、香港的一個藝團，我們覺得這個演出的收效比收入更加重要。

主持： 我想提一提正在看直播的觀眾，你可以將你的問題打出來和我們分享。我們很快便進入這個答問的環節。

我們第二個討論問題是：大家其實都分享了很多經驗，我們怎樣可以再提高網上的演出或者教學質素的內容，保持學生和觀眾對中國音樂的興趣？吳老師，不如由你先講。

吳： 我覺得經過這個疫情之後，我自己都有好大感受，將來網上的教學其實是有其一定的存在價值。但對一些初學的（學生）就會比較困難，因為初學的他不會調音，有好多基本，可能手勢、手形、姿勢各方面，其實真的需要實體的時候去指導。純粹從這個鏡頭去講解，我發現好大困難，因為我現時正在做。不過，我發現水平稍為高的學生，的而且確有其收效，而且進步多了。你可以不受時間和地點的限制，甚至有時（晚上）十點鐘，我都可以通過 Zoom 向學生講解。因為他們有一定的程度，所以他們對樂器的掌握、吸收就會快些。疫情之後，我相信在某程度上我都會用網上教學，這個對於一些水平高的同學會有一定幫助。

徐： 我們經過了差不多一年的疫情，我們有個很大的實驗室，各出其謀去解決問題。反觀我們中國音樂發展的歷史，其實有危就有機，現在我們在一個危機的位置，我見到我們現時有一些遙距的教學，或者遙距的溝通模式。將來疫情完後，是否會完全消失？當然一定不會。從教學的角度，我們可能開始要摸著石頭過河，揣摩下，究竟我們有甚麼辦法混合一個遙距和實體的教學面授，然後令到那個成效會更好？我們平時從來沒有想過，我們只看到事情的一面，原來後面的一面都是有用的。我相信我們在疫情後之後，就要去找出究竟我們試的東西哪些是行得通的呢。

剛才胡老師講樂團排練的過程，我們都試過樂團排練，你知道學生樂團後面的（團員）是弱一些的。我們試下將 last desk（後排）坐上來 first desk（前排），first desk 坐落去 last desk，跟著好似變了

第二個樂隊一樣，很奇怪的。但我要迫他們每一個錄音的時候，他們連 last desk 那個都要練好。我現在期望看到將來樂隊奏響的時候，結果會是怎樣的，這個是要我們將來慢慢去做的事。演出方面，傳統音樂會一個半、兩個小時的演出，在網上開頭那十秒你可能要吸（引）觀眾的眼球，跟著那三分鐘你要令他的眼球不停轉動，否則他便會走。可能整個音樂的表演或展示的狀態或者方式都會變了，將來會兩邊走，這些我們要慢慢探討。

白： 我很籠統地講一講網上教學的結果。現在我們知道三種教學，如果好簡單講，第一種，知道有些平時面授教不到的東西，現在網上可以清楚一些；第二種，知道平時面授教到，現在網上都教到的內容；第三種，有些東西我們現在教不到，平時一定要面授的，好簡單地三分。平時面授教不來的那些，現在網上教到的那些要保留；平時面授教到而網上都教到都可以用網上教；將來的面授只剩下現在我們知道不面授是教不到的東西，更加有效運用那個時間，你面對面見學生的時候就集中教網上做不到的。我們以前不知，但現在非常清楚。相信對整個中樂未來的訓練，所有老師在現有的經驗上，將會用與之前完全不同的一個形式的。

徐： 我剛剛見到網上面郭嘉瑩有一個問題（郭嘉瑩為揚琴老師，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我覺得她問得好好，就是我們學生也好，老師也好，家長也好，都好習慣我們面對面的授課，即真人在面前。未必所有家長都會接受 Zoom 這個遙距的形式。甚至在這樣的環境裡面用 Zoom 的形式，剛才那三樣東西裡面可能不見了一些東西。在我們的教學，會不會收生不足，有學生流失的情況嗎？我檢視我們音樂事務處每月的數據，這是有的，有一點，但不明顯。因為還有其他 factor（因素）會令學生流失。我覺得未必是因為他們接受了，我覺得應該是，老師又好，學生又好，家長又好，大家都在憧憬將來這件事過去了的時候，我們會繼續。

主持： 因為時間只剩下十分鐘左右，我們馬上進入答問的環節。有許多問題，我盡量嘗試全部都問。第一個問題是怎樣可以做到網上評估呢？我舉個例子，我們交影片出來去比賽也好，或者演藝學院的考試也好，我們許多時在錄音上面未必聽清楚個音色或者 dynamic（力度）。怎樣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呢？

胡： 這個絕對是器材問題，即是收音的器材。你要買稍為好一點的電麥克風，那些真的是科技問題。如果純粹是 Zoom 的話，其實已經一定減低了（聲音）質素。所以你真的要去找個專業的地方，找個專業的機器去錄音比賽，那樣才會稍為接近 live performance（現場表演）。

黎： 我有些不同的看法。當說笑來講，其實都好慶幸疫情由 1 月（2020 年）開始出事，我們有一個慢慢的學習過程。我還記得第一次我找胡指揮一起兩個人在家裡做 Zoom，他拉給我聽，我彈給他聽。我心想，聲音這麼差的，怎樣上堂呢？但不可能不上的。亦都好慶幸到 5、6 月的時間，我們有實體的學習，慢慢我們都開始適應了。在座有很多老師都做過評判，其實你玩一個聲音出來，even（就算）今日你在電話打給我聽，當我有經驗之後，我已經可以大概估計到這個聲是怎樣的，當然我去 live（現場）聽是最好的。我覺得個重點反而是大家要給家長信心。因為好不好他不知道的，我說你好你才是好。你玩出來你覺得好有甚麼意思？我說好你就是好，你有自信，他又學得開心，便交學費，對不對？

劉： 補充一句，其實錄音 audition（面試）並不是疫情底下才有的，我讀書時已經有這樣做。我們聽過好多

人，聽帶，或者看片，即看不到樣貌的，我們可以聽到某程度上的樂感和控制的。當然，一如黎老師所說，現場當然是最好的，但是我們以前的錄音技術那麼差都能夠聽到。我很同意黎老師的講法，我覺得是可以聽到的，只想補充這句。

主持： 如果無補充，就去第二條。這個應該是行家來的！政府 2 月的時候撥款，資助八和會館，音樂人就沒有這個資助，中樂人又怎樣自救呢？

胡： 我先講吧。剛才我已經講了，我做的一些排練最主要是有誘因讓學生繼續學習，學生繼續學習就要找老師，他自然就有一個去學習的誘因。其實我覺得反而可能多些這樣的小組或者團隊的訓練，或者是一些排練，或者再 downgrade（降級）到 gathering（聚會），可能已經可以促進。最主要就是給學生一個選擇，或者是推動他們。剛才黎老師講了 keep（保持）住和家長溝通，講你的小朋友有甚麼地方不成，你知道之後，就可能和老師談，中間有個過程，推進他去學習，這個方面是我起碼可以做到的事。

主持： 如果沒有跟進，我們有另一條問題。音樂和合奏本來是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和聯繫的平台，如果改成網上播放，或者授課變成單向式的傳播，各位覺得這樣的操作會不會改變了音樂的本質？教育界又怎樣去應對呢？

白： 我相信疫情過後，網上的平台不會取代實體面授，我們只不過知道怎樣結合兩者之間。合奏來講，可不可以用網上平台進行某些教學內容？是一定可以的！但實體，我們知道實際的合奏是一定不會取代到，只不過我們在表達將來實體以外我們知道怎樣做。其實已經講了很久，除了實體面授以外，怎樣用其他方法。差不多全世界高等院校，甚至普通的學校都在講怎樣用所謂資訊科技，IT 是將我們原來要做的教學目標做得更加有效，用些不同的方法去達到更好的一個成效。講了很久，其實最大的問題是，一路講，大家都不能夠找到一個方法。我剛才講的實驗室，過去一年，大家一定要用盡所有你想得到的方法，之後我們知道哪些用得著，哪些不能用，哪些有效。當然，你慣了之後，就會一路試用的，只不過令到你的面授更加有效果。例如我們音樂學院的院長講了很久，怎樣可以令學生上少一些堂，多些時間練琴。平時要三個小時上音樂歷史，將來一個小時就夠，因為其他兩個小時根本上可以在網上平台，用一些資料就可以解決了問題。換句話說，學生每一日回演藝學院在一個有限的琴房的空間，他多了兩個小時練琴，因為他上少了兩個小時音樂歷史的內容。學生有沒有學少了？沒有學少到，只不過我們更加有效地運用我們的時間。這是我們在這個經驗裡面得到的。我們如果向前看的一個很大成果，當然我們知道這種成果對於初級學生是有很大影響的。我在演藝學院，和不同的老師，好像余其偉教授都講過，青少年課程那些小朋友所受的影響大一些，我們本科生基本上都學到一些平時學不到的東西，影響不太大。剛才吳老師都講過同樣的觀點，即我們其實會知道哪類型學生有效些，其實不可能將所有學生視作一個板塊。大專學生、中學的學生、小學的學生，每一組不同類型的學生，不同社經背景，不同環境的學生，我們用的方法都不同。我們現在要知道哪些類型的學生要怎樣做，以前可能我們不清楚，但現在我們多了許多認識。

劉： 我想補充一句，你剛才說得很對，但是我們不要忘記，我們教學生或者教育，不只是傳授知識。如果

只是知識的傳授，便不用回來了，你上網便可以。剛才黎老師和胡老師講得對，我們教學生時不只是教他怎樣按手指，裡面有好多教人做人、自學和如何面對世界的道理的。我想 follow up（跟進）你那句，我們要看不同學生的年齡。有些成熟的學生，他可能已經學了一些東西，到他的階段就是接受知識，但有些學生不是單純接受知識的。好像剛才和黎老師傾談，有些學生真的很聰明，但他甚麼也不懂，不會做人處世。教育如果沒有這個環節而只是純粹知識傳授，我覺得是一個失敗。我們大家都有個共識，就是一定要有這樣的東西，不只是知識的傳授。這個網上進行的東西，可以幫到我們去某個地方，但我們一定不可以忘記這個方面。

主持：我們繼續。各位老師好，學校樂團在過去接近一年的隔空排練教學，個別學生在導師不斷革新的網上教學和努力之下，基本功明顯有進步，但樂團的凝聚力和合奏經歷卻無奈地減少了，請問老師們有無一些新的部署和意見增加樂團排練的進度？

胡：我講下吧。其實5月到8月（2020年）那段時間，不計中樂團（香港中樂團轄下的香港青少年中樂團），因為他們會自動報名。我在中小學的四個團卻有一個離團潮，因為基本是所有學校中樂團合奏課都要交學費的。因為疫情關係，家長見到孩子可能未必可以真的合奏，又可能家裡的環境未必適合給他付款去玩合奏班，所以曾經有一個退團潮。小學可能讓黎老師講好了，我講中學吧。我建立這個網上排練其實最主要都是希望學生可以有個核心，凝聚那班人，互相支持。因為如果我現在去讀書，我都應該會死，精神一定很差。這個平台希望一班中學生自己可以 gather（集合）一起，起碼見到面，有些事可以私底下自己去講。有些學校的學生會自發拍一些有趣的片去 promote（宣傳）自己的團隊，例如二胡聲部的，二胡聲部有些甚麼？好有趣呀！令到他吸收多些，或者回憶以前我們排練的種種狀況，或者比賽時的時光，讓他們有個繼續向前的（目標），起碼熬過今年，下年就會好的感覺。無辦法，無所不用其極，起碼我覺得樂團永遠都是人的關係，你不維持這個人的關係，跟你講甚麼音樂都是沒有意思的。中學生較容易，看看有沒有其他人講講小學的情況。

黎：我都在一些學校做，據我自己粗略的數據，其實 fifty-fifty（一半一半），有些學校是會少一些人報名，亦有些學生可能升中或者去讀大學，但有些學校其實多了人學（樂器）。舉個例子，有些3月不學的，因為他不想 Zoom，他要等實體，但他發覺其他同學好像水平高了，他又沒有報名，他覺得不可以，7月便再報名。之前在1月（2021年）的時候，有些坊間的中樂獨奏比賽，我們的學生去報比賽時，看到他們在這一年裡面真的提升了許多。另外，因為我們中學或者小學，許多時都會接觸家長。剛才我講，我最誇張的時候，超過500個家長的 WhatsApp。平時我怎麼可以對著500個家長日日傾談！但是我和500個家長傾談之後就得到一個好好的 connection（連繫）。我基本上連社工都做了！但亦都因為這樣，他記得這個老師，他可能願意在網上排練。但人真是有限的，有很多限制，我們做不到，但起碼讓他們知道，我們中樂人是很有心的。我們想將件事做好，就算現在這個艱難的情況，我們都會盡心盡力去做好。我相信家長知道我有這個心的話，他們都會願意配合，學校都會願意配合的。

主持：我們今日直播時間差不多了。今次會議成功舉行，首先要感謝所有工作人員，非常專業的中樂團同事，又測試，又佈置，感謝！當然要多謝一眾講者百忙之中抽空出席今次圓桌會議，最重要當然多謝觀眾的支持，沒有觀眾的支持是做不到網上直播的，相信我們在不久的將來會再見。這類會議應該要再辦，但希望屆時的會議的名稱可以改為「疫情後的中國音樂活動」，謝謝！



疫情、中樂、科技： 記疫情下中樂合奏活動

潘家希

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

在 2019 年 11 月下旬，一個有關新沙士在武漢流行的傳聞已在香港流傳。¹ 那時我們對這新冠病毒所知甚少，加上 16 年前非典型肺炎在香港肆虐，造成中、小學停課兩個多月，奪去不少病人和醫護人員的性命，香港市民記憶猶新，大家都在病毒的陰霾下進入 2020 年。在 1 月下旬，聽聞武漢進行封城後，大家都覺得事態嚴重，市面上亦開始出現搶購口罩的風潮，一系列防疫措施也開始實行，包括：學校農曆年假期延長；公務員在家工作；部分邊境關口封閉等。正當政府忙於應對世界夢號郵輪、鑽石公主號郵輪和打邊爐群組爆發的疫情時，香港藝術節已接獲有表演團體退出的通知（杜正之，2020）。接著的中小學停課，表演設施關閉都對中樂界帶來很大的影響。業界大部分人都從事表演或教學的相關工作，這也是他們主要的收入來源，關閉表演場地和停止所有面授課堂對他們的生計有很嚴重的衝擊。

2020 年 2 月，首輪的防疫抗疫基金經過立法會通過後接受申請（政府新聞處，2020a）。在 300 億的防疫基金中，撥發支援藝術及文化方面的行業總共佔當中的 1.5 億元（2020b）。受惠團體包括參加康樂及文化事務處場地夥伴計劃、民政事務局藝能發展資助計劃的團體、香港海事博物館及九大藝團（2020c）。防疫抗疫基金細節的新聞稿發出後的數天，香港的確診數字累計超過 100 宗，在當時來看，疫情似乎不會在短時間內結束。3 月，第一輪防疫抗疫基金開始發放給受支援的團體。在同一個星期，教育局及考試評核局宣布學校無限期停止面授課堂，香港中學文憑試亦會延期。在 3 月底，新增確診人數已是月初確診數字的四倍，在 3 月 27 日累計超過 500 人確診。兩天後，在 3 月 29 日，政府限聚令生效，當中包括禁止在公眾場所進行四人以上的聚集（2020d）。

¹ 當時大家只知道在武漢爆發的疫情是由冠狀病毒引起，與 17 年前肆虐香港的沙士相近，故此大家以新沙士來統稱新的病毒。

大部分樂器導師都是自由工作者。除了私人授課外，他們有不少擔任中小學音樂興趣班的導師，也有負責指揮學校樂團。在沒有任何正式的僱傭關係下，自由工作者們都沒法得到第一輪防疫抗疫基金和保就業計劃的援助。在政府初期的構思中，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包括支援這批自由工作者，但其附帶條件是每位自由工作者必須要有一個在 2019 年或之前註冊的強積金戶口，方可收到一次過的 7,500 元援助（政府新聞處，2020e）。然而有不少音樂導師並沒有強積金戶口，故此不能在最初構思的第二輪防疫基金中受惠（董芷菁，2020）。經過香港中樂工作者協會以記者招待會公開表達訴求之後，政府最終同意透過中小學的渠道向在學校教授興趣班的音樂老師發放資助。換句話說，中樂導師需要在所任教的學校註冊，並通過學校收到這筆款項。統籌發放資助的部門也變為教育局，並把 1.2 億元資助分成四大項目，包括：「(1) 在小學、中學以及專上院校的餐飲供應點（即小賣部、食堂及餐廳）的營運者：為每一供應點提供一次過 80,000 元的紓困資助；(2) 小學及中學的飯盒供應商：提供一次過紓困資助，以每一供應商服務的學校 10,000 元計算；(3) 校巴司機、學校私家小巴司機及保姆：每名司機可獲提供一次 10,000 元的紓困資助，每輛學校巴士的保姆可獲提供 10,000 元；(4) 在學校擔任導師、教練、培訓人員及興趣班營辦者：有關營辦者/ 服務提供者每名獲提供一次過 7,500 元的紓困資助」（政府新聞處，2020f）。樂器班導師屬於最後一項。當然，沒有在中小學教授樂器的自由工作者自不在教育局資助受惠者的名單之下。



防疫抗疫基金落實情況新聞公報²

疫情在 4、5 月時有反覆，確診人數在 4 月上旬到達 1,000 宗時，在 20 日卻首次錄得本土零確診。零確診在往後的日子時常出現，疫情似乎已在本港受控，防控措施亦逐步寬鬆下來：中學文憑試開考；限聚令的人數上限上調至八人；學校分階段復課。其後疫情逐漸好轉，表演場地亦在有條件下重新開放，在 6 月 29 日恢復接待有觀眾親身入場觀看的表演節目。當中條件包括：音樂廳、劇院、演藝廳、文娛廳等主要設施的入場人數不得超出原定可容納人數的一半；相連的座位不得多過 16 個，並且在可行情況下隔行入座；在排練室、音樂室、

² 政府新聞處 (2020 年 4 月 30 日)，《「防疫抗疫基金」下「藝術文化界資助計劃」的最新落實情況》。錄取於 2021 年 2 月 23 日，<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4/30/P2020042900850.htm>。

舞蹈室、演講室、活動室等附屬設施舉行的活動，參與者或觀眾的座位一組不得多過 16 人，並需要保持組與組之間的社交距離；這些附屬設施也和主要設施一樣，入場總人數不得超過原來上限的一半（2020g）。

正當學校分階段復課，表演設施在有條件下重開時，很多中國音樂活動，包括表演和音樂教學都已經遷移到網上平台進行。疫情在隨後的 7 月卻一百八十度改變，確診人數突然上升，其中在坪石邨和慈雲山粥店的感染群組的情況最為嚴峻（明報，2020）。因此，表演設施再次關閉，中小學提早放暑假，限聚令收緊至四人，並在 7 月尾加強至禁止兩人以上在公眾地方聚集。疫情其後繼續反覆，表演設施重開後再關閉，學校分階段復課後又停課，並在 2020 年下半年再出現兩次。2020 年 9 月學期開始時，距離疫情在香港爆發已有一段時間，長則九個月，短則半年。儘管在爆發之初，業界或多或少都措手不及，但在 9 月，大家都明白疫情在短期內消失是根本不可能的，與其坐以待斃，不如著手思考如何在當時的環境下繼續中國音樂活動，當中更有些人早已開始嘗試新方法。換言之，自從 2020 年 9 月以來，大家的焦點多放在找尋一條新的出路，而這條出路或多或少與科技的應用有關。當然，上半年的困境沒有完全消失，防疫抗疫基金在後續的時間再次發放。然而，一種以網上進行的中樂（樂作動詞，musicking）已經開始。

本文以參加「疫情下的中國音樂活動圓桌會議」（香港中文大學中國音樂研究中心與香港中樂團，2021）的八位與會人士為主軸，描述及綜合疫情對他們及他們所屬機構的影響和挑戰，以及他們應對的方法。正如圓桌會議主持陳子晉在開場白提到，中國音樂一詞極難作一個準確的定義，他的範圍及用法也取決於不同的背景和脈絡。基於本文篇幅所限，不可能對疫情如何影響廣義上的中國音樂界作一個全面的描述。故此，本文的第一部分先對這詞範圍作一個簡單的解釋，目的是方便之後展開的內容，希望這詞能有一個明確和一貫的指向。第二部分，本文根據音樂活動的功能和對象把與會者粗略地分成三大方面：表演團體，大專音樂教育，中小學音樂教育。分類的主要原因是與會者以及他們所屬的機構在疫情中都遇上不同的處境，八人所遇的困難不盡相同，也沒有一個適用於所有人的應對方法。以他們的界別功能和服務對象作分類，能較有系統地綜合他們之間的異同。最後，遠端傳輸似乎是應對這疫情時一個不可或缺的課題，本文在最後綜合概括了一些關於網絡在音樂應用的學術著作，希望能引起討論，為疫情中科技的應用帶來一點啟示。

文獻回顧

近月以來，大量關於疫情與音樂的學術著作相繼面世，然而要做一個全面的文獻回顧仍是有一定難度，當中主要的原因是每個音樂界別都受着疫情不同的影響，以致所關心的課題琳琅滿目，研究方法亦五花八門，他們的研究範圍包括民族志報告 (ethnographic report)、音樂教育方法、線上音樂會對群體心理影響等。如同圓桌會議的與會者一樣，學術著作包括了音樂介面的多個面向，更甚的是，研究地點遍佈世界每一個角落，難以進行分類和綜合。故此，以下略舉數篇與圓桌會議內容有關的著作，以拋磚引玉。

去年 6 月，中國音樂研究會出版了第 25 卷通訊，刊登了三篇內地音樂人應對疫情的民族志報告：Stephen Jones (2020) 的文章題為 *Coronavirus 4: Household Daoists in Shaanxi*，記述了在山西省高陽縣的道樂班在疫情下提供喪禮儀式服務。張文昭 (2020) 的文章題為 *Tonight, We are All Wuhan-ers*。疫情發生時作者正身處武漢當地，其文章記載了當地在 76 天封城期間和之後的作品和音樂活動，當中包括使用三弦伴奏的抗疫歌。楊燦 (2020) 則記載了上海音樂學院網上授課的情況，學生在田野方法研討課時，進行了題為「疫情與音樂生活」的線上民族誌考察。

疫情令世界各地的中、小學停課，音樂教育活動被迫轉到網上平台，從事音樂教育研究的都十分關心這轉變的影響，與與會者提出本港中樂教育的問題十分相似。例如，Fautley (2020, pp.193) 指出，音樂教育工作者應對疫情時發展了新的工作模式和技能，這些模式和技能很可能在疫情結束後繼續，變成他們不可或缺的謀生工具，因此，研究遠端學習的利弊變得十分重要。Fautley 也和 Daubney 合作 (2020; 2021)，在連續兩期的 *British Journal of Music Education* 發表關於疫情下英國音樂教育的文章。

互聯網是疫情期間人與人連結的主要方法，線上音樂會也當然成為熱門研究對象。例如 Vandenberg, Berghman 與 Schaap (2021) 以荷蘭的直播電子音樂會為對象，從儀式理論的觀點切入，研究在封城措施下，虛擬音樂活動能否為社會帶來凝聚力，某程度上，他們的研究與張文昭的文章遙相呼應。他們總結 (pp.149)，直播活動能夠把大眾的焦點轉化為集體情緒，產生新的儀式活動 (ritual activities)，直播暫代以往的社交聯繫活動，但卻無法取代其功能。

中國音樂一詞的定義和範圍

儘管已經討論多年，一個周延和準確的中國音樂定義似乎在學術著作上仍是一個不能解決的問題。而且這個問題也不只局限在學術界，普羅大眾理解的中國音樂也因人而異，各自有著不同的說法。在撰寫 90 年代香港中樂活動發展研究報告時，作者徐英輝 (1997) 引述問卷調查的結果，當中發現八成受訪者認為粵曲和中國民歌是中樂，六成認為《梁祝》小提琴協奏曲是中樂。不論贊同與否，於學術著作或是日常生活的用法上，這個詞語都沒有一個客觀的標準。最後作者以文章的研究範圍出發，把中樂一詞指用中國器樂奏出來的音樂。

二十多年之後，筆者在撰寫本文亦面對同一個問題，並採用徐氏以研究範圍為本的方式，找出一個在可涵蓋本文內容範圍的指涉來定義中樂一詞。本文的研究對象以參與圓桌會議的八位與會人士為主軸。會議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音樂研究中心和香港中樂團合辦，在 2021 年 2 月 3 日舉行，與會者來自（按筆劃序）中小學中樂導師及指揮，竹韻小集、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中樂團、香港青少年國樂團、及香港演藝學院。因此，中樂在本文的意思是除了是一種用中國器樂合奏之外，這樂種也經過制度化和專業化，以職業中樂團為代表，除了受到政府的支持外，也在中、小學學習層面建立了一定的訓練規模和系統。因此，本文集中討論這群音樂工作者在疫情中遇到的困難和挑戰。換句話說，很多廣義上中國音樂樂種都不在本文書寫範圍之內。然而，正如圓桌會議主持陳子晉在會議的開場白指出，疫情對儀式音樂、中國戲曲、業餘樂團等其他領域的影響都值得社會上給予等同的關注度。最後再次重申，本文對中國音樂的定義旨在方便下文展開的討論，任何人也不應把它視作為放諸四海皆準的定義。

表演團體

作為九大藝團之一及香港唯一大型職業中樂合奏表演團體，香港中樂團現時演出的編制共有 91 名職業樂師。2020 年 1 月香港開始爆發新冠疫情時，香港中樂團正在歐洲作巡迴演出。根據香港中樂團行政總監錢敏華博士指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音樂研究中心等，2021），疫情對樂團的影響主要有二：在巡迴演出後安全返回香港及回港後保持與觀眾的聯繫和互動。她指出在歐洲演出時，已聽到香港爆發新冠疫情和口罩短缺，樂團立刻採取措施保護團員安全，其中包括：在演出城市搜購口罩，增加口罩儲存量；樂團內實施社交距離措施，例如在各城市巡演的路程中增加休息站和休息時間，以減少團員過於密集擠在同一旅遊巴的機會。最後，樂團及時

在 2020 年 2 月 7 日返抵香港，而特區政府亦在稍後決定封關。

安全返回香港後，由於關閉表演場地和實行社交距離措施，樂團無法作現場的演出，讓樂迷繼續參與中樂團的活動變成樂團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工作。網上音樂會毫無疑問地變成主要的表演活動。例如在 6 月 13 日，香港中樂團連同 3 香港³舉辦《5G 同 Sync 鼓·樂澎湃》音樂會。透過 Facebook 和 YouTube 進行網上同步直播，參與機構包括：香港中樂團、3 香港、新城電台、KKBOX、hmvod 和 JOOX。除了香港中樂團的演奏家外，歌手藝人許靖韻、關智斌、陳家樂及楊天宇也聯袂演出 (ibid)。

Streaming Platforms	
FACEBOOK LIVE	Hong Kong Chinese Orchestra, 3HK, Metro Broadcast
YOUTUBE LIVE	
FACEBOOK LIVE	KKBOX, hmvod, JOOX

5G • Syncs with The Power of Drums HKCO x 3HK⁴

除了《5G 同 Sync 鼓·樂澎湃》音樂會之外，香港中樂團也舉辦了《香港網上中樂節》。這活動由 5 月 12 日開始至 7 月 31 日，歷時約兩個半月，內容分為三個主要活動，包括：新韻傳音 (With New Tunes, We Connect)，徵集香港作曲家有關抗疫故事或鼓勵士氣的作品，形式包括重奏及小合奏，入選者將獲得港幣五千至八千元的象徵式演出權利金 (香港中樂團，2020a)；鼓舞人心 (With Drums, We Hearten)，形式與以上的新韻傳音大同小異，但對象變為香港鼓樂隊伍，邀請他們遞交三至四分鐘的演奏片 (2020b)；最後是八音和鳴 (Through Musicking, We Are One)，邀請所有熱愛中國音樂的人士遞交三至五分鐘的合奏片段 (2020c)。錢總監指出，香港中樂團一共收到 133 首作品，三個活動參加人數超過 1000 人次，香港中樂團也因為組織這次網上中樂節的活動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 2020 年底頒發「尹伊桑獎—2020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音樂創作城市獎」。

在疫情之下，香港中樂團繼續使用大眾媒體與樂迷和觀眾聯繫。由商業電台製作，一連 13 集由阮子健主持的《情有獨鍾》於每一集訪問一位香港中樂團的音樂家、演奏家、作曲家和鍾情中樂的人。節目在 2020 年 12 月 17 日開始，首位受訪者是香港中樂團藝術總監閻惠昌。除此之外，香港中樂團也重製《心樂集》的演出錄影，並放在樂團的 YouTube 頻道。錢總監總結，疫情下樂團最大的挑戰來自科技的應用，現在樂團的日常運作更像是在營運一個「電視台」，中樂團表演的渠道由音樂廳變成網上平台時，傳播媒體的改變出奇地開拓了一個新的觀眾層和市場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音樂研究中心等，2021)，以往一些不會入場觀看樂團演出的人士經網上媒體接觸後認識了樂團，也認識了中樂。對香港中樂團來說，疫情意味著挑戰，也帶來意想不到的機會。

³ 3 香港是香港通訊服務供應商。

⁴ 香港網頁，錄取於 2021 年 2 月 5 日，<https://web.three.com.hk/5gliveevent/index-en.html>。

竹韻小集是一個以表演室內樂和小型合奏為主的專業中樂表演團體，旨在弘揚和推廣中國音樂。竹韻小集行政總監陳照延表示，疫情對樂團帶來的最大影響莫過於財政收支。儘管各團得到香港藝術發展局支持，但仍需要額外的資金營運，然而，社交距離和表演場所的關閉導致音樂活動和樂團財政收入大減。根據陳總監的統計 (ibid)，在 2019 年竹韻小集總共組織和參與 154 場活動，當中包括 88 場外展表演，40 場本地和海外的音樂專場，餘下的二十多場時是公開講座。但這數字在 2020 年急速銳減至約 100 場，當中雖然包括 39 場表演活動，但其中的一半需要以網上形式進行。樂師的薪酬並不是以月薪計算，而是按參與活動的場次發放，演出活動減少直接影響樂師的收入。

竹韻小集應對疫情的方法主要有二：利用網上平台直播或轉播音樂活動；在排練場地重開時，安排樂師進行小組或特別訓練。前者包括重製以往音樂會的片段，以單曲形式在他們自己的網頁和 YouTube 頻道發佈，另外在 6 月至 8 月舉行了數場網上音樂會。後者包括《弦歌不絕》講座音樂會，儘管這場音樂會因疫情一次又一次延期，但音樂會最終在疫情稍為緩和的 10 月舉行。這場音樂會以廣東音樂的發展和精神音樂為主題，除了竹韻小集的演奏樂師外，樂團也請來著名粵劇音樂領導高潤鴻同臺演出，討論環節由余其偉教授擔任主講，白得雲教授擔任主持。



中大音樂系中國音樂研究中心-Centre for Chinese Music Studies, Department of Music, CUHK
2 December 2020 · 🌐

特別通告：有鑑於目前情況，原訂於2020年12月6日（星期日）舉行之「講座音樂會：弦歌不絕——戰火浮生」將會延期舉行，延期場次暫訂於2021年1月17日（星期日）。有關節目延期安排及詳情將稍後於www.westkowloon.hk 公布。請按此瀏覽相關票務安排。票務查詢：(852) 2200 0022或ticketinfo@wkcda.hk。

節目及票務最新安排請瀏覽：
<https://bit.ly/36rtj8e>

弦歌不絕
Lecture-Music Concert
中西蘇鳴
絲絃裡的粵樂
26/7/2020
星期日 Sun 3:00pm
加開一場 Additional session 7:30pm
戰火
Everlasting Cantonese Music
- East meets West in the 1930s and 1940s
編劇 / 主講 / 粵語：余其偉
導演 / 策劃及監製：陳照延

「弦歌不絕」音樂會延期舉行⁵

與香港中樂團相比，竹韻小集同樣在網上平台開拓了新的觀眾層，當中不乏來自海外的樂迷。然而，陳總監指出疫情帶來的挑戰主要來自科技。除了樂團難以應付購買新設備的額外支出外，樂團也沒有足夠財政支援聘請資訊科技專才協助。因此，樂團很難與樂迷在網上平台作即時的互動。總括而言，對音樂的堅持和熱情是他們賴以度過疫情的最主要的資源。

⁵ 中大音樂系中國音樂研究中心 Facebook 專頁 (2020)，錄取於 2022 年 1 月 10 日，<https://www.facebook.com/ccmscuhk>

大專音樂教育

作為培訓中國音樂表演人才的音樂學院，香港演藝學院在 2020 年 3 月 27 日因疫情影響下關閉校舍。根據演藝學院音樂學科主任白得雲教授表示，如何讓教學在疫情下繼續進行，總結疫情的經驗，並歸納其長處用於日後的教學是他們最主要的思考點。

白教授把疫情的影響分為兩個主要階段 (ibid)：第一階段由 2020 年 1 月下旬開始，這個突如其來的疫情讓整個學院都措手不及。在這個階段，他們主要的目標是讓課堂繼續進行，把所有可以移師到網上平台的課堂轉為網上授課。但是，大部分舞台表演和合奏課不是需要停止，就是需要改變學習模式。例如以錄像的模式代替畢業演出，以音樂會報告代替合奏課堂的練習等。白教授強調，除了學生需要習慣新的學習模式外，不少本來傾向面授課堂的資深的導師如余其偉教授、王國潼教授等都在疫情期間使用網上平台授課。

香港演藝學院在 2020 年的上半年忙於試驗不同的教學設備和方法，但在 2020 年 9 月新學年開始時，他們已適應了疫情所帶來的不便，開始回顧上一個學期網上授課的經驗，總結其得失，希望能把網上授課的長處加到未來課程當中。隨著 9 月疫情放緩，社交距離限制減少，校園大部分設施重新開放，合奏課堂亦都重新展開。但是，校園範圍並非完全向公眾開放，所有非演藝學院師生和職員的人士均不能進入。校外觀眾，來自香港中樂團的嘉賓演奏家都不能到演藝廳參與學生的演出。藝術家交流計劃也繼續停止。校內的所有表演只有同學、老師和學校職員能到場欣賞。

儘管疫情帶來不少困難，白教授在當中也看見一些令人欣喜的結果，學生因為在疫情期間無法進行面授課程，間接增加了使用錄音器材協助學習。重複聆聽自己演奏的過程中，學生比平常更容易發現自己演奏上的錯誤，單獨練習時效能提高。白教授指出使用錄音器材協助訓練並不是一件新鮮事，以往教職員也不斷強調其重要性，只是學生不經常跟從。可是，疫情迫使每一個學生使用錄音科技，令到整體成績有所進步。對於香港演藝學院和白教授而言，他們現在最關心的問題是把總結得來的長處加到未來的音樂教育當中。

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所面對的困難與香港演藝學院有很多相通之處，例如：大學早於 2 月中旬便停止所有面授課堂，樂器課堂、合奏課、中樂團活動等。同樣地，資訊科技的應用變成當時最主要的課題，當中也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穫，例如，資訊科技能讓指揮更容易察覺同學的個別表現，能夠平均地照顧每一位同學的需要。音樂系主任劉長江教授表示 (ibid)，維持音樂系正常運作是疫情影響下的一個主要挑戰。學系不單需要跟隨衛生防護中心的指引，也要跟隨大學內部發出的守則，加上學校不時實施在家工作，需要以視像會議聯繫系內的教職員，令原本繁重的工作量百上加斤。疫情期間，音樂系除了要適應新的教學設施和模式外，也要對不同的部門呈交報告。

中文大學中國音樂研究中心舉辦的活動也因疫情影響而延期或改到網上進行。網上活動包括：與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合辦的「嶺南文化欣賞系列」，在 2020 年 10 月至 11 月，一連四個星期透過 Zoom 平台直播；在翌年 2 月 3 日聯同香港中樂團舉辦「疫情下的中國音樂活動」網上直播圓桌會議。延期活動包括：與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合辦，暫定在 4 月 10 日再舉行的紀念粵樂大師王粵生講座系列的第六講；而與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合辦，竹韻小集演出的《絃歌不絕—戰火浮生》講座音樂會則一再延期，暫定 2021 年 3 月 28 日舉行。



中大網上音樂講座活動⁶

疫情也對研究生課程帶來嚴重影響。正當學校在 2 月停止所有面授課堂之時，音樂系正在教授有關研究方法和田野考察方法的課程，課程的一大重點是要求學生在學期末時呈交一篇田野考察 (fieldwork) 報告。疫情爆發使到參與觀察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不能實地進行，同學只能夠以網上或電話訪問取代。同學研究的中國音樂課題琳琅滿目：儀式音樂、廣東音樂、音樂與旅遊、業餘音樂組織等都是研究對象，考察地點遍佈大江南北，包括香港、廣東、陝西、山東等地。14 天隔離檢疫措施無疑阻礙了所有的研究活動，一些同學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需要使用以往田野考察的資料來撰寫期末報告。

中小學中國音樂教育

音樂事務處（下稱音事處）由康樂及文化事務處管理，在本地社區推廣音樂和組織音樂訓練是該處主要的服務和宗旨。音事處除了提供價錢相對經濟的樂器訓練課程給予本地的青少年之外，一年一度的香港青年音樂匯演和青年音樂營是該處舉辦的兩大活動，也是很多在中小學參加過樂器訓練的學生的共同回憶。一般而言，香港的中小學樂團每一個學年都會參加兩次比賽：上學期 12 月，由音事處舉辦的青年音樂匯演；翌年 2 至 4 月，由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舉辦的音樂節。然而，在疫情影響下，這些活動很多都被迫取消。

負責中國音樂活動的高級音樂主任徐英輝也把疫情的影響分為兩個主要階段，並以 2020 年 9 月為分水嶺 (ibid)。由於青少年是音樂事務處主要的服務對象，當教育局宣佈停課堂時，音樂事務處也跟隨相關指引，停止樂器訓練班的活動。換言之，教育局早於 2020 年 2 月延長農曆年假，樂器班也在當時受到直接影響。5 至 6 月，音樂事務處透過 WhatsApp 和錄音科技進行網上授課。與此同時，導師們製作樂器介紹的短片，為下一學年新加入樂器訓練班的學員準備學習教材。隨後疫情緩和，除吹管樂外，大部分的樂器訓練班在 6 月至 7 月期間復課。但這短暫的復課很快被第二波疫情打斷，全港提早放暑假，青年音樂營也被迫取消。音樂事務處在暑假期間特別購入平板電腦，wifi 蛋（即隨身分享 wifi 的裝置），為未來學期網上教學作準備。徐主任指出音

⁶ 中大音樂系中國音樂研究中心 (2020), 「嶺南文化欣賞系列 (一) 樂在其中：體驗中國音樂」，錄取於 2022 年 1 月 10 日，<https://ccmscuhk.wpcmstaging.com/2020/11/17/> 「嶺南文化欣賞系列 - 樂在其中：體驗中國音樂」。

事處現在的課堂主要在 Zoom 進行。至於樂隊訓練，由於吹管樂器無法參與，現在的排練都無法使用慣常的樂曲，導師們要為新的樂隊組合尋找其他樂譜。當排練設施關閉，樂隊訓練無法以面授形式進行時，指揮便會向學員分發 MP3 檔案，學員須一邊聆聽，一邊跟著演奏，並把演奏錄音傳送回音樂事務處和導師手中。很多學校在新學年都無法以面授形式繼續樂隊訓練，加上 11 月第三波疫情爆發，2020 年年尾舉辦的青年音樂匯演也被迫取消。

或許，錄音科技的應用提升了音樂學院學生的進步幅度，但對初學者來說，取消面授課堂帶來的困難是難以估計的。徐主任認為，初級樂器訓練班的學習進度比以往慢，不少兒童或少年學員尚未了解樂器構造，無法進行調音，導師們經常在音準有問題的情況下進行「不協和」的網上教學。唯一的解決方法是請家長定期把樂器帶回音樂中心，讓導師進行調音，再帶返家中給孩子練習。由於疫情影響學習進度，音樂事務處決定暫停每年的升級，讓學員能有較長的時間學習。

很多中國音樂導師都是以自由工作者的身份投入到中小學的音樂教育，他們包括半專業音樂愛好者，受音樂學院訓練的學生或畢業生，也有表演團體的演奏樂手；當中很多人以全職教授音樂維生，也有兼任代課老師；職責包括樂器訓練和指揮學校樂團。不論他們的音樂背景如何，在疫情影響下，中小學的中國音樂活動似乎受到了最嚴重的影響，學生無法繼續上面授課堂自不在話下，很多音樂導師也失去了主要的經濟收入來源。

如上文所述，校園因疫情而關閉，終止了所有的面授課堂。所有的中國音樂教學活動移師到網上進行，圓桌會議的其中一位與會者胡栢端在會上表示，他在疫情發生時是四間中小學樂團的指揮，樂團規模包括 20 至 30 人的中型合奏團體至超過 60 名團員的大型樂團不等，都以網上形式進行排練。香港青少年國樂團總監吳朝勝也表示 (ibid)，以往樂團借用中小學場地作排練之用，學校都因公共衛生和安全理由停止向他們提供場地，樂團需要在 Zoom 進行排練。在疫情爆發之後，樂團訓練的模式改變，導師們都認為網上教學對學習效能有所影響。加上傳播媒體的限制，導師們需要更改課堂內容，以往較多時間著重提升演奏技巧，現在以講授音樂理論及知識為主。

吳老師也是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音樂委員會委員，參與校際音樂節的組織工作。校際音樂節很多時借用中小學作比賽場地之用，學校停課代表沒有比賽場地，2020 年的中樂合奏比賽也基於安全考量取消。只有獨奏和二重奏比賽改以網上形式繼續舉行，獎項也由以往冠，亞，季軍各一名變為金，銀，銅獎。參賽者只要獲得一定的分數便可獲獎。吳老師指出這樣的改變是希望更加多參賽者能夠獲得嘉獎，鼓勵他們在疫情期間堅持樂器訓練。2021 年的第 73 屆校際音樂節也繼續相關的獎勵安排。中樂小組合奏及中樂團組別比賽繼續取消，香港電台第四台中國樂器獎學金不設決賽，獨奏等各項的比賽以網上形式進行（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2020a），參賽者需要預先錄製演奏參賽歌曲的影片，上傳至 YouTube，然後在 3 月中填寫及交回影片連結網上表格（2020b）。比賽影片有多項指引需要跟隨，例如：拍攝時需要一鏡到底；剪接，特別效果及後期製作一律禁止；影片和聲音需要現場錄製，不許使用任何配音等。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音樂委員會更特別為錄影模式製作影片拍攝指引，內容包括不同樂器的建議拍攝角度，例如木管和銅管樂器建議側拍或斜拍角度拍攝；參賽者的面部和雙手需要清楚呈現；整件樂器需要完整地出現在影片中，若樂器遮蔽手指，參賽者需要更改拍攝角度等等（2020c）。儘管主辦單位已經想方設法讓比賽繼續進行，並設有 213 個比賽項目（2021a），但樂團比賽取消明顯影響參賽人數。根據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的官方網站統計資料顯示，疫情發生前的兩屆比賽平均有 125,000 報名參賽人物次數（2021b），今年第 73 屆學校音樂節則只吸引 25,000 人參加（2021a）。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之個別樂器錄影指引⁷

香港青年音樂匯演、校際音樂節中樂合奏比賽暫停舉行，不單減少學生的演出機會，更可能在中小學中樂教育引發一個更大的危機。圓桌會議的另一位與會者黎家棟認為，樂團比賽是在中小學推廣中樂最重要的一環。黎老師現時在多間學校樂團擔任指揮，他指出（私人訪問，2021年3月1日），樂團比賽很多時候是推廣計劃的第一步。樂團以學校的名義出賽，勝出比賽為學校爭光，這種活動一向較受校長、老師和家長歡迎，也能令一些不想冒風險，投放大量資源的學校踏出第一步。樂團獲得初步的成績後，導師們更容易說服學校加開更多樂器班，家長的參與更為踴躍。取消樂隊比賽意味著學校投放在中樂教育的資源的意欲降低，樂器班減少，導師的工作量下降。

根據黎老師的理解，樂器班、樂團排練和比賽三者早已成為中樂教育的主要構成部分，每一項不單止不可或缺，更相輔相成，每一項都對學生有很多益處。儘管很多音樂導師都贊同美育是音樂教育的最終目標，透過學習音樂提升對美的追求，豐富生命，但是效益主義是一個無法被忽略的事實。在音樂比賽取得成功，有助學生填寫履歷，學校也能從中得益，提升校譽。黎老師並不反對這樣的觀點。相反，他認為比賽迫使學生持續進步/練習，提升競爭的心態，建立追求卓越的態度，這些都是比賽帶來的正面影響。或許，有一天他們在練習中會發現音樂最終極的價值。總括而言，美育不是中小學中樂教育的唯一目標。比賽、練習等也帶來其他正面影響。然而，學校舉辦樂團的意欲下降，隨之而來的音樂活動也無法展開，美育固然無法實踐，其他音樂帶來的正面影響也不可能出現。

黎老師認為，以往很多中樂導師在教學上都積極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但在疫情影響下，沒有比賽帶來的壓力，能否令學生和家長投入網上課堂變得至關重要。除此之外，網上教學需要一套與以往面授課堂不盡相同的教學技巧。以往老師能在學生面前親身示範，透過身體語言，甚至進行手把手教學。相反，網上教學成功與否完全取決於導師的語文溝通能力，準確簡短地表達意思變得十分重要，例子包括把教學內容量化、給予學生明確的練習目標等。他總結，現在網上授課好像在進行直播節目，扼要的表達和激發人心的說話技巧是不可或缺的。

網上授課遇到不少困難，但也出現令人鼓舞的狀況。黎老師發現有10至20名學生在網上授課後技術大幅提升，有能力參加新一屆校際音樂節比賽。這並不是單一案例，胡老師也發現相似的情況，一些水平一般的同學在網上授課實施後學習突飛猛進。黎老師懷疑在家學習，沒有其他同學影響分心，可能讓一些專注力較低的學生集中上課，也有一些因為家中的熟悉環境減低上課的壓力，令學習效能提高。

⁷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2020),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錄影模式影片拍攝指引》。錄取於 2021 年 3 月 2 日, https://www.hksmsa.org.hk/download/VSM/73M_VSM_shooting_guideline_Chinese

胡老師（私人訪問，2021年3月1日）仔細分享了他如何在疫情下進行排練。在疫情來臨初期的三月至五月，樂團排練變為樂曲分析、基本音樂理論和音樂欣賞三個部分。在樂曲分析方面，由於在停課之前，大部分樂隊都在排練某些特定樂曲，他便因勢利導，使用排練的樂曲解釋和聲，結構和聲音引導 (voice-leading) 等問題。基礎樂理知識包括二部或三部視唱，樂譜閱讀，數復合拍子等，儘管他教授的內容與現時校內的音樂課有很多相同之處，他發現學生一般都是紙上談兵，要轉化到樂團作實際應用存在困難，故此，他有必要再進行一次簡介。最後的一項是音樂欣賞，他會播放不同樂團的片段，與學生討論。影片也包括中樂和西樂的作品，專業樂團和學生樂團的表演和排練片段。例子包括 Leonard Bernstein、Valery Gergiev、West side Story、盧亮輝的《春》、《夏》、《秋》、《冬》等等。

進行網上 Zoom 授課，很多內容和方法都需要更改和修正。以二部或三部視唱為例，學生首先需要開啟網絡攝影機，關閉自己內置的麥克風，觀看和聆聽老師的示範。Zoom 平台無法容許多聲道同時在網絡上傳輸，因此無法讓兩人或以上同時透過聲音溝通，必須等待一人完成發言，才能讓另一人繼續。據胡老師回憶，Zoom 在 7 月左右的更新令這個軟件更加難作網上音樂授課活動。Zoom 更改了主持的權限，令主持無法開啟參與者的麥克風。以往，正當學生全神貫注地跟著螢幕的指示視唱時，指揮會轉到畫廊檢視模式，觀看學生的口型是否與示範有出入，若發現問題，他會開啟學生的麥克風，直接聆聽學生的視唱。Zoom 的更新讓這樣的操作無法再繼續進行，現在他只好叫學生下課後傳回視唱的錄音，以供批改。

若指揮想在 Zoom 重構樂團訓練的環境，讓學生能在螢幕上看到指揮，透過耳筒聽到整個樂團發聲，他必須透過其他軟件，複製整個聲音部分，再把聲音檔案與指揮的錄像檔案同步。胡老師指出這樣的過程並不容易，也存在兼容等的技術問題。在預備樂團聲音檔案時，樂曲中拍子自由的部分多被刪去。若樂曲需要放慢練習，每一個放慢的速度都需要預備一個獨立的聲音檔案。完成錄製聲音檔案後，他便根據不同的速度錄製指揮的影像，最後把兩個檔案同步，並在網上授課時播放。與面授課堂相比，以往他只需閱讀樂譜，在排練時到場指揮便可，現在網上授課的課前準備令工作量大增。進行網上排練時，他要求學生開啟網絡攝影機，並縮放到清楚拍攝學生雙手的位置，與此同時，學生帶著耳筒，觀看著螢幕裏指揮的訊號，跟著演奏。Zoom 的設計原意是用來作視像會議，並不是作排練之用，它的缺點在排練時表露無遺。胡老師發現由他播放影片開始，影像和音像透過網絡傳輸，到達學生的螢幕前，學生跟著演奏，而演奏的錄像再經過同一個渠道傳回指揮的電腦，整個過程平均需時 0.1—0.2 秒。儘管指揮能夠在自己的心內調節網絡傳輸所引起的延遲，但是不穩定的網絡有機會增加延遲的時間。那時，他只好請學生重新連接路由器。換言之，網絡的質素，傳輸速度是網上排練成功與否的其中一個關鍵。

疫情不單令工作量百上加斤，老師們對中小學中樂教育中的科技應用也表示關注。胡老師對網上排練的效能表示懷疑。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是學生電腦內置的麥克風質素問題，不能準確和有效地反映音色。要求學生配備錄音室的設備是不切實際，一支電容式麥克風加上其他的配備可能等於初學者樂器的價錢。因此，老師們只好集中解決節奏和音準的問題，音色和音樂的表現則需留待面授時再處理。另一方面，黎老師認為錄音設備不可能取代現場表演，同學們不需承受巨大的舞臺壓力，無法累積經驗。對於家長來說，錄像無法取代親眼看見自己孩子在台上表演的喜悅。

與學生和家長溝通當然不只局限於網上授課，更多時候是在 WhatsApp 進行。黎老師表示現時學生會把練習錄音，每星期傳給老師，他每一星期有超過 500 段錄音需要批改。除學生練習錄音外，他也需要和學校音樂老師

和家長聯繫，一通電話最長試過有二至三小時。家長除了詢問音樂內容之外，也會與他講述學生校內成績，日常生活等內容。他笑言現在的工作除了教授音樂外，彷彿也在擔任社工。

在疫情的影響下，科技的應用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課題。因此以下一節將綜合一些關於遠端傳輸在音樂上的應用的研究，希望為在疫情中科技的應用帶來一點啟示。當然，以下的研究在不同的背景進行，音樂種類，科技設備也盡不相同，切忌把這些研究搬字過紙，當作解決當前困難的靈丹妙藥，下一節的內容也只是希望能引起討論和思考。

遠端訊息處理

早於 70 年代，遠端訊息處理 (telematics) 已在不同的藝術範疇應用起來，這一領域的其中一位先驅藝術家名為 Roy Ascott，他除了把藝術和科技結合外，也撰寫了不少有關方面的心得。在藝術史學家 Shanken 所著的 *Telematic Embrace* 一書中，他詳細記錄了 Ascott 於 50 年代便開始相關的實驗和研究 (Ascott, Shanken, & Shanken, 2003)。在 Ascott 眼中，遠端訊息處理是以計算機為媒介的傳播網絡，而這個網絡把受到地理原因分隔的個體、機構、人工智能和感知連結起來 (Ascott, 1990)。50 年代興起的模控學 (Cybernetics) 為後來的發展提供基礎，隨著互聯網的技術在 70 年代一日千里，兩者的成果結合，催生了我們所認識的遠端訊息處理。

模控學始於 1950 年代，這個界別的研究目標是希望透過介入資訊在反饋迴路進出和流量，預測和控制不同的機械和生物系統 (Ascott et al., 2003, pp.18)。換言之，系統內的個體或元素置身一個巨大網絡之中，猶如蝴蝶效應 (Butterfly effect)⁸ 般互相影響，透過訊息傳遞和反饋迴路，整個系統能夠達致一個在運行時自行調節的平衡狀態。任何資深的樂迷，或在大專院校曾經修讀基礎音樂課堂的學生都不會對 John Cage 的 4' 33" 感到陌生。Shanken 建議我們把這戰後西方音樂作曲手法與模控學作類比：整首樂曲就是一個系統；作曲家製定的樂曲演奏方法就像反饋迴路；指揮、樂手、觀眾是整個系統中的構成元素，每人發出的任何聲音都會影響到其他人；聲音就是在這個系統中流動的訊息。

Ascott 對模控學的理解某程度上把藝術看成傳統和當代，並把兩者二元對立起來。他認為藝術是一種行為，這種行為中軟件取代硬件；創作的過程佔主導地位，也遠比最後的製成品重要；這個過程不是一個結構，更像是一個系統 (Ascott, 2003, pp.153)。從以上的引文推斷，Ascott 很可能會把有樂譜定稿的音樂視為傳統，以即興為主的表演歸納為當代，例如，貝多芬第九交響曲比喻成最後的製成品，John Cage 的 4' 33" 視之為過程；《秦兵馬俑幻想曲》是一個結構，《歡樂歌》為一個系統。總括而言，Ascott 的藝術觀認為表演應是一個系統，藝術表演的意義並不是一成不變，或潛藏在創作人的意圖或作品的結構中。相反，意義在不斷的互動中產生。Shanken 認為 Ascott 的想法與「後結構理論中對知識和存在的理解不謀而合」(Ascott et al., 2003, pp.43)。

藝術家在 70 年代接觸到計算機和電子通訊的設備後，以之與以往的模控學結合，Ascott 認為以往的藝術形式很多時受到其實物載體和地理位置所限，而電子通訊帶來的改變就是衝破這方面的局限 (ibid, 53)。換言之，模控學系統中的構成元素能夠不受距離的限制。若以藝術家來作類比，電子通訊的出現代表散佈世界各地的人都能透過這個網站即時連結起來，大家的信息和想法在這個網絡內自由流通，最後達至一個去中心化，互相影

⁸ 意指任何微小的變化都會產生連鎖反應，影響整個系統

響的狀態。Ascott 遠端訊息處理的思考明顯有模控學的痕跡。Ascott 認為這新的科技強調藝術創作的過程，把藝術家、藝術品、觀眾放置於一個傳播網絡之下。

Ascott 認為遠端訊息傳送的潛能並不只流於打破地理局限，他更希望新的科技能打破時間的局限 (ibid, 53)。藝術家散佈世界每一個角落，天南地北意味著實時演出受到時差限制，一場音樂會以正常時間晚上 7 時開始，電腦另一端的演奏家可能已在深夜。Ascott 想像一個像數據庫的藝術過程，這個數據庫 24 小時運作，只要有訊息傳輸，便能與他進行互動。

近 20 年湧現了不少關於科技和音樂的學術著作，有關遠端訊息處理的論文和專著也有不少，研究對象集中討論跨文化的網絡音樂會。這些音樂會旨在連結不同地區，不同文化背景的藝術家作同臺演出。Mills 的著作更加提出一些符號學的問題，叩問意義如何在跨文化的互動下產生 (Mills, 2019)。當然，資訊科技在疫情下的運用很少涉及跨文化交流，Mills 的討論並不在本文研究範圍之下。長話短說，當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家被放置在同一個網絡空間內，各自本身的文化規範暫時消失，他們也進入闕限狀態 (Liminal State)，Mills 研究他們如何理解其他人所發出的信息，進行互動，甚至即興表演。更重要的是，音樂家們如何把已有的音樂操作和知識在新場景下使用和表現。

在疫情當中，任何參與網上課堂的老師和學生都無一例外地感受過網絡延遲的影響，分別只會在於多與少。延遲是網絡音樂會遇到最棘手的問題，因此所有學術著作都在這方面詳細討論。在網上音樂會的背景下，Rofe 和 Reuben 建議我們把延遲理解為「一個樂手在電腦的一端發聲，聲音經過電腦傳輸，在另一樂手電腦發聲之間所需的時間」(Rofe & Reuben, 2017, pp.167)。所有音樂合奏本身都存在延遲，例如指揮發出訊號，樂手察覺後在樂器發出聲音之間的時差，因為樂手和指揮相距甚近，延遲很難被察覺，遠端傳輸音樂只是因為二人的實際距離增加而把延遲拉長。Braasch 把這個延遲細分為兩個主要部分：「因為實際距離而引起的傳輸延遲 (transmission delay) 和因信號處理而產生的延遲 (signal-processing delay)」(Braasch, 2009)。光速是傳輸信號的最高速度，換言之，傳輸延遲取決於實際距離，音樂家的實際距離與延遲成正比。後者取決於「類比數位轉換的速度，數據提取速度，路由過程和數位類比數位轉換的速度」(ibid)。儘管 Braasch 指出，在適當的網絡配備下，因信號處理而產生的延遲少之又少，在計算上可以省略。但在年後 Rofe and Reuben(2017) 的網絡樂團研究指出，信號處理是延遲的主因，他們研究的對象很多都尚未配備適當的網絡設施。另外，網絡流量和 wifi 也會增加傳輸延遲。

在 Rofe 和 Reuben 的網上樂團研究中，解決延遲的辦法並不是發明極高速的網絡設備。相反，他們把延遲變成網上樂團的一個特色，包含在音樂創作和作品之內 (Rofe & Reuben, 2017)。他們把延遲增長並穩定在一個指定的時間裏，使它能夠剛好配合音樂的速度和節奏。例如，在一首速度為一分鐘 72 拍的樂曲中，一拍約佔 0.83 秒，將網絡延遲延長和穩定在 0.83 秒上，樂團的所有聲部便能對齊。指揮在電腦一端給予信號，信號在 0.83 後出現在樂手的電腦上，樂手所作的音樂再用 0.83 秒傳回指揮電腦。樂手不會察覺延遲，而指揮就像在音樂開始之前給了兩個空拍。對齊似乎是網上樂團最難克服的問題，因此不少新創作的作品以即興音樂為主，避開這個技術上的問題。總括而言，在網上樂團的研究中，傳播媒體，音樂模式，和內容似乎互為影響，只要有一方改變都會牽一髮動全身，反之亦然。

總結

本文首先簡單概說疫情自去年年頭開始對香港的影響。之後，以參加「疫情下的中國音樂活動圓桌會議」的八位與會人士為主軸，描述及綜合疫情對他們及他們所屬機構的影響和挑戰，以及他們的應對方法。最後，遠端傳輸是在應對這疫情時一個不可或缺的課題，本文在最後綜合概括了一些關於網絡在音樂應用的學術著作，希望能引起討論，為在疫情中科技的應用帶來一點啟示。本文脫稿於 2021 年 3 月上旬，當時疫情尚未完結，難以總結整個疫情和中樂界的應對，任何的評論似乎都太過武斷，至於疫情之後中國音樂將來何去何從，大家拭目以待。

參考資料

中文參考資料

一手資料

- 政府新聞處 (2020 年 2 月 14 日 a)。《行政長官抗疫記者會開場發言》。
取於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2/14/P2020021400832.htm>
- 政府新聞處 (2020 年 2 月 26 日 b)。《防疫抗疫基金督導委員會召開首次會議》。
取於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2/26/P2020022600671.htm>
- 政府新聞處 (2020 年 3 月 6 日 c)。《「防疫抗疫基金」下「藝術文化界資助計劃」最新進展》。
取於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6/03/P2020060300374.htm>
- 政府新聞處 (2020 年 3 月 28 日 d)。《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羣組聚集）規例》。
取於 0，<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3/28/P2020032800716.htm>
- 政府新聞處 (2020 年 4 月 9 日 e)。《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就抗疫措施及「保就業」計劃與傳媒談話內容》。
取於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4/09/P2020040900395.htm>
- 政府新聞處 (2020 年 4 月 20 日 e)。《教育局向業界提供更多紓困資助》。
取於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4/21/P2020042100672.htm>
- 政府新聞處 (2020 年 6 月 17 日 f)。《康文署公共服務最新安排》。
取於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6/17/P2020061700357.htm>
-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音樂研究中心與香港中樂團 (2021 年 2 月 3 日)。〈「疫情下的中國音樂活動」網上直播圓桌會議〉。
取於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YFhIgwVrro&t=5210s>
- 香港中樂團 (2020a)。《香港網上中樂節 - 新韻傳音》。
取於 2021 年 3 月 7 日，<http://hkco.org/tc/Others/NetFestival-Composition.html>
- 香港中樂團 (2020b)。《香港網上中樂節 - 鼓舞人心》。
取於 2021 年 3 月 7 日，<http://hkco.org/tc/Others/NetFestival-Ensemble.html>
- 香港中樂團 (2020c)。《香港網上中樂節 - 八音和鳴》。
取於 2021 年 3 月 7 日，<http://hkco.org/tc/Others/NetFestival-Ensemble.html>
-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2020a)。《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錄影模式」下取消的項目》。
取於 2021 年 3 月 2 日，https://www.hksmsa.org.hk/download/73M_SuspendedClasses.pdf
-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2020b)。《錄影模式常見問題 (2020 年 12 月 24 日更新)》。
取於 2021 年 3 月 2 日，https://www.hksmsa.org.hk/tc/?page_id=4435
-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2020c)。《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錄影模式 - 影片拍攝指引》。
取於 2021 年 3 月 2 日，https://www.hksmsa.org.hk/download/VSM/73M_VSM_shooting_guideline_Chinese.pdf
-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2021a)。《學界年度盛事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在新冠疫情期間吸引逾二萬五千人參與》。
取於 2021 年 3 月 18 日，https://www.hksmsa.org.hk/download/73M_press_release_opening_chi.pdf
-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2021b)。《過往優勝者及有關統計數字》。
取於 2021 年 3 月 18 日，https://www.hksmsa.org.hk/tc/?page_id=879

報刊及雜誌

杜芷之 (2020年2月3日)。〈香港藝術節 已有樂團退演〉。《香港經濟日報》。

取於 [https://paper.hket.com/article/2554247/香港藝術節 %20 已有樂團退演 ?mtc=40001&srkw= 已有樂團退演](https://paper.hket.com/article/2554247/香港藝術節%20已有樂團退演?mtc=40001&srkw=已有樂團退演)

明報 (2020年12月31日)。〈2020 回顧 | 疫戰一年 回望新冠肺炎陰霾下的香港 2020〉。《明報》。

取於 [https://news.mingpao.com/ins/ 港聞 /article/20201231/s00001/1608788477398/2020 回顧 - 疫戰一年 - 回望 新冠肺炎陰霾下的香港 2020](https://news.mingpao.com/ins/港聞/article/20201231/s00001/1608788477398/2020%20回顧-疫戰一年-回望新冠肺炎陰霾下的香港2020)

董芷菁 (2020年12月)。〈山重水複疑無路?——2020年古典音樂界回顧(中樂)〉。《ARTISM 藝評》。

取於 2021年3月6日, <http://www.iatc.com.hk/doc/106486>

書籍及期刊

除英輝 (1997)。〈九十年代香港中樂活動發展研究報告〉。載於余少華 (主編), 《中國民族管弦樂發展的方向與展望: 中樂發展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 183-204)。香港: 香港臨時市政局。

英文參考資料

書籍及期刊

Ascott, R. (1990). Is There Love in the Telematic Embrace? *Art journal (New York. 1960)*, 49(3), 241-247. doi:10.1080/00043249.1990.10792697

Ascott, R. (2003). Behaviourist Art and the Cybernetic Vision (1966-67). In E. A. Shanken (Ed.), *Telematic Embrace: Visionary Theories of Art, Technology, and Consciousness* (pp. 153).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scott, R., Shanken, E. A., & Shanken, E. A. (2003). *Telematic Embrace: Visionary Theories of Art, Technology, and Consciousness*. Berkeley, UNITED STAT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raasch, J. (2009). The Telematic Apparatus Seen from an Instrument Builder Perspective. *Online supplement to Leonardo music journal*, 19.

Daubney, A., & Fautley, M. (2020). Editorial Research: Music education in a time of pandemic. *BRIT J MUSIC EDUC*, 37(2), 107-114. doi:10.1017/S0265051720000133

Daubney, A., & Fautley, M. (2021). U-turns in the fog: the unfolding story of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music education in England and the UK. *British journal of music education*, 38(1), 3-12. doi:10.1017/S0265051721000048

Fautley, M. (2020). BJME 37-1 Editorial: Music-making continues during the pandemic. *BRIT J MUSIC EDUC*, 37(3), 193-195. doi:10.1017/S0265051720000273

Jones, S. (2020). Coronavirus 4: Household Daoists in Shaanxi. *ACMR Newsletter*, 25(1).

Mills, R. (2019). *Tele-Improvisation: Intercultural Interaction in the Online Global Music Jam Session* (1st ed. 2019 ed.).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 Imprint: Springer.

Rofe, M., & Reuben, F. (2017). Telematic performance and the challenge of latency. *Journal of Music, Technology & Education*, 10(2 & 3), 167-183. doi:10.1386/jmte.10.2-3.167_1

Vandenberg, F., Berghman, M., & Schaap, J. (2021). The 'lonely raver': music livestreams during COVID-19 as a hotline to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European societies*, 23(S1), S141-S152. doi:10.1080/14616696.2020.1818271

Yang, S. (2020). Report on Final Presentations of a Fieldwork and Ethnographic Writing Seminar in Shanghai Conservatory. *ACMR Newsletter*, 25(1).

Zhang, W. (2020). Tonight, We Are All Wuhan-ers: Reimagining Urban Subjectivities, Space, and Music Healing. *ACMR Newsletter*, 25(1).



「疫」流而上： 獨立音樂人在疫情所 面對的挑戰

馮啟思
香港演藝學院

自 2020 年 1 月疫情在港爆發至今，已經過一年零三個月。「限聚令」的影響下，百業凋零，這對各行各業無疑是極大挑戰；當中不少人士仍「疫」流而上，能夠將挑戰化為機遇，正如香港中文大學中國音樂研究中心及香港中樂團為業界提供對話平台，舉辦「疫情下的中國音樂活動」網上直播圓桌會議，邀得業界翹楚從不同崗位與角度展開討論，讓我等業界人士能夠更全面地了解中國音樂活動在疫情期間的機遇與挑戰，實屬轉危為機，為業界立下好榜樣。筆者現於香港演藝學院修讀演奏碩士課程二年級，並即將於本年畢業而全身投入社會，現撰《「疫」流而上：獨立音樂人在疫情所面對的挑戰》一文，記過去一年零三個月，作為即將畢業的音樂學生與獨立音樂人所遇到的難題與及應對措施。

現時本港獨立音樂人（中樂）的收入一般靠教學維持，例如任小、中學樂器班導師或樂團指揮；其次有不定期的演出工作，此類收入的變數較大，而且薪金差異不小，因人而異；部份人亦能作曲、編曲、錄音、混音、錄影、演講等，屬個別例子。疫情爆發之前，筆者的收入主要由三部分組成，一、教授樂器班，二、不定期演出，三、香港賽馬會音樂及舞蹈基金所頒之獎學金。

自疫情爆發，小、中學停課與及政府頒「限聚令」，樂器班亦停止面授。聞有行內人士所述，其所任教的樂器班全部被取消，收入跌為零。相較之下，筆者則尚算幸運，所授的樂器班仍有一半左右得以開課，惟收入減半，影響經濟能力。而自上年 1 月疫情爆發至今，這些樂器班均以網上授課取締面授課堂，此轉變有優有劣—優者為能夠節省交通時間，將之投入至練習樂器、發展技能、製作音樂的相關工作；劣者為技術問題頻繁出

現，影響學生學習進程。筆者曾因學生有電腦技術問題而無法開課，原本預留了網上授課時間而不接其他工作，卻被學校取消該課的薪金。

過往，除了教授樂器班，筆者亦有不定期接洽演出工作，此部份約佔總收入的兩至三成。過去一年零三個月，康文署曾數度關閉演出場地，大小演出活動受阻。疫情前，筆者曾與某藝團接洽一場演出，亦開始排練數次。演出原定於 2020 年 3 月，後因疫情，一度延期，最近大半年已無消息。疫情期間，筆者又曾與製作公司接洽新年中西音樂演出，擬擔任笛子樂手，最後亦因客人「因疫情而不希望用吹管樂器」而擱置。

疫情下器樂界出現了新常態—網上演奏。本港電訊商於去年推出了 5G 網絡，3 香港與香港中樂團和香港管弦樂團成為 5G 網絡合作伙伴，於互聯網上推出高速網絡直播音樂會。香港中樂團亦製作了兩段音樂影片 (Music Video, MV) 於互聯網上發佈，當中的拍攝和錄音技術皆屬專業水準，相信是由專業的製作團隊製作。直播音樂會和音樂影片對於營運資金充裕的團體來講，是一個非常可行的新方向。再者，能夠在觀眾面前演奏，本是一眾修讀演奏專業的樂手的夢想。

除了職業樂團樂手，本港亦有很多自負盈虧的獨立音樂人，他們與不少樂團樂手同為音樂學院（如香港演藝學院）的畢業生，但發展路向有所不同。疫情之下，這些獨立音樂人少了教學薪金，失了現場演出收入，如此困境之下，若要自行投資舉辦直播音樂會和製作音樂影片其實是火上澆油，並不容易。疫情初期，筆者在家製作低成本音樂影片，例如已投稿港台電視並發佈的笛子二重奏《頂嘴》。影片中，筆者一人分身兩部重奏，所用的拍攝和錄音器材均為智能手機。在家中完成拍攝和錄影後，靠從互聯網學習的簡易剪接技術進行後期製作。筆者原先打算使用蘋果電腦內置的 iMovie 軟件進行影片剪接，惟多番嘗試後，仍未能真實地呈現一人分身的影像，最後選擇購入價錢較昂貴但提供較多功能的影片剪接軟件 Final Cut Pro，方能完成製作，亦令筆者明白到投入足夠資金進行製作的重要性。與大多獨立音樂人一樣，筆者過往未曾接觸過錄音與影片製作，是在疫情驅使下自發學習網上製作技巧，故製作過程屢現問題，最後花了大概一個月完成作品。

至去年年中，香港中樂團舉行了《同聲抗疫—香港網上中樂節》，邀請業界人士拍攝演奏片段，並按演出人數發放資助，由港幣 2,000 元至 10,000 元不等。幸得幾位香港演藝學院的同窗，包括研習粵劇拍和的胡琴手楊健平、香港中樂團胡琴特約樂師林沛權、揚琴手蕭俊賢與中阮手吳百樂之邀請一同合奏，參展作品為《驚濤》。開首，友人僅打算以智能手機拍攝在學院內的演奏，然筆者認為既然有機會取得部分資助，應該把握機會製作較高水準的影片，一方面希望吸引觀眾眼球，另一方面認為作品屬事業的一部分。團隊各人均為專業樂手，製作總不能馬虎。由於資金不算充裕，而筆者亦無製作專業音樂影片的經驗，故邀得胡琴重奏組合「弓弦作樂」的創辦人陸朗文為合伙製作人，共同投資租用中式茶館並聘請專業的錄音及拍攝團隊參與製作，是為筆者與樂界友人第一個廣東音樂影片製作。

一個月後，《驚濤》被納入《同聲抗疫—香港網上中樂節》，我等獲發部分製作費用。於資金不算充裕的情況下，仍期望給觀眾耳目一新的演出，盡力「疫」流而上。

感謝香港中樂團《同聲抗疫—香港網上中樂節》給予機遇讓我等獨立音樂人能夠聚首製作音樂。經一番商討過後，《驚濤》的班底正式成立為常規粵樂合奏小組，取名為「伍人粵 BAND」（英語：TroVessional），展開常規性研究、練習和演出粵樂。儘管學院一度停課，各人仍希望不停交流心得，互相學習。去年 10 月，我等

用手機拍攝，加上簡易影片剪接技術，於 Facebook 上發布「一群餓馬演奏廣東小曲《餓馬搖鈴》」獲不少網民留言和轉發，對小組而言是鼓勵，卻鮮有人知道《餓馬搖鈴》製作除了牽涉演奏，仍要解決錄音問題，小組成員前後花了近一個多月去研究如何在家中錄音，且欠缺錄音器材。最後再次拜託樂界友人陸朗文借出錄音器材作分聲部錄音，並由他負責錄音、混音。所以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儘管一眾樂手有決心研習和演奏，製作資金不足仍是疫境下需要面對的挑戰。

2020 年上半年，筆者於香港演藝學院修讀了一個學科，名為「創意企業」(Creative Entrepreneurship)。該學科由音樂學院院長蔡敏德教授和英國創意企業家 Ian Chance 主教，同學需計劃展出一項與音樂相關的創意項目，於年底進行匯報，並由前校長華道賢教授及兩位主教老師選出優異者，頒予金錢資助完成其計劃。為了發展合奏小組，筆者所匯報的計劃書內容大致為製作廣東音樂音樂影片連宣傳影片，並邀請音樂學者和演奏家作嘉賓，讓參與計劃的樂手獲得製作方面的經驗，同時向音樂學者和演奏家學習取經。

該項目計劃書曾訂名為「廣東音樂網上展演」和「廣東音樂研究所」，申請並獲得香港演藝學院研究生製作費用，以完成首集內容「新生代看廣東音樂—《娛樂昇平》」，作為匯報的示範內容。項目計劃書終獲得學科的經濟資助，正式於互聯網推出，獲余其偉教授意見，定名為「廣東音樂研究室」（英語：Cantonese Music Lab）。「廣東音樂研究室」與「伍人粵 BAND」現正合力製作第二集內容，邀得高胡名家、我等的指導老師余其偉教授作嘉賓，誠為一眾樂手及觀眾之福！


除了香港演藝學院「創意企業家精神」一科和「廣東音樂研究室」計劃給予疫情下的演出機會和製作經費，我等樂手亦自發舉行網上直播音樂會，卻面對不少困難：

1. 缺乏排練場地。我等作為學生，通常於學院使用班房和琴室進行排練。疫情期間，學院一度停課甚至關閉，使排練無法如常進行，故需要湊份租用坊間琴室進行排練。作為學生本來收入不多，疫情下更是雪上加霜，學院關閉對我等而言是一大挑戰。
2. 缺乏器材。承上文所指，由於欠缺營業經費，難以添置專業器材或聘請專業人士進行拍攝和錄音。小組於網上舉行直播音樂會，僅以手機鏡頭及一支外置錄音咪高峰進行直播，導致有觀眾反映：聲畫質素欠佳。筆者十分無奈，同時亦感謝觀眾支持及反映意見。

雖然進行網上直播音樂會困難重重，但疫情期間較少現場演出機會，作為演奏者希望分享音樂，也唯有網上直播。先前的直播音樂會縱然有所不足，小組亦於當中汲取教訓，期望下次好好改善技術問題。疫情固然帶來不少挑戰，但亦成就一個契機：一個讓音樂人停下來思考方向和學習新技能的機會。除了上述困難，疫情期間仍有不少機遇。

由於疫情影響下，小組的活動多為網上演奏，包括直播音樂會和發布音樂影片，通過這些網上渠道，讓各界人士聆聽到本來於音樂廳上演的音樂節目，亦讓其他人得以認識廣東音樂和我等所成立的小組。小組成立短短半年，曾獲邀為港台電視節目《藝坊》錄製音樂表演《醒獅、步步高、驚濤》，又曾代表香港演藝學院參與「全國藝術院校民族室內樂高峰論壇」等。因疫情而生，也因而獲得一些機會。

觀看「疫情下的中國音樂活動」網上直播圓桌會議，分別從藝團、學校、音樂教育等角度展開討論，本文盼延續圓桌會議的討論，嘗試以筆者作為即將畢業之獨立音樂人身分為切入點，分享疫情下的非官方專業團體和人士的實際情況與心得，感謝蔡敏德教授與及同業同儕楊健平、林沛權、蕭俊賢、吳百樂為本文提供資料。最後，萬分感謝香港中樂團及香港中文大學中國音樂研究中心舉辦「疫情下的中國音樂活動」網上直播圓桌會議並出版本集，讓業界人士能夠更全面地了解疫情下的中國音樂活動，也讓筆者有機會執筆記下過去一年零三個月工作與學業上所遇到的機遇與挑戰。



附錄一：香港中樂團疫情下的活動

香港中樂團

「人間那得幾回聞」

英國《衛報》

香港中樂團於 1977 年成立，素有「民樂翹楚」及「香港文化大使」之美譽。樂團經常獲邀於國際著名音樂廳及藝術節演出，足跡遍及歐洲、美洲、亞洲、澳洲、北極圈等多個國家及地方，被譽為當今國際舞台上具領導地位的大型中樂團。樂團編制分拉弦、彈撥、吹管及敲擊四個樂器組別，其中包括傳統和新改革的多種樂器。樂團的拉弦聲部於 2009 年全面使用由樂團研發的環保胡琴系列。演出的形式和內容包括傳統民族音樂和近代大型作品。樂團更廣泛委約各種風格及類型的新作，迄今委約或委編的作品逾 2,400 首。

樂團除了舉辦定期音樂會和藝術教育活動之外，亦秉持著與民同樂的精神，創辦「香港國際青年中樂節」及多個器樂節，與香港市民攜手締造了多個最多人同時演奏的健力士世界紀錄。樂團於 2003 年首創的香港鼓樂節已連續舉辦 19 年，成為一年一度萬眾期待的文化盛事。

樂團一直為中樂傳承及發展努力耕耘，舉辦相關論壇及比賽，與盧森堡現代音樂協會合辦的「2013 國際作曲大賽」及 2017 年的「中樂無疆界—國際作曲大賽」等，為作曲家提供發表創作和交流的平台。樂團於 2011 年創辦全球首屆國際中樂指揮大賽，被譽為中樂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疫情期間，樂團積極透過數位方式和樂迷雲端連情，與市民以樂連心，包括舉辦「網上中樂節」，跟業界同心抗疫；製作逾千萬瀏覽率的 MV 系列及網上音樂廳；更率先於樂季小冊子融入 AR 技術，充分體現藝術與生活互動的潮流。

香港中樂團在藝術、管治管理、藝術教育、市場推廣上皆獲各界高度評價及屢獲殊榮。樂團研製的環保胡琴系列除榮獲國家「第四屆文化部創新獎」（2012）外，更獲多個機構頒發環保及創意獎項，成就屢創新高。

香港中樂團

疫情下(2020年1月-2021年3月)之活動記錄

I. 音樂活動

名稱	類別	舉行日期	舉行地點 / 平台	實體活動 (場次)	網上活動 (場次)	備註
《銀影留聲》	音樂會	2020年1月3-4日 晚上8時正	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音樂會 (2)		售票節目
賽馬會中樂 360 中樂導賞音樂會 (學校文化日 — 樂·戲·知多啲)	音樂會	2020年1月10日 早上11時正 下午3時正	屯門大會堂演奏廳	音樂會 (2)		
樂·融·樂 — 社區音樂會	音樂會	2020年1月11日 下午3時正 晚上8時正	屯門大會堂演奏廳	音樂會 (2)		
歐洲巡演 2020	海外巡演	2020年1月24日 - 2020年2月5日	琉森文化藝術中心 波恩劇院 布魯塞爾藝術中心 不萊梅斯圖爾藝術 中心 蒂羅爾藝術節音樂廳 布達佩斯藝術皇宮 德累斯頓藝術中心	音樂會 (7)		售票節目
同聲抗疫 — 香港網上中樂節		2020年5月12日 - 2020年7月31日	香港中樂團 Facebook 專頁及 YouTube 頻道		影片 (21)	
「環保胡琴專輯」	錄音	2020年6月5-6日	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5G 同 Sync 鼓·樂澎湃》#Drum Challenge 大集合		2020年6月3-13日	香港中樂團 Facebook 專頁及 YouTube 頻道		影片 (23)	
《5G 同 Sync 鼓·樂澎湃》4K 直播慈善音樂會	網上直播	2020年6月13日 下午3時正	直播平台： KKBOX Facebook 專頁 香港中樂團 Facebook 專頁及 YouTube 頻道 3HK Facebook 專頁 及 YouTube 頻道		音樂會 (1)	
「彈撥小組專輯」	錄音	2020年6月19-21日	香港文化中心劇場			
中國節慶中樂 MV 系列 - 《龍船》	拍攝及 錄音	2020年6月24日 (首播)	香港中樂團 Facebook 專頁及 YouTube 頻道		影片 (1)	
心樂集 5G 網上直播音樂會	網上直播	2020年7月3日 晚上8時正	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直播平台： 香港中樂團 Facebook 專頁及 YouTube 頻道		音樂會 (1)	

I. 音樂活動

名稱	類別	舉行日期	舉行地點 / 平台	實體活動 (場次)	網上活動 (場次)	備註
網上排練測試		2020年8月18-28日			工作坊 (7)	
中樂百首精選錄音	錄音	2020年9月25-26日	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中國節慶中樂 MV 系列 - 《追月》	拍攝及錄音	2020年9月28日 (首播)	香港中樂團 Facebook 專頁及 YouTube 頻道		影片(1)	
5G 音樂廳測試	5G 體驗	2020年10月14日	香港中樂團演奏廳	體驗 (4)		
《猶言彈指間》	音樂會	2020年10月17日 晚上8時正	香港文化中心劇場	音樂會 (1)		售票節目
《情有獨鍾》— 商台訪談節目	訪問	2020年10月29日 - 2021年1月21日 (逢星期四播出)	商業電台		專輯 (13)	
中樂百首精選 — 不朽名曲「春江·十面」	網上直播及音樂會	2020年10月30日 晚上8時正	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音樂會 (1)		售票節目
《鼓王群英會》	音樂會	2020年10月31日 晚上8時正	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音樂會 (1)		售票節目
賽馬會中樂 360 《樂·戲·知多D》音樂會	音樂會	2020年11月4日 下午3時正 2020年11月5日 早上11時正及 下午3時正	元朗劇院演藝廳	音樂會 (3)		
「一丹獎」教育頒獎典禮 - 開幕演出嘉賓	拍攝及錄音	2020年11月6日	西九戲曲中心大劇院		影片 (1)	
《中樂百首精選 II — 樂遊華夏》	音樂會	2020年11月13日 晚上八時正	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音樂會 (1)		售票節目
《張敬軒 x 香港中樂團 盛樂演唱會》	音樂會	2020年11月22-29日 晚上8時15分	香港體育館	音樂會(8)		售票節目
中國節慶中樂 MV 系列 - 《冬日》	拍攝及錄音	2020年12月20日 (首播)	香港中樂團 Facebook 專頁及 YouTube 頻道		影片(1)	
中樂伍行	拍攝及錄音	2020年12月22-23, 28-31日	香港中樂團一號排練室/虎豹樂園		影片(5)	
《彈撥樂趣》 直播音樂會	網上直播	2021年1月23日 中午12時正	虎豹樂園地下大廳		音樂會 (1)	
「疫情下的中國音樂活動」圓桌會議	網上直播	2021年2月3日 晚上7時正	香港中樂團 Facebook 專頁及 YouTube 頻道 中文大學		影片 (1)	
中國節慶中樂 MV 系列 - 《大龍鳳》	拍攝及錄音	2021年2月9日 (首播)	香港中樂團 Facebook 專頁及 YouTube 頻道		影片(1)	
《樂旅中國》— 第四十九屆 (2021) 香港藝術節開幕演出	網上直播及音樂會	2021年2月27日 晚上8時正	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音樂會 (1)		售票節目
《余其偉的音樂世界 — 從藝·從教 46 周年》	音樂會	2021年3月5日 晚上8時正	元朗劇院演藝廳	音樂會 (1)		售票節目

I. 音樂活動

名稱	類別	舉行日期	舉行地點 / 平台	實體活動 (場次)	網上活動 (場次)	備註
香港藝術節 《PLAYGROUND》 音樂會	拍攝及 錄音	2021年3月7-19日	無限亮		音樂會(1)	
《樂·融·榮》 社區音樂會	音樂會	2021年3月11日 下午3時正及 晚上8時正	屯門大會堂演奏廳	音樂會(2)		
《心樂集》	音樂會	2021年3月19日 晚上8時正	香港中樂團演奏廳	音樂會(1)		售票節目
香港周 2021@ 廣州 「春江·十面」	拍攝及 錄音	2021年3月9-10日 及 22-24日	屯門大會堂演奏廳及 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音樂會(1)	網上售票 節目 (2021年 5月23日 7:30pm 首播)

II. 網上精彩播放 (超過 200 輯)

名稱	舉行日期	舉行地點 / 平台	網上活動 (場次)	備註
團員介紹：團員來自四面八方，始終如一地追求音樂的至高境界	2020年1月 - 2021年3月	香港中樂團 Facebook 專頁及 Youtube 頻道	超過 200 輯	
HKCO 網上音樂廳				
「心樂集」20周年系列 — 作品選輯				22位作曲家： 27首作品
「鼓聲隆隆同抗疫給自強不息的香港人」				
「愛與中樂同行·HKCO4U」 同心抗疫系列				
音樂發揮愛的力量 — 「中樂知多少」				
國際中樂指揮大賽決賽音樂會精彩擇錄				
香港電台 31 「演藝盛薈」系列				
「港滬同心 樂韻同聲」				香港中樂團 x 香港特區政府 駐上海經濟貿易辦事處
Music Connection				香港中樂團 x 香港駐紐約經 濟貿易辦事處
中樂 360 — 教育音樂會				
中樂 360 — 青少年中樂組別音樂會				

III. 專輯／書籍出版

名稱	類別	備註
「中國民族管弦樂 樂隊演奏片段（專業程度）」二胡、琵琶與敲擊	書籍出版	2020年2月出版
新加坡 — 《劉邦·項羽·兵馬俑》專輯	專輯出版	2020年9月出版
《國際中國鼓樂評級試》考試曲目	書籍出版	2020年10月出版
《揮灑自如 — 中樂指揮培訓與實踐》	書籍出版	2020年11月出版

附錄二：竹韻小集疫情下的活動

竹韻小集

本土精英，文化傳承；植根嶺南，融會中西

重視本土、製作精緻、充滿活力的專業中樂室內樂團，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團體及註冊慈善機構，成立於2003年，以發揚「香港中樂文化」為目標，除深入研習嶺南傳統樂種，亦致力發展本地原創中樂，展現「小而美，簡而精；最傳統，最當代」的藝術特色，以卓越的演繹呈獻香港的聲音。


樂團常任樂師皆為香港各大專院校音樂科系畢業的優秀青年音樂家，具有豐富演出經驗。編制上繼承了傳統絲竹樂的演奏形式，樂器種類齊全，配備嶺南特色樂器，更設有專注於粵樂演奏、創作、推廣及研究的「竹韻五架頭」組合，薪傳具有香港特色的廣府音樂文化。

自成立至今已舉行樂季專場音樂會逾60場及教育外展音樂會逾600場，首演香港作曲家新作逾60首，曾合作演出的國際與香港本地名家不計其數。2007年起13度獲選為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社區文化大使」；2008年起多次代表香港前往海內外交流演出，介紹「香港中樂文化」，足跡遍及亞洲、北美洲及歐洲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曾應邀出席之藝術節活動包括「張家界國際鄉村音樂周」（2011，湖南）、「上海音樂學院民族管樂周」（2012，上海）、「中國-東盟音樂周」（2013及2018，廣西）、「音樂新文化」（2014及2017，香港）、「澳門國際音樂節」（2015，澳門）、「中國國際青年藝術周」（2016，北京）、「絲綢之路國際藝術節」（2016，陝西）、「香港週@台北」（2016，台灣）、「成都國際友城青年音樂周」（2017，四川）、「中國上海國際藝術節」（2017，上海）、「多彩貴州文化藝術節」（2018，貴州）、「鹿兒島亞洲青年藝術節」（2018，日本）、「丟丟銅蘭城國際音樂節」（2019，台灣）等。2015年與台灣、澳門、江蘇三地專業樂團聯合演奏的「聲聞於野——劉天華誕辰120紀念專輯」入圍台灣第28屆「傳藝金曲獎」出版類「最佳傳統音樂專輯獎」；2018年為「嶺南大學知識轉移計劃」錄音及出版「中國音樂的風格——香港作曲家作品集」。

竹韻小集 疫情下(2020年1月-2021年3月)之活動記錄

名稱	類別	舉行日期	舉行地點 / 平台	實體活動 (場次)	網上活動 (場次)	備註
中國樂器課程	教育外展	2020年1月 - 2021年3月	深水埗區及中西區 / Zoom 會議	工作坊(20)	網上工作坊(30)	
社區文化大使計劃： 絲路縱橫	教育外展	2020年1-6月	全港各區 / 竹韻小集 YouTube 頻道	展覽(2)	錄播音樂會(2)	
「當粵劇遇上粵樂」 音樂示範講座	特備節目	2020年1月25日 Sat 2:30pm	港台電視 31		錄播音樂會(1)	
竹韻音樂廳：粵韻流芳 (2014—19樂季)	特備節目	2020年2-3月	竹韻小集 YouTube 頻道		精選樂曲(25)	
悠揚音韻樂中庭： 迎春花開喜洋洋 / 春風 得意步步高	教育外展	2020年3月15日 Sun 12:00pm 及 3:30pm	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 中庭	音樂會(2)		
竹韻音樂廳：印象嶺南 ——好潮 2.0	樂季專場	2020年4月3日 Fri 8:00pm	竹韻小集 YouTube 頻道		精選音樂會(1)	
竹韻音樂廳：光明行 ——紀念劉天華誕辰 120周年音樂會 2.0	樂季專場	2020年4月23日 Thu 8:00pm	竹韻小集 YouTube 頻道		精選音樂會(1)	
竹韻音樂廳：南音粵韻 ——阮兆輝與竹韻小集 2.0	樂季專場	2020年5月1日 Sun 3:00pm	竹韻小集 YouTube 頻道		精選音樂會(1)	
我們在乎你音樂會 1	特備節目	2020年5月3日 Sun 9:00pm 5月7日 Thu 4:00pm 5月9日 Sat 7:30pm	香港電台第四台 / 港台電視 31		錄播音樂會(3)	
社區文化大使計劃： 樂韻無障	教育外展	2020年6-12月	全港各區 / Zoom 會議	音樂會(15)、講 座(1)、工作坊(1)	直播講座(1)、 工作坊(3)	
竹韻音樂廳： 粵樂琵琶行萬里—— 昭君出塞二千年 2.0	樂季專場	2020年6月10日 Wed 7:00pm	竹韻小集 YouTube 頻道		精選音樂會(1)	
香江粵韻百載情	特備節目	2020年7-9月	康文署文化節目組 YouTube 頻道、 香港駐京辦「七十一 號文藝」騰訊視頻及 bilibili 平台		錄播音樂會(8)	
竹韻音樂廳：南北大千 ——孫永志的笛樂世界 2.0	樂季專場	2020年7月10日 Wed 8:00pm	竹韻小集 YouTube 頻道		精選音樂會(1)	
竹韻私伙局：國樂新聲 《康定城的月光》	特備節目	2020年9月30日 Wed 9:00pm	竹韻小集 YouTube 頻道		錄播音樂會(1)	
悠揚音韻樂中庭： 音樂劇場「香港走透 透」/ 秋月胡弦	教育外展	2021年3月7日 Sun 1:00pm 及 4:45pm	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 中庭	音樂會(2)		

名稱	類別	舉行日期	舉行地點 / 平台	實體活動 (場次)	網上活動 (場次)	備註
竹韻私伙局：「歌聲永不落——湯良德的二胡藝術」示範講座	特備節目	2020年10月15日 Thu 7:30pm	竹韻小集 YouTube 頻道		錄播講座(1)	
絃歌不絕——春華秋實	樂季專場	2020年10月26日 Mon 3:00pm 2021年2月12日 Fri 8:00pm 及 2月17日 Wed 2:00pm	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 香港電台第四台	講座音樂會(1)	錄播音樂會(2)	售票節目
「淘藝」社區演藝計劃：音樂劇場「電車走過的日子」	教育外展	2020年11月22日 Sun 11:30am	健彩社區會堂	音樂會(1)		
「未來的傳統——數碼時代的粵樂薪傳」示範講座 1：粵樂作品風格與《騰雲》的創作特色	特備節目	2020年11月30日 Mon 8:00pm	竹韻小集 Facebook 專頁		直播講座(1)	
藝坊星期天 / The Work's：絃歌不絕——戰火浮生	特備節目	2020年12月2日 Wed 5:30pm 及 12月6日 Sun 5:30pm	港台電視 31		錄播音樂會(2)	
「未來的傳統——數碼時代的粵樂薪傳」示範講座 2：粵樂樂器演奏與《一葉知秋》的創作特色	特備節目	2020年12月3日 Thu 8:00pm	竹韻小集 Facebook 專頁		直播講座(1)	
「未來的傳統——數碼時代的粵樂薪傳」粵樂創作發表會	特備節目	2021年1月25日 Mon 8:00pm	竹韻小集 Facebook 專頁		直播音樂會(1)	
竹韻私伙局：國樂新聲《良宵》	特備節目	2021年2月11日 Thu 9:00pm	竹韻小集 YouTube 頻道		錄播音樂會(1)	
竹韻直播室：春夜聞笛——笛簫音樂在香港	特備節目	2021年2月24日 Wed 8:00pm	竹韻小集 Facebook 專頁		直播講座音樂會(1)	
清音雅集——嶺南箏樂的對話	樂季專場	2021年3月6日 Sat 7:30pm 及 3月13日 Sat 8:00pm	竹韻小集 Facebook 專頁 / 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	音樂會(1)	直播講座(1)	售票節目
悠揚音韻樂中庭：春回大地百花開 / 音樂劇場「香港走透透」	教育外展	2021年3月7日 Sun 1:00pm 及 4:45pm	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 中庭	音樂會(2)		
「淘藝」社區演藝計劃：音樂劇場「香港走透透」	教育外展	2021年3月12日 Fri 8:00pm 及 3月14日 Sun 4:15pm	樂華社區中心 / 美孚社區會堂	音樂會(2)		
絃歌不絕——戰火浮生	樂季專場	2021年3月28日 Fri 3:00pm	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 茶館劇場	講座音樂會(1)		售票節目



附錄三：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中國音樂研究中心 疫情下的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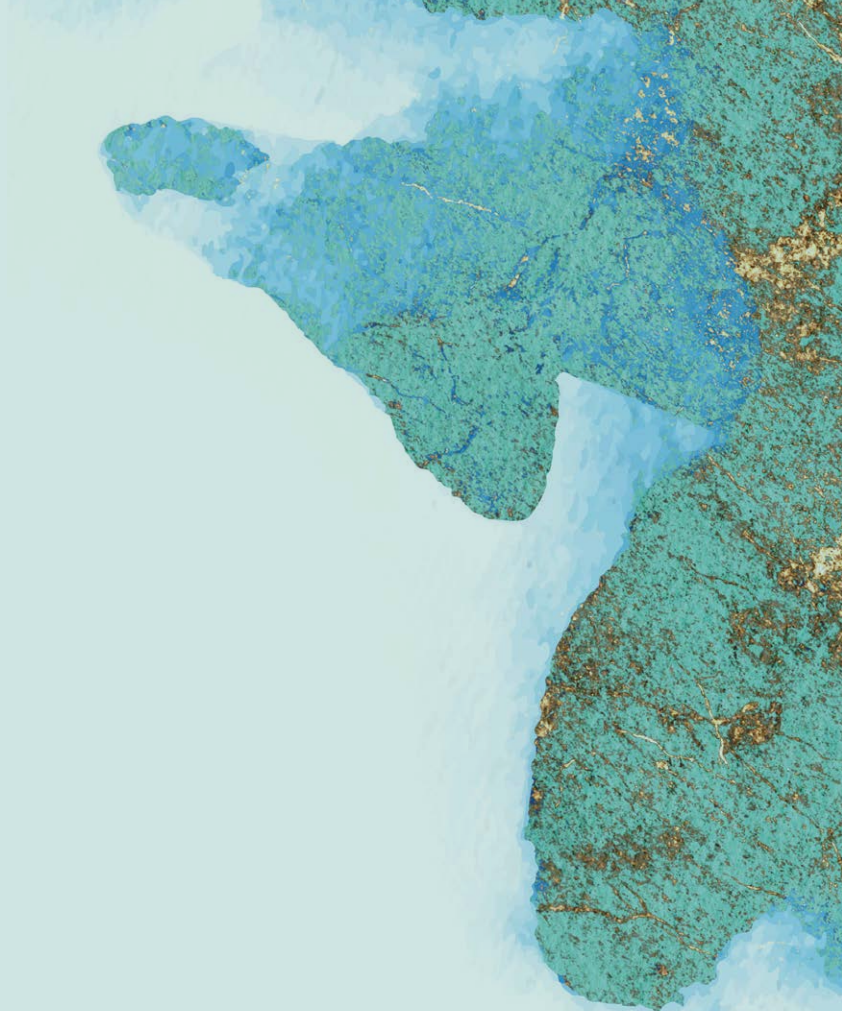
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 中國音樂研究中心

「中國音樂研究中心」成立於二零一六年，轄下設有「中國音樂資料館」及「戲曲資料中心」兩個附屬單位。中心成立的宗旨包括：

1. 推動戲曲及中國音樂在香港及國際間的發展
2. 致力保護戲曲及中國音樂的文物，承傳中國傳統文化，加深學生及公眾對華夏文化的認知
3. 為公眾提供戲曲、中國音樂的資訊

「中國音樂資料館」

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自一九六七年起開設中國音樂課程，系內祈偉奧博士與張世彬先生深具遠見，籌劃建立中國音樂教育及研究之資料庫。得崇基學院支持，「中國音樂資料室」於一九七二年成立。資料室初設於崇基學院禮拜堂中層，由收購數十件樂器及首任館長張世彬先生捐贈其自日本搜集之珍貴中樂資料開始，並誠蒙「麗的呼聲廣播電台」捐贈大量珍貴唱片及開卷錄音帶，藏品質量增長迅速並十分充實，資料室後來擴充為「中國音樂資料館」。其時國內正值文化大革命，本館遂肩負保存中國音樂資料文物一脈於海外的使命。自創館以來，本館陸續搜購及獲得多項重要捐贈，目前藏品之罕有及豐富（特別是華南地區及香港之音樂資料），已立足為國際間重要的中國音樂資料庫之一。



「戲曲資料中心」

由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籌辦，並得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於二零零零年三月一日正式成立。戲曲資料中心館藏包括珍稀的粵劇泥印本、曲譜、書籍、剪報、場刊、單張、海報、錄影帶、卡式錄音帶、黑膠唱片、鐳射唱片、相片及幻燈片；劇種以粵劇為主，亦收藏京劇、崑劇、潮劇及其他地方戲曲資料。本館對推動戲曲在香港及國際的發展不遺餘力，除透過出版、研討會、講座與導賞工作坊等公開活動，推動各地戲曲信息交流、增加市民對中國戲曲的認識及培養社會對傳統表演藝術的鑒賞力外，亦幸得業界及有心人無私的捐贈，並致力及整存戲曲資料。經過多年的努力，本館已成為國際其中一所重要的戲曲資料中心。

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中國音樂研究中心 疫情下(2020年1月-2021年6月)之活動記錄

名稱	類別	舉行日期	舉行地點 / 平台	備註
「嶺南文化欣賞系列(一)樂在其中：體驗中國音樂」講座 — 多元化的中國音樂	講座	2020年10月24日	Zoom直播	與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嶺南文化研究計劃合辦 講者：劉長江
「嶺南文化欣賞系列(一)樂在其中：體驗中國音樂」講座 — 香港殯儀音樂中的廣東吹打	講座	2020年10月31日	Zoom直播	與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嶺南文化研究計劃合辦 講者：陳子晉
「嶺南文化欣賞系列(一)樂在其中：體驗中國音樂」講座 — 粵樂與南音	講座	2020年11月7日	Zoom直播	與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嶺南文化研究計劃合辦 講者：余少華
「嶺南文化欣賞系列(一)樂在其中音樂會	音樂會	2020年11月14日	Zoom直播	與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嶺南文化研究計劃合辦 演出嘉賓： 梁凱莉、陳國輝、何耿明、余少華、劉長江、陳子晉
紀念粵樂大師王粵生講座 第四講：「王粵生小曲創作技巧淺談、《粵曲的學和唱：王粵生粵曲教程》的修訂版」	講座	2020年11月20日	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	合辦機構：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 講者：陳守仁、黃志華、葉世雄
「崑為粵用：從崑劇《叫畫》到粵劇《觀真》——談戲曲個人表演文化」	講座	2020年11月27日	香港中文大學康本國際學術園LT8及Zoom同步直播	與談人：李小良 講者：文華
紀念粵樂大師王粵生講座 第五講：「從唱曲到撰曲——粵曲課同門分享」	講座	2020年11月29日	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	合辦機構：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 講者： 盧譚飛燕、林麗芳、麥樣合、黃紫紅、伍玉清
「戲曲對話II：『西九戲曲小劇場：為何創新？實驗甚麼？』」講座	講座	2020年12月28日	Zoom直播	合辦機構：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 講者： 鍾珍珍、李小良、劉長江、陳子晉
「疫情下的中國音樂活動」網上直播圓桌會議	講座	2021年2月3日	香港中樂團排練室 YouTube 及 FaceBook 直播	合辦機構：香港中樂團 講者： 白得雲、吳朝勝、胡栢端、徐英輝、陳照延、劉長江、黎家棟、錢敏華、陳子晉
講座音樂會：「絃歌不絕——戰火浮生」	講座、音樂會	2021年3月28日	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茶館劇場	合辦機構：竹韻小集 主演：竹韻小集、余其偉

名稱	類別	舉行日期	舉行地點 / 平台	備註
紀念粵樂大師王粵生講座 第六講： 「懷師共聚話當年」	講座	2021年4月10日	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演講廳	合辦機構：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 講者： 范錦平、葉浩堅、蕭淑芬、 蔡碧蓮、姚彩儀、楚令欣、 李艷容
戲曲對話 III:「梁祝・戲曲・協奏曲」 講座	講座	2021年6月3日	Zoom直播	合辦機構：竹韻小集 講者： 李小良、白得雲、黃心浩、文華
「粵樂的演奏風格：傳承與變奏」 學術研討會暨音樂會	學術研 討會暨 音樂會	2021年6月19日	香港演藝學院 賽馬會演藝劇院	合辦機構：香港演藝學院 講者及演出嘉賓： 余其偉、高潤鴻、余少華

An aerial photograph of a lush green forested area, likely a mountain range, with a prominent river winding through it. A large dam structure is visible in the lower right portion of the image. The overall scene is captured from a high angle, showing the intricate patterns of the terrain and the dense canopy of the trees.

| 媒體報導

鼠去樂迎牛來 疫下樂藝傳承



執筆時，庚子鼠年已過，迎來辛丑牛年新春。歲晚新歲時節，全球疫情仍然肆虐，香港亦因場館繼續關停，難有線下實體音樂會，但線上音樂會不僅已成常態，在採用線上方式演出時，採用的手法，更已見出高下，出色製作活用了跨越地域時空的網絡特性，更展現在疫下不忘樂藝傳承的承擔和積極性。

疫下中樂圓桌會議

香港中樂團可說是在疫下於線上線下以積極態度來面對疫（逆）境的香港旗艦樂團，2月3日立春之日，更聯同香港中文大學中國音樂研究中心，在樂團上環團址5G音樂廳主辦了一場網上直播圓桌會議「疫情下的中國音樂活動」，就過去一年香港於疫情下的中樂活動生態進行了回顧交流。圓桌會議由中心執行總監陳子晉主持，邀來八位香港中樂界的活躍組織代表出席，各出席者「面對面」地進行交流分享，結果兩小時的會議「節目」，談了兩個半小時，見出各出席者在疫下都有大量感受和心得傾吐分享。

圓桌會議集中交流討論了疫下不同團體組織的中國音樂活動境況。各出席代表分享了在疫情下的處境、面對的問題及採用的應對手法，以及對未來中樂發展新常態的看法。主持陳子晉在開場白中指出疫情下，對中樂活動的影響，祇餘下殯儀館工作的樂師仍有工開，這並非黑色冷笑話，而是無奈悲涼的現實。香港中樂團的行政總監錢敏華首位發言，分享了樂團在歐洲巡演時得悉疫症爆發，場館關停時，除為團員搜購口罩，更已作出線上活動的策劃，後來還有網絡節目拿到獎。同時，幸好樂團上下齊心，在網

絡上衍生出多項系列性節目，為此，雖然實體演出時開時停，大家其實更為忙碌。

接著，竹韻小集的行政總監陳照延報告了過去一年疫情下實體演出大受影響，個別節目甚至四度延期仍未能舉行。節目改成網絡進行，門票收入沒有了，幸好竹韻小集的演出大多是小型場地，門票收入亦非主要來源，網上演出的人數會超過四千人，影響力反而大增。

香港中樂團過去一年能在網絡上大大拓展新的空間，據錢敏華所言，有其「偶然」性；樂團藝術總監閻惠昌是「科技迷」，打造5G網絡的「和記電訊」行政總裁古星輝則是跟隨湯良德學習胡琴的高足，兩人「一拍即合」，由此更將中樂團的演奏廳「變身」為「5G音樂廳」，這亦可說是疫下中樂發展的一個新里程了。

會議中亦帶出學校和業餘中樂團面對的不同境況。不過，圓桌會議各出席者都直接或間接地和中樂（主要是中國樂器演奏）的教學傳承活動有關，為此採用網上教學面對的問題，亦成為交流討論的重點。吳朝勝（香港青少年國樂團總監、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音樂委員會委員）、胡柏端（香港中樂團助理指揮 -- 教育推廣）、徐英輝（音樂事務處高級音樂主任 -- 中樂）、劉長江（香港中大音樂系系主任）、和黎家棣（香港演藝學院中阮主修導師、多間中小學中樂團指揮），都就中樂教學傳承面對的新常態分享了各自的經驗，最後白得雲（香港演藝學院音樂學科系主任）總結時指出，採用ZOOM來進行網上教學，有正面影響亦有負面作用，日後兩者並存進行應會是新常態。



圓桌會議「疫情下的中國音樂活動」陳子晉主持（最左）與八位香港中樂界的活躍組織的代表（HKCO 提供）。

防疫線上直播 臺北市立國樂團 香港中樂團 的生存之道

文／郭士榛 圖／臺北市立國樂團、香港中樂團

「疫情下的中國音樂活動」圓桌會議直播是在香港中樂團及香港中文大學中國音樂研究中心網上平台（Youtube及Facebook），特別感謝香港中文大學中國音樂研究中心提供活動逐字稿。

「疫情下的中國音樂活動」

圓桌會議主持人：陳子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音樂研究中心執行總監〕

會議參與講者（筆劃序）：

白得雲教授〔香港演藝學院音樂學科系主任〕

吳朝勝先生〔香港青少年國樂團總監、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音樂委員會委員〕

胡柏端先生〔香港中樂團助理指揮（教育推廣）、多間中小學中樂團指揮〕

徐英輝先生〔音樂事務處高級音樂主任（中樂）〕

陳照延先生〔竹韻小集行政總監〕

劉長江教授〔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系主任〕

黎家棣先生〔香港演藝學院中阮主修導師、多間中小學中樂團指揮〕

錢敏華博士〔香港中樂團行政總監〕



在直播圓桌會議談到2020年疫情下，香港的中樂業界生態備忘摘要：

1. 公開場合的音樂活動、學校以及樂團排練大量減少，活動轉為網上教學和演出。
2. 網上演出湧現，業界更注意拍攝細節。
3. 疫情至今業界缺乏交流平台，故組織圓桌會議交流彼此經驗。



COVID-19新肺炎肆虐全球，疫情造成21世紀前所未有的大混亂，「宅在家」頓時成了世界公民運動。表演藝術活動不斷取消和延期，現實世界就像忽然被劃上休止符的樂章。臺灣的臺北市立國樂團、香港中樂團都找到了樂團和音樂的新生存之道，期望讓中樂在嚴峻疫情中找到新生命。



因疫情啓動的新形態演出

香港中樂團行政總監錢敏華表示，2020年香港中樂團正在歐洲巡迴，知道疫情嚴重，他一邊進行巡演的防疫措施，同時思考回港後的中樂推廣策略，使觀眾不致流失。

香港中樂團去年5月舉辦「5G同SYNC鼓·樂澎湃」、「香港網上中樂節」和《心樂集》，推動大眾參與音樂活動，也鼓勵香港作曲家和演奏家保持音樂的熱情。另外，香港中樂團和香港商業電台於1月合作「情有獨鐘」與樂團音樂家進行對談；同時樂團製作中國不同節慶MV，把握在疫情期間透過網路節目把中樂推廣至年輕觀眾。積極因應疫情跟不同機構開擴新合作方式。

香港竹韻小集行政總監陳照延表示，「竹韻小集」2020年表演機會少了，演奏家收入也減少。在疫情初期，樂團整理過去的表演影片作網路回顧。年中籌辦「香江粵韻百載情」，於中港網路介紹廣東音樂。樂團持續進行小組排練、訓練和不同樂器學習，準備未來新節目。同時以「竹韻私伙局」播放小組表演作推廣。此舉有助開拓海外市場，也令團員更了解拍攝專業。

應變危機與營運轉機

圓桌論壇中，香港中樂團行政總監錢敏華博士認為在疫情下發展的網路演出可接觸不同觀眾，也會令觀眾更期盼實體演出。而網路平台也創造了多元的活動模式，未來網路和實體活動將會並行。香港演藝學院音樂學科系主任白得雲教授進一步思考網路的詞彙如何有效地吸引觀眾，「如果我們只有實體表演錄像，網路觀眾是不接受的」。同時，也指出香港觀眾仍未建立網路資源付費的習慣。

竹韻小集行政總監陳照延好奇中樂團把錄像分享給免費註冊的網路觀眾，這如何取得收支平衡？香港中樂團行政總監錢博士回應道：「績效評估是無形的，不可用錢衡量。」重點是網路演出可令更多人認識樂團。陳照延先生認同網路演出有助當代作品發表和引發討論。



疫情後，有什麼經驗是可以保留？

在教學上，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系主任劉長江認為，疫情下呈現出教育的「真善美」，老師有更多時間照顧每一位學生。香港演藝學院中阮主修導師、多間中小學、中樂團指揮黎家棣認為，網路表演相對實體演出對學生而言有更大誘因，但他對於網路教學成效有所保留，畢竟網上缺乏群體競爭性。香港中樂團助理指揮（教育推廣）以及多間中小學、中樂團指揮胡柏端則期望網路教學可以幫助中樂在香港的發展：「我們盡力多做一些事，令中樂這行業愈來愈順愈好。」



TCO小學堂網路節目



臺北市立國樂團面對疫情的宣言

臺北市立國樂團團長鄭立彬表示。2020年3月COVID-19疫情嚴峻，政府規定室內活動不能舉辦，去年上半年很多活動被迫取消延期，「當時我內心想公部門的音樂家在這時間點應有責任感和使命，應出來做些事情，現場節目都停辦，或許可以轉換成網路現場直播。」

鄭立彬團長談及音樂會除現場活動之外，未來世代必須面對網路，他就想趁此機會做起來，不可以被疫情擊倒，因而在去年3月21日以二週時間規畫了第一場網路直播音樂會，音樂會主題設定為「望春風」，因為當時大家都很緊張，希望有美好音樂來撫慰心情。

北市國去年除4場網路直播音樂會外，後來也開設線上TCO小學堂，開始請北市國團員，每人以20分鐘或半個小時，和主持人對談，除分享演奏經驗，現場也做簡單示範，讓觀眾認識他們；做了幾集後效果不錯，收看人數也很多，因此，決定繼續開播青年音樂家小學堂單元，使其他的年輕音樂家也有發揮的機會。

北市國在去年疫情中快速的應變，樂季由去年9月到今年6月，當時規畫新樂季節目內容時，預期到樂季仍會受疫情影響，所以決定整個樂季都邀請臺灣音樂家和樂團合作，盡可能把國外無法入境的因素降到最低，趁機對外宣告北市國整個樂季為臺灣音樂家打造專屬舞台。後來也見到許多團隊的節目取消或換人，幸好北市國佈署得宜，得以將影響降低。

鄭團長認為，表演藝術活動由3階段構成，包括創作、演出及欣賞，因疫情影響而沒有了現場觀眾，幾場下來大家不免感覺落寞，少了觀眾即時掌聲和現場互動。在網路線上直播同時也開了聊天室，網路收看的觀眾可在聊天室和小編互動，在線上直誇好棒，線上喊安可聲如雪片般投來，相當不同的感受，但表演藝術珍貴的仍是現場演奏和欣賞者間交流，網路是當時不得不做的現實，而能夠在線上受到觀眾的熱情回饋也覺特別欣慰。

網路直播音樂會使鄭團長思考到，臺灣表演藝術界整個產業是否可以由去年疫情中得到經驗，未來在現場音樂結束後，應考慮做到像柏林愛樂一樣，在網路平台上建置一個資料庫並採取付費機制，將來不論有沒有疫情，如常的表演及表演後畫面資料送至影音平台，讓一般人收視戶透過小額收費便可收看，這是表演藝術界最應走的一條路。





觀眾留言

(按留言先後次序排列)

政府2月撥款資助八和會館，
音樂人卻沒有資助？
中樂人怎樣自救？

Winnie Law

各位老師好，學校樂團在
接近一年的「隔空」排練教學，
個別學生在導師不斷革新的
網上教學的努力下，基本功
明顯有進步，但無奈樂團的
凝聚力及合奏經歷卻無奈地
減少了。請問老師們有冇
一些新的部署及意見，
增加排團的進度？

Harriet Law

各位晚上好！

zoom 的教學模式未必每位家長
都接受，各持份機構在疫情
期間有無面臨學生流失、
收生不足的情況或壓力？

Kwok Ka Ying

在家錄音最嚴重的問題係
聲音反彈，有什麼辦法解決？

Cherona Lee

用 Zoom 進行樂團排練有延誤，
5G 可有幫助？國際上有新軟件

Paul Wong

講者簡介

(排名按筆劃序)



白得雲

現任香港演藝學院音樂學科系主任、教授、音樂學院教學事務委員會主席。曾擔任香港大學、香港浸會大學及香港教育學院的客席講師。現為民政事務局藝術發展諮詢委員會委員，香港中樂協會副會長。曾任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音樂小組主席與節目及發展委員會成員，香港課程發展議會藝術教育組委員，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教育組顧問，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校友會會長。經常為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城市大學、音樂事務處、香港電台、香港文化博物館、教育統籌局、香港管弦樂團、香港中樂團及澳門國際音樂節等機構，主持各類講座、工作坊、音樂節目及撰寫專題文章。多年來熱心推動本地中國音樂及世界音樂文化，包括多次為香港電台第四台主持「樂在神州」及「大地之歌」兩個節目。2014年獲「民政事務局局長嘉許狀」。



吳朝勝

先後畢業於清華書院音樂系、香港演藝學院及香港教育學院，是一位集作曲、指揮、演奏、教育於一身的音樂家，活躍於本港樂壇超過30年，積極推動、普及繁榮本港音樂文化，統籌及指揮多場音樂會，致力發表新作，培養國樂新秀。足跡遍及美國、日本、澳洲、新加坡、英國、加拿大、台灣及中國多個城市。2010年獲美國路易斯安那州首府巴吞魯日市市長頒發「榮譽市長」殊榮。

吳氏為本港樂壇培育了不少新秀；並致力向普羅大眾介紹中國民族音樂，協助組織學校中樂團，對本港音樂教育作出貢獻，且於99年獲選第二屆香港傑出教師。

吳氏現為香港青少年國樂團總監兼指揮；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執行委員；香港藝術發展局審批員；北京中央音樂學院考級委員會香港考區首席聯絡員；並任教於香港演藝學院及香港音樂專科學校。



胡栢端

現為香港中樂團助理指揮（教育推廣）、香港青少年中樂團指揮、天津音樂學院民樂系特聘指揮教師、天津音樂學院民樂團常任指揮及研究生指揮教師、香港演藝學院音樂學院音樂學科兼任講師及指揮、香港演藝學院青少年音樂課程二胡導師。

於天津音樂學院指導的組合「燿然」民族室內樂團及「樂動南熏」民族室內樂團，分別晉身 2019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中國器樂電視大賽決賽及複賽。2017 年 1 月代表香港演藝學院於第一屆全國指揮培訓班匯報音樂會中指揮中央民族樂團演出；同年 11 月於天津音樂學院青年民族管弦樂團京津冀巡演中擔任指揮。於 2014 年第二屆「國際中樂指揮大賽」榮獲亞軍、「香港優秀青年指揮獎」及「最受觀眾喜愛指揮獎」三個獎項。曾獲邀客席指揮香港中樂團、新加坡華樂團、河南民族樂團、香港演藝學院中樂團、香港演藝學院交響樂團、天津音樂學院「凡音」室內樂團、竹韻小集等。近年分別獲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文化節目組及各大專院校等邀請，舉行個人胡琴獨奏音樂會及中國音樂文化講座。

香港出生，中學開始學習中國音樂。先後獲取香港科技大學工學士學位及香港演藝學院演奏碩士（板胡及高胡）學位，師隨魏冠華及余其偉。2012 年再獲香港演藝學院頒發演奏碩士學位，師承閻惠昌，為該校第一位指揮碩士畢業生。學習期間亦先後得到夏飛雲、胡炳旭、瞿春泉、葉聰、張國勇、張列等指導。



徐英輝

徐氏現職音樂事務處中樂組高級音樂主任，亦為香港青年中樂團、音樂事務處導師中樂團及音樂事務處少年中樂團指揮。早年於香港中文大學取得一級榮譽學士及哲學碩士（民族音樂學 — 中國音樂）學位，亦曾於美國匹茲堡大學修讀民族音樂學。

徐氏熱衷於指揮工作，2000 年起曾多次帶領香港青年中樂團前往北京、西安、江蘇、台灣、上海、瀋陽及新加坡等地巡迴演出及音樂交流；徐氏亦曾帶領香港青年彈撥中樂團前往英國參加「鴨巴甸國際青年節」。除指揮音樂事務處屬下中樂團外，徐氏亦曾於本地多個中樂團擔任指揮。並於 2014 年應邀前往台灣於台北青年國樂團音樂會中擔任客席指揮。此外，徐氏曾多次應邀為馬來西亞全國華樂大賽擔任評委，與及應新加坡教育部邀請擔任 2019 年新加坡青年節學界華樂團及合奏組別評委。

徐氏亦致力於音樂教學及研究工作，曾於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香港演藝學院音樂學院及科藝學院任教。徐氏亦曾為前香港臨時市政局及香港教育署、美國的音樂學術刊物及《嘉蘭世界音樂百科全書》撰寫關於中國音樂的文章。



陳照延

音樂文化工作者、竹韻小集創辦人及行政總監，並為中國竹笛學會名譽理事、中國音協竹笛學會理事、廣東竹笛學會名譽常務理事、廣東音樂藝術中心理事、香港竹笛學會理事、香港科技大學兼職導師及香港女青中樂團常任指揮。

陳氏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及香港教育大學，獲教育學士（榮譽）學位，主修地理、數學和音樂，曾分別於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及中央音樂學院現代遠程音樂教育學院修讀藝術行政及音樂學課程。早年師承王嘉偉學習笛子，其後多次前往內地隨李鎮、曾永清、俞遜發、蔣國基、戴亞等笛子大師進修，造詣益進；亦曾在粵樂大師陳添壽指導下研習噴呐、喉管和廣東音樂。

陳氏致力推廣香港中樂文化與中國笛樂文化，除演奏及教學外，亦長期從事藝術行政、活動策劃、節目監製等工作。多年來參與的文化交流及演出製作遍及亞洲、歐洲、北美洲、大洋洲三十多個城市，並曾應香港公共圖書館、香港城市大學、香港科技大學、嶺南大學、廣西藝術學院、武漢音樂學院等機構和院校邀請舉行專題講座。



劉長江

劉長江從 2018 年起受聘為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教授和中國音樂研究中心總監，來港前他曾任教夏威夷大學民族音樂學系多年，並擔任學系主任、教授和夏威夷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等職。劉教授獲美國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頒發音樂碩士和博士學位，他又獲得倫敦市 Guildhall 音樂學院高級演奏文憑。在科研方面，劉氏曾獲多項研究機構資助，如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美中學術交流基金會，與德國學術交流學會 (DAAD) 等研究基金。他的研究領域包括中國和西方的音樂，特別是在音樂與身份認同、民族主義、現代化、政治和全球化等有關的課題。劉氏曾在中國、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舊金山、夏威夷等地進行調研和田野工作。他的重要書目著作包括《文化表現：音樂在中國》（2008 年牛津大學出版社）、《東亞西方藝術音樂和聲樂的定位》（2004 年衛斯理大學出版社）、《現代音樂中的文化認同和共同編輯作者：無限之聲在東亞和西方》（Routledge 出版社 2013 年）和《製造浪潮：夏威夷，亞洲和太平洋的遊走音樂》（2018 年夏威夷大學出版社）。他的學術文章曾發表在不同的國際學術期刊，如國際傳統音樂年鑒、民族音樂亞亞洲音樂、視覺人類學、英國民族音樂論壇、中國音樂學研究等刊物。他目前的研究課題涉及音樂雜糅性的本質及過程、中國音樂與現代化問題、中國特色和性能和中國流行音樂的特定文化意義。劉氏目前是美國亞洲音樂協會會長、國際傳統音樂研究理事會理事、美國民族音樂學會會員、及美國亞洲研究學會會員。



黎家棟

現為香港演藝學院音樂學院中阮主修導師、香港演藝學院青少年音樂課程中阮主修導師、香港大學音樂系中阮主修導師、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指定曲選材員、香港聯校音樂大賽評審。並擔任香港多間中小學中樂團指揮兼顧問。

黎氏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師承雷群安教授主修中阮，先後取得文憑及深造文憑，並以優異成績獲頒專業文憑。在校期間獲多位著名演奏家如張鑫華、馮少先、王惠然、方錦龍、魏育茹等指導。其後前往上海音樂學院深造，獲頒文學碩士學位（中阮 / 音樂學），師從中阮演奏家、作曲家劉星先生，並隨音樂學家喬建中教授學習，完成其畢業論文《古代阮與現代阮的比較——阮的身份、定位和發展》。黎家棟在學期間先後獲頒發上海音樂學院港澳及華僑學生獎學金、滙豐銀行內地交流獎學金及香港演藝學院友誼社獎學金等。



錢敏華

英國密德薩斯大學專業深造博士；非分配利潤組織策略管理碩士；企業董事文憑及公司管治專業文憑持有人；完成美國加州洛杉磯大學和前市政事務署聯辦的專業藝術行政訓練課程；1989年加入前市政事務署，自此以後為香港話劇團、亞洲藝術節、中國音樂節、香港國際電影節、國際綜藝合家歡和香港中樂團服務，並於2001年香港中樂團公司化後獲理事會委任為首任行政總監；在公司管治、非分配利潤組織的管理、策略性市場推廣、建立企業形象、以及活動和表演藝術項目管理方面經驗豐富。曾獲委任為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核心文化藝術設施諮詢委員會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委員（2006-2008）及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顧問（藝術行政）（2007-2016）；現為香港藝術行政人員協會董事局成員、香港中樂協會副主席和多間音樂院校藝術行政系的客座教授和講師；香港董事學會資深會員。

| 論文作者簡介



潘家希

現為香港中文大學碩士研究生，主修民族音樂學，研究範圍以性別和中國音樂為主，涉獵議題包括：主體性 (subjectivity) 和能動性 (agency)，大眾媒體中音樂的性別形象，20 世紀琵琶陰性化 (feminization) 過程等等。在學期間獲得江譽鏐紀念獎學金、王粵生紀念獎學金和任白中國戲曲獎學金。先後畢業於香港科技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及香港浸會大學音樂系，期間跟隨孫永志學習笛子，並擔任浸會大學國樂會會長 (2016—2019)，樂樂國樂團常務委員會成員 (2014—2016)。



馮啟思

笛簫演奏者，香港賽馬會音樂獎學金得主，於香港演藝學院修讀音樂碩士課程，隨孫永志老師主修笛子。早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音系，先後獲學士及碩士學位，師從朱文昌老師主修笛子。大學期間，隨李忠順教授專修音樂研究，曾兩度獲頒吳大江紀念獎學金及江譽鏐紀念獎學金，亦曾獲頒任白戲曲研究獎學金。年少時考獲上海音樂學院笛子十級，翌年考獲中央音樂學院笛子演奏文憑，均獲最高評級，並兩度獲邀於中央音樂學院中樂考級優異者匯演中演出。大學期間，曾為香港中樂團的兒童音樂工作坊擔任講者；近年志力於笛簫演奏，曾外訪演出之地方包括英國、俄羅斯、奧地利、新加坡、廣州及澳門等，並參與各類音樂團體的演出，包括垂誼樂社、竹韻小集等，涉獵不同音樂種類。本年始，於專上院校任兼職講師，任教中國音樂。

現專研廣東音樂及南音拍和，所監製的「廣東音樂研所室」音樂紀錄片獲香港演藝學院頒創意專業實踐獎；又成立粵樂演奏小組「伍人粵 BAND」，致力推廣本地粵樂文化。小組近日代表香港演藝學院，於中國藝術院校民族室內樂高峰論壇中亮相，又獲邀為港台電視節目《藝坊》錄製音樂表演《醒獅、步步高、驚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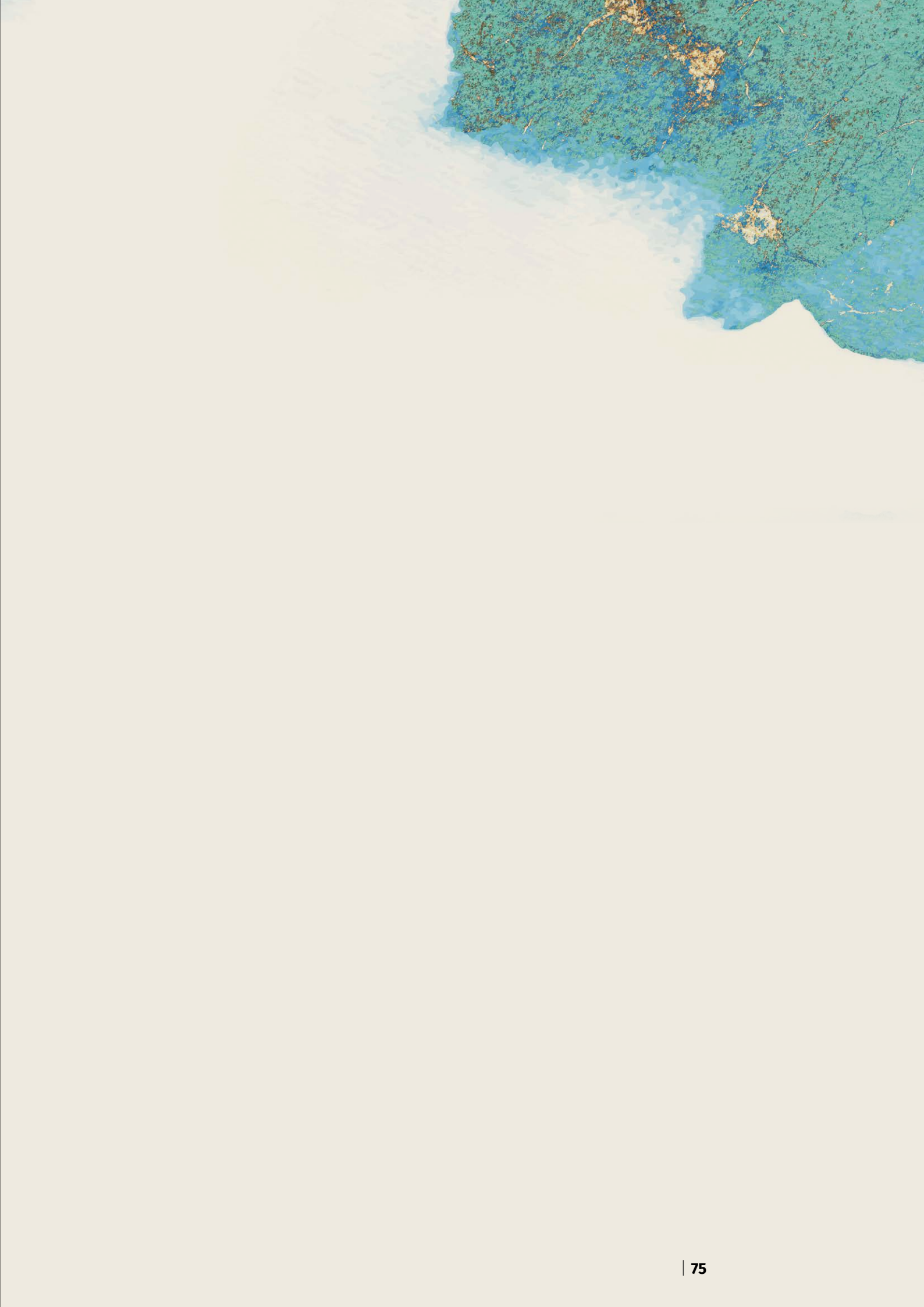
主編、圓桌會議策劃及 主持簡介



陳子晉

現任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中國音樂研究中心執行總監，管理轄下中國音樂資料館及戲曲資料中心，並於該系教授中國器樂合奏，此前曾任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及香港演藝學院兼任講師。陳氏先後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及香港中文大學，現正撰寫博士論文，其研究課題為香港殯儀音樂及廣東吹打；曾應《中國戲曲節》、教育局及不同組織之邀舉辦專題講座。2013年為西九文化管理局撰寫茶館研究報告；亦助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籌辦多場音樂會，兼撰導賞文章及場刊。2017年於香港演藝學院策劃及統籌《粵韻大調》音樂會，促成粵劇名宿阮兆輝教授、音樂學院及戲曲學院首度合作；2021年為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策展《清音再聞》網上節目，介紹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下的音樂項目。

陳氏曾統籌多張中國音樂唱片的出版，包括嶺南大學《吳詠梅南音精選》、香港中文大學《清音重聞——廣東音樂、古琴》、香港演藝學院《粵樂薪傳》及《華韻新章》等。亦為香港電台節目《音樂研究所》、《樂在神州》擔任主持近百集。此外，陳氏為笛、簫樂手，師承林斯昆、孫永志，並獲戴亞、俞遜發、詹永明等老師指導。曾於香港學校音樂節連續三年獲洞簫初級、高級及深造組及笛子深造組獲得冠軍。曾任香港中樂團及澳門中樂團特約樂師；2011年獲《香港藝術節》邀請舉辦笛子演奏會；2012年於中國中央電視台主辦之民族器樂大賽中，獲傳統民間合奏組第二名。近年涉足南音拍和，隨國家級南音承傳人吳詠梅博士奏樂數載；並參與崑曲折子戲及足本粵劇《紫釵記》、《西園記》、《白羅衫》及《梁山伯與祝英台》之拍和工作。





編輯委員會

香港中樂團藝術總監兼終身指揮 閻惠昌

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系主任、中國音樂研究中心總監 劉長江

香港中樂團行政總監 錢敏華

香港中樂團節目、教育及巡演主管 孫麗娟

香港中樂團市務及拓展主管 黃卓思

主 編 陳子晉（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中國音樂研究中心執行總監）

校 對 潘家希（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研究生）

徐俊軒（香港中樂團編輯）

統 籌 王靄榆（香港中樂團節目助理經理）

主辦機構 香港中樂團、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中國音樂研究中心

出版發行 香港中樂團

香港皇后大道中345號上環市政大廈7樓

電話：3185 1600 傳真：2815 5615

排版設計 Bingo Communication Company

印 刷 Suncolor Printing Co., Ltd.

出版日期 2022年2月初版

規 格 A4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www.hkco.org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